

晚上，台北是个不夜城，霓虹灯闪烁着，车灯穿梭着，街灯耸立着。云涛门口，墙上缀满了彩色的壁灯，也一起亮着幽柔如梦的光线。子健冲进了云涛，又是高朋满座！张经理对他眯眯眼睛，小李对他扮了个鬼脸，两人都把头侧向远远的一个墙角，他看过去，一眼看到晓妍正一个人坐在那儿，面前杯盘狼藉，起码已吃了好几盘点心，喝了好几杯饮料。他笑着赶过去，在她对面坐下来，陪笑的说：

“对不起，我来晚了！”

晓妍不看他，歪过头去望墙上的画，那是一幅雨秋的水彩，一片朦朦胧胧的绿色原野，上面开着许多紫色的小野花，有个赤足的小女孩，正摇摆着在采着花束。

“对不起，别生气，”他再说了一句。“我妈今天好不容易的抓住了我，问了几百个问题，说什么也不放我出来，并不是我安心要迟到。”晓妍依旧不理他，仰起头来，她望着天花板。

他也望望天花板。“上面没什么好看的，只是木板和吊灯。”他笑嘻嘻的说：“如果你肯把目光平视，你对面正坐着一个英俊‘稍’傻的青年，他比较好看。”她咬住嘴唇，强忍住笑，又低头去看自己的沙发，用手指在那沙发上乱划着。“沙发也没什么好看，”他再说：“那花纹看久了，就又单调又没意思，绝不像你对面那张脸孔那样千变万化，不信，你抬起头来看创。”她把脸一转，面对墙壁。

“怎么，你要参禅呀？还是被老师罚了？”

她一气，一百八十度的转身，面向外面，突然对一张桌子上的客人发起笑来，他回头一看，不得了，那桌上坐着五六个年轻男人，她正对他们大抛媚眼呢！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慌忙说：“晓妍，晓妍，不要胡闹了，好不好？”

晓妍不理他，笑容像一朵花一般的绽开。该死！贺子健，你碰到了世界上最刁钻最难缠的女孩子，偏偏你就不能不喜欢她。他深吸了口气，忽然计上心来，他叫住了一个服务小姐：“喂，我们云涛不是新出品一种冰淇淋，就是好大好大一杯，里面五颜六色有七八种味道，有新鲜草莓，什锦水果，顶上还有那么一颗鲜红的樱桃，那个冰淇淋叫什么名字呀？”

“是云涛特别圣代。”服务小姐笑着说。

“哦，对了，云涛特别圣代，你给我一客！”

晓妍迅速的回过头来了，叫着说：

“我也要一客！”

子健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来，笑着说：

“好不容易，总算回过头来了，原来冰淇淋的魔力比我的魔力大，唉唉！”他假装叹气。“早知如此，

我一坐下来就给你叫客冰淇淋不就好了，费了我这么多口舌！”

晓妍瞪视着他，噗哧一声笑了。笑完了，她又板起脸来，一本正经的说：“我警告你，贺子健，以后你跟我订约会，敢迟到一分钟的话，我们之间就算完蛋！”

“是的，小姐。我遵命，小姐。”子健说，又叹口气。自言自语的再加了句：“真不知道是哪一辈子欠了你的债。”

“后悔和我交朋友，随时可以停止。”她说，嘟起了嘴唇。“反正我也不是好女孩。”“为什么你总是口口声声说你不是好女孩？”子健不解的问。“在我心目里，没有别的女孩可以和你相比，如果你不是好女孩，怎样的女孩才是好女孩？”

“反正我不是好女孩！”她固执的说。“我说不是就不是！”

“好汉汉，”子健无可奈何的说：“你不是好女孩，反正我也不是好男孩！坏女孩碰着了坏男孩，正好是一对！”

“呸！谁和你是一对？”晓妍说，却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她的笑那样甜，那样俏皮，那样如春花之初绽，如朝霞之初展，他又眩惑了。他总是眩惑在她的笑里、骂里、生气里、欢乐里。他眩惑在她所有的千变万化里。他不知不觉的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叹息的、深切的、诚挚的说：

“晓妍，我真形容不出我有多喜欢你！”

晓妍的笑容消失了，她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悄悄的抽回了自己的手，默然的垂下了眼睫毛。子健望着她，他不懂，每回自己涉及爱情的边缘时，她总是这样悄然的静默下来，如果他想做进一步的试探，她就回避得比谁都快。平日她嘻嘻哈哈，快乐而洒脱，一旦他用感情的句子来刺探她，她就像个受惊的小鸟般，扑扑翅膀，迫不及待的要飞走，吓得他只好适可而止。因此，和她交往了三个多月，他们却仍然停止在友谊和爱情的那一条界线上。这，常带给他一种痛楚的压力，这股压力奔窜在他的血管里，时刻都想腾跃而出，但是，他不敢，他怕吓走了她。谁能解释，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却会害怕爱情？冰淇淋送来了，服务小姐在递给子健冰淇淋的同时，也递给他一张纸条，他打开纸条来，上面写着：

“能不能带你的女朋友到会客室来坐坐？爸爸”

他没料到这时间，父亲还会在云涛。他抬起头，对服务小姐点头示意，然后，他把纸条递给晓妍。

晓妍正含了一大口冰淇淋，看到这纸条，她吓了一跳，瞪着一对略栽吃惊的眸子，她看着子健。子健对她安慰的笑笑，说：“你放心，我爸爸并不可怕！”

晓妍费力的把那一大口冰淇淋咽了下去。当然，她早已知道子健是云涛的小老板，也早已从姨妈嘴中，听过贺俊之的名字。只是，她并不了解，姨妈和贺俊之，已超越一个画家和画商间的感情，更不知道，贺俊之对于她的身分，却完全一无所知。“你什么时候告诉你爸爸，你认识我的？”她问。

“我从没有对我爸爸提过你，”他笑着说。“可是，我交了个漂亮的女朋友，这并不是个秘密，对不对？我早就想带你去我家玩了。你也应该在我父母面前露露面了。”

“为什么？”她天真的问。

为什么？你该死！他暗中咬牙。

“晓妍，”他深思的问：“你对爱情认真过吗？”

她怔了怔，然后，她歪着头想了想。

“大概没有，”她说：“说老实话，我到现在为止，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情。”他紧盯着她。“你真不知道吗？”他憋着气问。“即使是在最近，你心里也从没有要渴望见一个人，或者为他失眠，或者牵肠挂肚，或者…”“喂喂！”她打断了他。“你再不吃，你的冰淇淋都化掉了。”

“让它化掉吧！”他没好气的说，把杯子推得远远的。“我真不知道你这种吃法，怎么能不变成大胖子？如果你的腰和水桶一样粗，脸像烧饼一样大，我可能也不会这样为你发疯了。我现在希望你马上变成大胖子！最好胖得像猪八戒一样！”

“喂喂，”她也把杯子推开。“你怎么好好的咒我像猪八戒呢？你怎么了？你在和谁发脾气？”

“和我自己。”子健闷闷的说。

“好吧！”晓妍擦擦嘴，“我也不吃了，你又发脾气，又咒人，弄得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你没胃口是因为你已经吃了太多的蛋糕。”子健气愤愤的冲口而出。晓妍瞅着他，然后，她站起身来。

“如果我需要看你的脸色，我还是回家的好，我不去见你的老爸了！你的脸已经拉长得像一匹马，你老爸的脸一定长得像一匹驴子！”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非跟我去见爸爸不可！”他说。

“我不去！”她任性的脾气发作了。

“你非去不可！”他也执拗起来。

她挣脱了他，提高了声音：

“你别拉拉扯扯的好不好？”

他重新抓住了她的手腕。

“跟我进去！”他命令的说。

“我不！”“跟我进去！”“我不！”附近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着他们了，服务小姐又聚在一块儿窃窃私语。子健心中的火焰迅速的燃烧了起来，一时间，他觉得无法控制自己体内那即将爆发的压力，从来没有一个人让他这样又气又爱又恨又无可奈何！不愿再和她捉迷藏了，不愿再和她游戏了。他捏紧了她的胳膊，把

她死命的往会客室的方向拉去，一面咬牙切齿的说：

“你非跟我进去不可！”“不去！腾腾腾腾！”晓妍嘴里乱嚷着，一面拚命挣扎，但是子健力气又大，捏得她的胳膊其痛无比，她就身不由己的被他拉着走。她越挣扎，子健握得越紧，她痛得眼泪都进了出来，但她嘴里还在猛喊：“不去！腾腾腾腾！”

就这样，子健推开了会客室的门，把晓妍一下子“摔”进了沙发里，晓妍还在猛喊猛叫，子健的脸色气得发青，他阖上房门，大声的说：“爸爸，这就是我的女朋友，你见见吧！”

俊之那样惊愕，惊愕得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站起身来，看看子健，又看看晓妍。晓妍蜷在沙发里，被子健那一摔摔得七荤八素。她的头发蓬松而零乱，满脸泪痕，穿着一件长袖的、紧身的蓝色衬衫，一条绣花的牛仔裤；好熟悉的一身打扮，俊之盯着她。那张脸孔好年轻，不到二十岁，虽然泪痕狼藉，却依然美丽动人，那翘翘的小鼻头，那翘翘的小嘴，依稀仿佛，像那么一个人。他看着她，一来由于这奇异的见面方式，二来由于这张似曾相识的脸和这身服装，他呆住了。

晓妍缩在沙发里，一时间，她心里有点迷迷糊糊，接着，她就逐渐神思恍惚起来。许多画面从她脑海里掠过，许多久远以前的记忆，许多痛楚，许多伤痕……她解开袖口的扣子，卷起衣袖，在她手腕上，被子健握住的地方，已经又红又肿又瘀血，她用手按住那伤痕，泪珠迅速的滚下了她的面颊。她低档的、呜咽着说：“你看！你弄痛了我！我没有做错什么，你……你为什么要弄痛我？”看到那伤痕，子健已经猛吸了一口冷气，他生平没有对任何人动过蛮，何况对一个女孩子？再看到晓妍泪痕满面，楚楚可怜的模样，他的心脏就绞痛了起来，几百种后悔，几千种怜惜，几万种难言的情愫一下子袭击着他。他忘了父亲，忘了一切，他眼里只有晓妍，那可怜的、委屈的、娇弱的晓妍！他扑了过去，跪在地毯上，一把握住晓妍的手，想看看那伤痕。可是，晓妍被他扑过来的动作吓了一跳，就惊慌的缩进沙发深处，抬起一对恐惧的眼光，紧张而瑟缩的看着子健，颤抖着说：“你——你……你要干什么？”

“晓妍！”他喊：“晓妍？”他轻轻握住她的手，心痛得头发昏。“我不会再弄痛你，我保证，晓妍。”他凝视她的眼睛，她怎么了？她的眼神那么恐惧，那么畏怯，那么瑟缩……这不是平日的晓妍了，这不是那飞扬跋扈、满不在乎的晓妍了。他紧张了，冷汗从他额上沁了出来，他焦灼的看着她，急促的说：“晓妍，我抱歉#####我抱歉！请原谅我！请原谅我！我没有意思要弄伤你！晓妍？晓妍？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俊之走了过来，他俯身看那孩子，晓妍紧紧的蜷在沙发里，只是大睁着受惊的眸子，一动也不动。俊之把手按在子健肩上，说：“别慌，子健，你吓住了她，我倒一点酒给她喝喝，她可能就回过神来了。”会客室里多的是酒，俊之倒了一小杯白兰地，递给子健，子健心慌意乱的把酒杯凑到晓妍的唇边。晓妍退缩了一下，惊慌的看着子健，子健一手拿着杯子，一手轻轻托起晓妍的下巴，他尽量把声音放得好温柔好温柔：

“晓妍，来，你喝一点！”

晓妍被动的望着他，他把酒倾进她嘴里，她又一惊，猛的挣扎开去，酒一半倒进了她嘴里，一半洒了她满身，她立刻剧烈的呛咳起来，这一咳，她的神志才咳回来了，她四面张望，陡然间，她“哇”的一声放声痛哭，用手蒙住脸，她像个孩子般边哭边喊：“我要姨妈！我要姨妈！我要姨妈！”

子健是完全昏乱了，他喊着说：

“爸爸！请你打电话给她姨妈！”

“我怎么知道她姨妈的电话号码？”俊之失措的问。

“你知道！”子健叫着：“她姨妈就是秦雨秋！”

俊之大大的一震，他瞪着晓妍，怪不得她长得像她！怪不得她穿着她的衣服！原来她是雨秋的外甥女儿！子健急了，他喊着说：“爸爸，拜托你打一下电话！”

俊之惊醒了，他来不及弄清楚这之间的缘由，晓妍在那儿哭得肝肠寸断。他慌忙拨了雨秋号码。雨秋几乎是立刻就接起了电话。“雨秋！”他急急的说，“别问原因，你马上来云涛的会客室，你的外甥女儿在这里！”

在电话中，雨秋也听到了晓妍的哭泣声，她迅速的摔下了电话，立即跑出房间，一口气冲下四层楼。二十分钟后，她已经冲进了那间会客室。晓妍还在哭，神经质的，无法控制的大哭，除了哭，只是摇着头叫：“姨妈！乙乙乙乙乙！乙乙乙”

雨秋一下子冲到晓妍身边，喊着说：

“晓妍！”晓妍看到雨秋，立即扑进了她怀里，用手紧紧的抱着她的腰，把面颊整个藏在她衣服里。她抽噎着，哽塞着，颤抖着。雨秋拍抚着她的背脊，不住口的说：

“没事了，晓妍，姨妈在这儿！没事了，晓妍，没人会伤害你！别哭，北北北北北！”

她的声音轻柔如梦，她的手臂环绕着晓妍的头，温柔的轻摇着，像在抚慰一个小小的婴儿。晓妍停止了哭泣，慢慢的、慢慢的平静下来，但仍然抑制不住那间歇性的抽噎。雨秋抬起眼睛来，看了看子健，又看了看俊之。

“俊之，”她平静的说：“你最好拿一杯冰冻的橘子汁之类的饮料来。”俊之立刻去取饮料，雨秋望着子健。

“你吓了她？”她问。“还是凶了她？”

子健苦恼的蹙起眉头。

“可能都有。”他说：“她平常从没有这样。我并不是有意要伤害她！”雨秋了解的点点头。俊之拿了饮料进来，雨秋接过饮料，扶起晓妍的头，她柔声说：

“来吧，晓妍，喝点冰的东西就好了，没事了，不许再哭了，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呢！”

晓妍俯着头，把那杯橘子汁一气喝干。然后，她垂着脑袋，怯怯的用手拉拉雨秋的衣服，像个闯了祸的小孩，她羞涩的、不安的说：“姨妈，我们回家去吧！”

子健焦灼的向前迈了一步，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雨秋抬眼凝视着子健，她在那年轻的男孩眼中，清楚的读出了那份苦恼的爱情。于是，她低下头，拍拍晓妍的背脊，她稳重而清晰的说：“晓妍，你是不是应该和子健单独谈谈呢？”

晓妍惊悸的蠕动了一下身子，抓紧了雨秋的手。

“姨妈，”她不肯抬起头来，她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叫。“我已经出丑出够了，你带我回家去吧！”

“晓妍！”子健急了，他蹲下身子，他的手盖在她的手上，他的声音迫切而急促：“你没有出丑，你善良而可爱，是我不好。我今天整个晚上的表现都糟透了，我迟到，叫你等我，我又和你乱发脾气，又强迫你做你不愿做的事情，又弄伤了你……我做错每一件事情，那只是因为……”他冲口而出的说出了那句他始终没机会出口的话：“我爱你！”

听到了那三个字，晓妍震动了，她的头更深的低垂了下去，身子瑟缩的向后靠。但是，她那只被子健抓着手却不知不觉的握拢了起来，把子健的手指握进了她的手里。她的头依然在雨秋的怀中，喉咙里轻轻的哼出了一句话，嗫嚅、而犹疑：“我……我……我不是个……好女孩。”

雨秋悄悄的挪开身子，把晓妍的另一只手也交进了子健的手中，她说：“让子健去判断吧，好不好？你应该给他判断的机会，不能自说自话，是不是？”晓妍俯首不语，于是，雨秋移开了身子，慢慢的站起来，让子健补充了她的空位。子健的双手，紧紧的握着晓妍的，他的大手温暖而稳定，晓妍不由自主的抬起睫毛来，很快的闪了子健一眼，那带泪的眸子里有惊怯，有怀疑，还有抹奇异的欣悦和乞怜。这眼光立刻把子健给击倒了，他心跳，他气喘。某种直觉告诉他，他怀抱里的这个小女孩并不像他想像中的那样简单。但是，他不管，他什么都可以不管，不管她做错过什么，不管她的家世，不管她的出身，不管她过去的一切的一切，他都不要管！他只知道，她可爱，又可怜，她狂野，又娇怯。而他，他爱她，他要她！不是一刹那的狂热，而是永恒的真情。这儿，雨秋看着那默默无言的一对小恋人，她知道，她和俊之必须退去，给他们一段相对坦白的的时间。她深思的看了看晓妍，这是冒险的事！可是，这也是必须的过程，她一定要让晓妍面对她以后的人生，不是吗？否则，她将永远被那份自卑感所侵蚀，直到毁灭为止。子健，如果他是那种有热情有深度的男孩，如果他像他的父亲，那么，他该可以接受这一切的！她毅然的甩了一下头，转身对那始终被弄昏了头的俊之说：“我知道你有几百个疑问，我们出去吧！让他们好好谈谈，我们也——好好谈谈。”于是，他们走出了会客室，轻轻的阖上房门，把那一对年轻的爱人关进了房里。

当雨秋和俊之走出了那间会客室，他们才知道，经过这样一阵紊乱和喧闹，云涛已经是打烊的时间了。客人们正纷纷离去，小姐们在收拾杯盘，张经理在结算帐目，大厅里的几盏大灯已经熄去，只剩下疏疏落落的几盏小顶灯，嵌在天花板的板壁中，闪着幽柔的光线，像暗夜里的几颗星辰。那些特别用来照射画的水银灯，也都熄灭了，墙上的画，只看出一些朦胧的影子。很少在这种光线下看云涛，雨秋伫立着，迟迟没有举步。俊之问：“我们去什么地方？你那儿好吗？”

雨秋回头看了看会客室的门，再看看云涛。

“何不就在这儿坐坐？”她说：“一来，我并不真的放心晓妍。二来，我从没享受过云涛在这一刻的气氛。”

俊之了解雨秋所想的，他走过去，吩咐了张经理几句话，于是，云涛很快的打烊了。小姐们都提前离去，张经理把帐目锁好，和小李一起走了。只一会儿，大厅里曲终人散，偌大的一个房间，只剩下了俊之和雨秋两个人。俊之走到门边，按了铁栅门的电钮，铁栅阖拢，云涛的门关上了；一屋子的静寂，一屋子的清幽，一屋子朦胧的、温柔的落寞。雨秋走到屋角，选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坐下来，正好可以看到大厅的全景。俊之却在柜台边，用咖啡炉现煮了一壶滚热的咖啡。倒了两杯咖啡，他走到雨秋面前来。雨秋正侧着头，对墙上一幅自己的画沉思着。“要不要打开水银灯看看？”俊之问。

“不不！”雨秋慌忙说。“当你用探照灯打在我的画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毫无真实感，我常常害怕这样面对我自己的作品。”“为什么？”俊之在她对面坐下来。“你对你自己的作品不是充满了信心与自傲的吗？”

她看了他一眼。“当我这样告诉你的时候，可能是为了掩饰我自己的自卑呢！”她微笑着，用小匙搅动着咖啡。她的眼珠在咖啡的雾气里，显得深沉而迷惘。“人都有两面，一面是自尊，一面是自卑，这两面永远矛盾的存在在人的心灵深处。人可以逃避很多东西，但是无法逃避自己。我对我的作品也一样，时而充满信心，时而毫无信心。”

“你知道，你的画很引起艺术界的注意，而且，非常奇怪的一件事，你的画卖得特别好。最近，你那幅《幼苗》是被一个画家买走的，他说要研究你的画。我很想帮你开个画展，你会很快的出名，信吗？”

“可能。”她坦白的点点头。“这一期的艺术刊物里，有一篇文章，题目叫《秦雨秋也能算一个画家

吗？》把我的画攻击得体无完肤。于是，我知道，我可能会出名。”她笑瞅着他：“虽然，你隐瞒了这篇文章，可是，我还是看到了。”

他盯着她。“我不该隐瞒的，是不是？”他说：“我只怕外界的任何批评，会影响了你画画的情绪，或左右了你画画的路线。这些年来，我接触的画家很多，看的画也很多，每个画家都尽量地求新求变，但是，却变不出自己的风格，常常兜了一个大圈子，再回到自己原来的路线上去。我不想让你落进这个老套，所以，也不想让你受别人的影响。”

“你错了，”她摇摇头。“我根本不会受别人的影响。那篇文章也有他的道理，最起码，他的标题很好，秦雨秋也能算一个画家吗？老实说，我从没认为自己是画家，我只是爱画画而已，我画我所见，我画我所思。别人能不能接受，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我既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我的画，也不能强迫别人喜欢我的画。别人接受我的画，我心欢喜，别人不接受，是他的自由。画画的人多得很，他尽可以选择他喜欢的画。”“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他微笑起来，眼底燃亮着欣赏与折服。“那么，顺便告诉你，很多人说你的画，只是‘商品’，而不是‘艺术’！”“哈哈！”她忽然笑了，笑得洒脱，笑得开心。“商品和艺术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毕加索的‘艺术’是最贵的‘商品’，张大千的‘艺术’一样是‘商品’，只是商品的标价不同而已。我的画当然是商品，我在卖它，不是吗？有金钱价值的东西，有交易行为的东西就都是商品，我的愿望，只希望我的商品值钱一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已。如果我的画，能成为最贵的‘商品’，那才是我的骄傲呢！”“雨秋！”他握住她那玩弄着羹匙的小手。“你怎会有这些思想？你怎能想得如此透彻？你知道吗？你是个古怪的女人，你有最年轻的外表，最深刻的思想。”

“不，”她轻轻摇头。“我的思想并不深刻，只是有点与众不同而已，我的外表也不年轻，我的心有时比我的外表还年轻。我的观念、看法、作风、行为、甚至我的穿着打扮，都会成为议论的目标，你等着瞧吧！”

“不用等着瞧，”他说，“已经有很多议论了，你‘红’得太快！”他注视她，“你怕吗？”他问。

“议论吗？”她说：“你用了两个很文雅的字，事实上，是挨骂，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她用手支着头，沉思了一下，又笑了起来。

“知不知道有一首剃头诗？一首打油诗，从头到尾都是废话，却很有意思。”“不知道。”“那首诗的内容是——”她念了出来。“闻道头须剃，人皆剃其头，有头终须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俊之笑了。“很好玩的一首诗，”他说：“这和挨骂有什么关系吗？”

“有。”她笑容可掬。“世界上的人，有不挨骂的吗？小时，被父母骂，念书时，被老师骂，做事时，被上司骂，失败了，被人骂，成功了，也会被人骂，对不对？”

“很对。”“所以，我把这首诗改了一下。”

“怎么改的？”她啜了一口咖啡，眼睛里充满了嘲弄的笑意，然后，她慢慢的念：“闻道人须骂，人皆骂别人，

有人终须骂，不骂不成人，

骂自由他骂，人还是我人，

请看骂人者，人亦骂其人！”

“哈哈！”俊之不能不笑。“好一句‘骂自由他骂，人还是我人，请看骂人者，人亦骂其人。’雨秋，你这首骂人诗，才把人真骂惨了！”他越回味，越忍俊不禁。“雨秋，你实在是个怪物，你怎么想得出来？”

雨秋耸了耸肩。“人就是这样的，”她说：“骂人与挨骂，两者皆不免！惟一的办法，就是抱着‘骂自由他骂，人还是我人’的态度，假若你对每个人的议论都要去注意，你就最好别活着！我也常对晓妍说这话，是了，晓妍…”她猛然醒悟过来。“我们把话题扯得太远了，我主要是要和你谈谈晓妍。”

他紧紧的凝视着她。“不管和你谈什么，”他低声的说：“都是我莫大的幸福，我愿意坐在这儿，和你畅谈终夜。”

她瞅着他，笑容隐没了，她轻轻一叹。

“怎么了？”他问。“没什么，”她摇摇头：“让我和你谈谈晓妍，好吗？我不相信你 能不关心。”“我很关心，”他说：“只是你来了，我就不能抑制自己，似乎眼中心底，就只有你了。”他握紧了她的手，眼底掠过一抹近乎痛楚的表情。“雨秋！”他低唤了一声。“我想告诉你…”她轻轻抽出自己的手来。

“能不能再给我一杯咖啡？”她问。

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给她重新倒了一杯咖啡。咖啡的热气氤氲着，香味弥漫着。她的眼睛模糊而朦胧。

“很抱歉，俊之，”她说：“我第一次见到子健，听他说出自己姓贺，我就猜到他是你的儿子。但是我并没告诉你，因为，我想，他们的感情不见得会认真，交往也不见得会持久。晓妍，她一直不肯面对异性朋友，她和他们玩，却不肯认真，我没料到，她会对子健真的认真了。”

俊之疑惑的看着她。“你怎么知道是她在认真？我看，是子健在认真呢！”

“你不了解晓妍，”她摇摇头。“假若她没有认真，她就不会发生今晚这种歇斯底里的症状，她会嘻嘻哈哈，满不在乎。”

“我不懂。”俊之说。“让我坦白告诉你吧，你也可以衡量一下，像你这样的家庭，是不是能够接受晓

妍？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晓妍，我会在悲剧发生之前，把晓妍远远带走……”

“你这是什么意思？”俊之微微变了色。“如果我的儿子爱上了你的外甥女儿，我只有高兴的份，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她？”

“听我说！”她啜了一口咖啡，沉吟的说：“她仅仅读到高中毕业，没进过大学。”“不成问题，我没有觉得学历有多重要！”

雨秋注视了他一段长时间。

“晓妍的母亲，是我的亲姐姐，我姐姐比我大十二岁，晓妍比我小十岁，我的年龄介乎她们母女之间。我姐姐生性孤僻，守旧，严肃，不苟言笑，和我像是两个时代里的人……”她顿了顿，望着咖啡杯。“现在的人喜欢讲代沟两个字，似乎两辈之间，一定会有代沟，殊不知在平辈之间，一样会有代沟。代沟两个字，与其说是两代间的距离，不如说是思想上的距离。我和姐姐之间，有代沟，我和晓妍之间，竟没有代沟，你信吗？”俊之点点头。“晓妍是我姐姐的长女，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姐夫和我姐姐是标标准准的一对，只是，姐夫比姐姐更保守，更严肃，他在一家公司里当小职员，生活很苦，却奉公守法，兢兢业业，一个好公民，每年的考绩都是优等。”她侧头想了想。“我姐夫的年龄大概和你差不多，但是，你们之间，准有代沟。”“我相信。”俊之笑了。

“晓妍从小就是家里的小叛徒，她活泼、美丽、顽皮、刁钻，而古怪。简直不像戴家的孩子，她——有些像我，任性、自负、骄傲、好奇，而且爱艺术，爱音乐，爱文学。这样的孩子，在一个古板保守的家庭里，是相当受罪的，她从小就成为她父母的问题。只有我，每次挺身而出，帮晓妍说话，帮她和她父母争执，好几次，为了晓妍，我和姐姐姐夫吵得天翻地覆。因此，等到晓妍出事以后，姐姐全家，连我的父母在内，都说我该负一部份责任。”

“出事？”俊之蹙起了眉头。

“四年前，晓妍只有十六岁，她疯狂般的迷上了合唱团，吉他、电子琴、热门音乐，她几乎为披头发疯。她参加了一群也热爱合唱团的年轻朋父们，整天在同学家练歌、练琴、练唱。这是完全违背戴家的原则的，她父母禁止她，我却坚持应该让她自由发展她的兴趣。晓妍的口头语变成了‘姨妈说可以！’于是，她经常弄得很晚回家，接着有一天，我姐姐发疯般的打电话叫我去……”她顿了顿，望着俊之，清晰的、低声的说：“晓妍怀孕了。”俊之一震。他没有接口，只是看着雨秋。

“十六岁！”雨秋继续说了下去。“她只有十六岁，我想，她连自己到底做了什么错事都弄不清楚，她只是好奇。可是，我姐夫和我姐姐都发疯了，他们鞭打她，用皮带抽她，用最下流的字眼骂她，说她是荡妇，是娼妓，说她下贱、卑鄙，丢了父母的人，丢了祖宗八代的人，说她是坏女孩，是天下最坏的女孩……当然，我知道，晓妍犯了如此的大错，父母不能不生气，可是，我仍然不能想像，亲生父母，怎能如此对待

自己的孩子！”俊之动容的看着雨秋，他听得出神了。

“我承认，晓妍是做了很大的错事，但是，她只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尤其像晓妍那样的孩子，她热情而心无城府，她父母从没有深入的了解过她，也没有给她足够的温暖，她所需要的那份温暖，她是比一般孩子需要得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应该想办法弥补，他们却用最残忍和冷酷的手段来对付她，最使他们生气的，是晓妍抵死也不肯说出事情是谁干的。于是，整整一个礼拜，他们打她，揍她，骂她，不许她睡觉，把她关在房里审她，直到晓妍完全崩溃了，她那么惊吓，那么恐惧，然后，她流产了。流产对她，可能是最幸运的事，免得一个糊里糊涂的，不受欢迎的生命降生。但，跟着流产而来的，是一场大病，晓妍昏迷了将近半个月，只是不停口的呓语着说：‘我不是一个好女孩，我不是一个好女孩，我不是一个好女孩……’他父母怕丢脸，家丑不可外扬，竟不肯送她去医院。我发火了，我到戴家去闹了个天翻地覆，我救出了晓妍，送她去医院，治好了她，带她回我的家，从此，晓妍成了我的孩子、伴侣、朋友、妹妹、知己……虽然，事后，她的父母曾一再希望接她回去，可是，她却再也没有回到她父母身边。”俊之啜了一口咖啡，他注视着雨秋。雨秋的眼睛在暗沉沉的光线下发着微光，闪烁的、清幽的。

“那时候，我刚刚离婚，一个人搬到现在这栋小公寓里来住，晓妍加入了我的生活，正好也调剂了我当时的落寞。我们两个都很失意，都是家庭的叛徒，也都是家庭的罪人，我们自然而然的互相关怀，互相照顾。晓妍那时非常自卑，非常容易受惊，非常神经质，又非常怕接触异性。我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来治疗她的悲观和消沉，重新送她去读高中——

她休学了半年。她逐渐又会笑了，又活泼了，又快乐了，又调皮了，又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了。很久之后，她才主动的告诉我，那闯祸的男孩只有十七岁，他对她说，让我们来做一 个游戏，她觉得不对，却怕那男孩子笑她是胆小鬼，于是，他们做了，她认识那男孩子，才只有两小时，她连他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唉！”她深深叹息。“我们从没给过孩子性教育，是吗？”她啜了一口咖啡，身子往后靠，头仰在沙发上，她注视着俊之。“晓妍跟着我，这几年都过得很苦，我离婚的时候，我丈夫留下一笔钱，他说我虽然是个坏妻子，他却不希望我饿死，我们用这笔钱撑持着。晓妍一年年长大，一年比一年漂亮，我可以卖掉电视机、卖掉首饰，去给她买时髦的衣服，我打扮她，鼓励她交男朋友。她高中毕业后，我送她去正式学电子琴，培植她音乐上的兴趣。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她已经完全是个正常的、活泼的、快乐的少女了。只是，往日的阴影，仍然埋在她记忆的深处，她常常会突发性的自卑，尤其在她喜欢的男孩面前。她不敢谈恋爱，她从来没有恋爱过，她也不敢和男孩子深交，只因为……她始终认为，她自己不是个好女孩。”她停住了，静静的看着他，观察着他的反应。

“这就是晓妍的故事。”她低语。“我把它告诉你，因为这女孩第一次对感情认了真，她可能会成为你的儿媳妇。如果你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好女孩，那么，别再伤害她，让我带她走得远远的，因为她只有一个坚

强的外表，内在的她，脆弱得像一张玻璃纸，一碰就破，她禁不起刺激。”

俊之凝视着雨秋，他看了她很久很久。在他内心深处，晓妍的故事确实带来了一股压力。但是，人只是人哪！哪一个人会一生不犯错呢？雨秋的眼睛清明如水，幽柔如梦，他想着她曾为那女孩所做过的努力，想着这两个女人共同面对过的现实与挣扎。然后，他握着她的手，抚摸着她手上的皮肤，他只能低语了一句：“我爱你，雨秋。”她的眼睛眨了眨，眼伫立即泛上了一层泪影。

“你不会轻视那女孩吗？”她问。

“我爱你。”他仍然说，答非所问的。

“你不会在意她失足过吗？”她再问。

“我爱你。”他再答。“你善良得像个天使！别把我想成木钟！”泪光在她眼里闪烁，她闭了闭眼睛，用手支着头，她有片刻垂首不语，然后，她抬起眼睛来，又带泪，又带笑的望着他。“你认为——”她顿了顿：“子健也能接受这事实吗？”

他想了想，有些不安。

“他们在房间里已经很久了，是不是？”他问。

“是的。”“你认为晓妍会把这一段告诉子健？”

“她会是的。”她说：“因为我已经暗示了她，她必须要告诉他。如果——她真爱他的话。”

“那么，我们担忧也没用，是吗？”俊之沉思着说。“你不愿离开云涛，因为你要等待那个答案，那么，我们就等待吧，我想，很快我们就可以知道子健的反应。”

她看来心魂不定。“你很笃定呵！”她说。“不，我并不笃定。”他坦白的说：“在这种事情上，我完全没有把握，子健会有怎样的反应，我想，这要看子健到底爱晓妍有多深。反正，我们只能等。”他说，站起身来，他再一次为她注满了热咖啡。“喝这么多咖啡，我今晚休想睡觉了。”她说。

“今晨，”他更正她。“现在是凌晨两点半。”

“哦，”她惊讶，更加不安了。“已经这么晚了？”

“这么早。”他再更正她。

她看着他。“有什么分别？”她问：“你只是在文字上挑毛病。”

“不是，”他摇头，“时间早，表示我们还有的是时间，时间晚，表示你该回去了。”

“我们——”她冲口而出：“本来就晚了，不是吗？见第一面的时候就晚了。”他的手一震，端着的咖啡洒了出来。他凝视她，她立刻后悔了。“我和你开玩笑，”她勉强的说：“你别认真。”

“可是——”他低沉的说：“我很认真。”

她盯着他，摇了摇头。

“你已经——没有认真的权利了。”

他把杯子放下来，望着那氤氲的、上升的热气，他沉默了，只是呆呆的注视着那烟雾。他的眉头微蹙，眼神深邃，她看不出他的思想，于是，她也沉默了。一时间，室内好安静好安静。时间静静的滑过去，不知道滑了多久，直到一声门响，他们两人才同时惊觉过来。会客室的门开了，出来的是子健。雨秋和俊之同时锐利的打量着他，他满脸的严肃，或者，他经过了一段相当难过的、挣扎的时刻，但是，他现在看来是平静的，相当平静。

“哦！”子健看到他们，吃了一惊。“你们没有走？”他说：“怪不得一直闻到咖啡味。”

雨秋站起身来。“晓妍呢？”她不安的问，再度观察着子健的脸色。“我要带她回家了。”她往会客室走去。

“嘘！”子健很快的赶过来，低嘘了一声，压低声音。“她睡着了，请你不要吵醒她。”

雨秋注视着子健，后者也定定的注视着她。然后，他对她缓缓的摇了摇头。“姨妈，”他说：“你实在不应该。”

“我不应该什么？”她不解的。

“不应该不告诉我，”他一脸的郑重，语音深沉。似乎他在这一晚之间，已经长大了，成熟了，是个大人了。“如果我早知道，我不会让她面对这么多内心的压力。四年，好长的一段时间，你知道她有多累？她那么小，那么娇弱，却要负担那么多！”他眼里有泪光。“现在，她睡着了，请不要惊醒她，让她好好的睡一觉，我会在这儿陪着她，你放心，姨妈，我会把她照顾得好好的。”

雨秋觉得一阵热浪冲进了她的眼眶，一种松懈的、狂喜的情绪一下子罩住了她，使她整个身子和心灵都热烘烘的。她伸过头去，从敞开的、会客室的门口看进去，晓妍真的睡着了。她小小的身子躺在那宽大的沙发上，身子盖着子健的外衣。她的头向外微侧着，枕着软软的靠垫。她面颊上还依稀有着泪光，她哭过了。但是，她现在的唇边是带着笑的，她睡得好香好沉好安详，雨秋从没有看到她睡得这样安详过。

“好的，”她点点头，对子健语重心长的说：“我把她交给你了，好好的照顾她。”“我会的，姨妈。”俊之走了过来，拍拍还在冒气的咖啡壶。对子健说：

“你会需要热咖啡，等她醒过来，别忘记给她也喝一杯。”

“好的，爸，”子健说：“妈那儿，你帮我掩饰一下，否则，一夜不归，她会说上三天三夜。”

俊之对儿子看了一眼，眼光是奇特的。然后，他转身带着雨秋，从边门走出了云涛。迎着外面晴朗的、夏季的、深夜的凉风，两人都同时深吸了一口气。

“发一下神经好不好？”他问。

“怎样？”“让我们不要坐车，就这样散步走到你家。”

“别忘了，”她轻语：“你儿子还要你帮他掩饰呢！”

“掩饰什么？”他问：“恋爱是正大光明的事，不需要掩饰的，我们走吧！”于是，踏着夜色，踏着月光，踏着露水濡湿的街道，踏着街灯的影子，踏着凌晨的静谧，他们手挽着手，向前缓缓的走去。

浪花 8

当晓妍醒来的时候，天早已大亮了，阳光正从窗帘的隙缝中射进来，在室内投下了一条明亮的、闪烁的、耀眼的金光。晓妍睁开眼睛，一时间，她有些儿迷糊，不知道自己正置身何处。然后，她看到了子健，他坐在她面前的地毯上，双手抱着膝，睁着一对大大的、清醒的眸子，静静的望着她，她惊悸了一下，用手拂拂满头的短发，她愕然的说：

“怎么……我……怎么在这儿？”

“晓妍，”他温柔的呼唤了一声，拂开她遮在眼前的发髻，抓住她的手。“你睡着了，我不忍心叫醒你，所以，我在这儿陪了你一夜。”她凝视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昨夜发生的事逐渐在她脑海里重演，她记起来了。她已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子健，包括那件“坏事”。她打了个冷战，阳光那样好，她却忽然瑟缩了起来。“啊呀，”她轻呼着。“你居然不叫醒我！我一夜没回家，姨妈会急死了。”她翻身而起。

“别慌，晓妍。”他按着她。“你姨妈知道你在这儿，是她叫我陪着你的。”“哦！”她低应一声，悄悄的垂下头去，不安的用手指玩弄着牛仔裤上的小花。“我……我……”她嗫嚅着，很快的扫了他一眼：“你……哪哪哪哪一夜都没有睡觉吗？你……怎么不回去？”“我不想睡，”他摇摇头。“我只要这样看着你。”他握紧她的手。“晓妍，抬起头来，好吗？”

她坐在沙发上，头垂得更低了。

“不。”她轻声说。“抬起头来！”他命令的：“看着我！晓妍。”

“不。”她继续说，头垂得更低更低。她依稀记得昨晚的事，自己曾经一直述说，一直述说，一直述说……然后，自己哭了，一面哭，一面似乎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关于自己“有多坏，有抖抖抖抖抖坏！”她记得，他吃惊过，苦恼过，沉默过。可是，后来，他却用手环抱住她，轻摇着她，对她耳边低档的絮语，温存而细致的絮语。他的声音那样低沉，那样轻柔，那样带着令人镇静的力量。于是，她松懈了下来，累了，倦了，她啜泣着，啜泣着……就这样睡着了。一夜沉酣，无梦无忧，竟不知东方之既白！现在，天已经大亮

了，那具有催眠力量的夜早已过去，她竟不敢迎接这个白昼与现实了。她把头俯得那样低，下巴紧贴着胸口，眼睛看着衬衫上的扣子。心里迷迷糊糊的想着：怎么？她没有失去他？怎么？他居然不把她看成一个“堕落的、毁灭的、罪恶的”女孩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抬起头来！”他再说，声音变得好柔和。“晓妍，我有话要对你说。”“不，不，不。”她惊慌的低语。“不要说，腾腾腾腾要说。”“我要说的，”他用手托起了她的下巴，强迫她面对着自己。于是，他看到了一张那样紧张而畏怯的小脸，那样一对羞涩而惊悸的大眼睛。他的心灵一阵激荡，一阵抽搐，一阵颤栗。噢，晓妍，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终日神采飞扬的女孩，怎会变得如此柔弱？他深抽了口气，低语着说：“我要说的话很简单，晓妍，你也非听不可。让我告诉你：我爱你！不管你过去的历史，不管一切！我爱你！而且，”他一字一字的说：“你是个好女孩！天下最好的女孩！”

她瞪着他，不信任的瞪着他。

“我会哭的。”她说。泪光闪烁。“我马上要哭了，你信不信？”“你不许哭！”他说：“昨晚，你已经哭了太多太多，从此，你要笑，你要为我而笑。”

她瞅着他，泪盈于睫。唇边，却渐渐的漾开一个笑容，一个可怜兮兮的、楚楚动人的笑容。那笑容那样动人，那样柔弱，那样诱惑……他不能不迎上去，把自己的嘴唇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盖在那个笑容上。

她有片刻端坐不动，然后，她喉中发出一声热烈的低喊，就用两手紧紧的箍住了他的脖子，她的身子从沙发上滑了下来，他们滚倒在地毯上。紧拥着，他们彼此怀抱着彼此，彼此紧贴着彼此，彼此凝视着彼此……在这一刹那，天地俱失，万物成灰，从亘古以来，人类重复着同样的故事，心与心的撞击，灵魂与灵魂的低语，情感与情感的交融。

半晌，他抬起头来。她平躺在地上，笑着，满脸的笑，却也有满脸的泪。“我说过，不许再哭了！”他微笑着盯着她。

“我没哭！”她扬着眉毛，泪水却成串的滚落。“眼泪吗？那是笑出来的！”她的手重新环绕过来，揽住了他的脖子，她的眼珠浸在泪雾之中，发着清幽的光亮。“可怜的贺子健！”她喃喃的说。“可怜什么？”他问。“命运让你认识了我这个坏女孩！”她低语。

“命运带给了我一生最大的喜悦！让我认识了你这个——

坏女孩！”他再俯下头来，静静的，温柔的吻住了她，室内的空气暖洋洋的，阳光从窗隙中射进来，明亮，闪烁，许多跳跃的光点。终于，她翻身而起。兴奋、活跃、喜悦，而欢愉。

“几点钟了？”她问。他看看手表。“八点半，张经理他们快来上班了。”

“啊呀，”她叫了一声，“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三。”“我十点钟要学琴！”她用手掠了掠头发。“不行，我要走了！你今天没课吗？”“别管

我的课，我送你去学琴。”他说。

她站在他面前，用手指抚摸他的下巴，她光洁的面庞正对着他，眼光热烈而爱怜的凝视着他。

“你没刮胡子，”她低语。“你的眼睛很疲倦，你一夜没有睡觉，我不要你陪我去学琴，我要你回家去休息。”她把面颊在他胸前依偎了片刻。“我听到你的心在说话，它在和我强辩！它在说：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我的精神好得很！哦，”她轻笑着，抬起睫毛来看着他，她眼底是一片深切的柔情，和一股慧黠的调皮。“你有一颗很会撒谎的心，一颗很坏很坏的心！”“这颗很坏很坏的心里，什么都没有，只装着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他说，低下头去，很快的捉住她的唇，然后，他把她紧拥在怀里。“天！”他说：“宇宙万物，以及生命的意义，在这一刻才对我展示，它只是一个名字：戴晓妍！”

她用手指玩弄着他的衣钮。

“我还是不懂，你为什么选择了我？”她问：“在你那个杜鹃花城里，不是有很多功课好，学问好，品德好，相貌好，各方面都比我好的女孩子吗？”

“只是，那些好女孩中，没有一个名叫戴晓妍。”他说，满足的低叹。“命运早就安排了人类的故事，谁叫你那天早上，神气活现的跑进云涛？”“谁叫你乱吹口哨？”“谁叫你穿迷你裙？”“姨妈说我有两条很好看的腿，她卖掉了一个玉镯子，才给我买了那套衣服。”“从今以后，请你穿长裤。”他说。

“为什么？”“免得别人对你吹口哨。”

她望着他，笑了。抱紧了他，她把头在他胸前一阵乱钻乱揉，她叫着说：“再也没有别人了，再也不会别人了！我心里，不不，我生命里，只能有你一个！你已经把我填得满满满了！哦！子健！”她喊：“我多爱你！抖抖抖抖抖爱你！抖抖你！我是不害羞的，因为我会狂叫的！”她屏息片刻，仰起头来，竟又满面泪痕：“子健，”她低语：“我曾经以为，我这一生，是不会恋爱的。”给她这样坦率的一叫一闹，他心情激荡而酸楚，泪光不自禁的在他眼里闪亮。“晓妍，”他轻唤着她的名字。“晓妍，你注定要恋爱，只是，要等到遇见我以后。”

他们相对注视，眼睛，常常比人的嘴巴更会说话，他们注视了那么久，那么久，直到云涛的大门响了，张经理来上班了，他们才惊觉过来。“我们走吧！”子健说。

走出了云涛，满街耀眼的阳光，车水马龙的街道，热闹的人群，蔚蓝的天空，飘浮的白云……世界！世界怎能这样美呢？晓妍仰望着天，有一只鸟，两只鸟，三只鸟……哦，好多好多鸟在飞翔着，她喜悦的说：

“子健，我们也变成一对鸟，加入它们好吗？”

“不好。”子健说。“怎么？”她望着他。“因为，我不喜欢鸟的嘴巴，”他笑着低语：“那么尖尖的，如何接吻呢？”“啊呀！”她叫：“你真会胡说八道！”

他笑了。阳光在他们面前闪耀，阳光！蛰蛰蛰蛰蛰！他想欢呼，想跳跃，欢呼在阳光里，跳跃在阳光

里。转过头来，他对晓妍说：“让我陪你去学琴吧！”

“不行！”她摇头，固执的。“你要回家去睡觉，如果你听话，晚上我们再见面，六点钟，我到云涛来，你请我吃咖喱鸡饭。”“你很坚持吗？”他问，“一定不要我陪吗？”

“我很坚持。”她扬起下巴。“否则，我一辈子不理你！”

他无可奈何的耸耸肩。

“我怕你。”他说：“你现在成为我的女神了。好，我听话，晚上一定要来！”“当然。”她嫣然一笑，好甜好甜。然后，她招手叫了一辆计程车。对他挥了挥手，她的笑容漾在整个的阳光里，钻进车子，她走了。目送她的车子消失在街道的车群中，再也看不见了，他深吸了口气。奇怪，一夜无眠，他却丝毫不感到疲倦，反而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在他体内奔窜。他转过身子，沿着人行道向前走去，吹着口哨。电线杆上挂着一个气球，不知是那个孩子放走了的。他跳上去，抓住了气球，握着气球的绳子，他跳跃着往前走，行人都转头看着他，他不自禁的失笑了起来，松开手，那气球飞走了，飞得好高好高，好远好远，飞到金色的阳光里去了。回到家里，穿过那正在洒水的花园，他仍然吹着口哨，“跳”进了客厅。迎面，母亲的脸孔一下子把他拉进了现实，婉琳的眼光里带着无尽的责备，与无尽的关怀。

“说说看，子健，”婉琳瞪着他。“一夜不回家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有事，打个电话回来总可以吧？说也不说，就这样失踪了，你叫我怎么放心？”

“哦！”子健错愕的“哦”了一声，转着眼珠。“难道爸爸没告诉你吗？”“爸爸！”婉琳的眼神凌厉，她的面孔发青。“如果你能告诉我，你爸爸在什么地方，我或者可以去问问他，你去了什么地方？”“噢！”子健蹙起眉头，有些弄糊涂了。“爸爸，他不在家吗？”“从他昨天早上出去以后，我就没有看到过他！”婉琳气呼呼的说：“你们父子到底在做些什么？你最好对我说个明白，假若家里每个人都不愿意回家，这个家还有什么意义？你说吧！你爸爸在哪里？”子健深思着，昨晚是在云涛和父亲分手的，不，那已经是凌晨了，当时，父亲和雨秋在一起。他蹙紧眉头，咬住嘴唇。“说呀！说呀！”婉琳追问着。“你们父子既然在一起，那么，你爸爸呢？”“我不知道爸爸在那里。”子健摇了摇头。“真的不知道。”

“那么，你呢？你在那里？”

“我…”子健犹豫了一下。这话可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哦，妈，我一夜没睡觉，我要去睡一下，等我睡醒再说好吗？”“不行！”婉琳拦在他面前，眼眶红了。“子健，你大了，你成人了，我管不着你了，只是，我到底是你妈，是不是？你们不能这样子…”她的声音哽塞了。“我一夜担心，一夜不能睡，你…你…”“哦，妈！”子健慌忙说：“我告诉你吧！我昨夜整夜都在云涛，并没有去什么坏地方。”

“云涛？”婉琳诧异的张大眼睛。“云涛不是一点钟就打烩了吗？”“是的。”“那你 在云涛做什么？”

“没做什么，”子健又想往里面走。

“站住！”婉琳说：“不说清楚，你不要走！”

“好吧！”子健站住了，清清楚楚的说。“我在云涛，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剩下的事，你去问爸爸吧！”

“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婉琳尖叫了起来。“整夜吗？你整夜单独和一个女孩子在云涛？你发疯了！你想闯祸是不是？那个女孩子没有家吗？没有父母吗？没有人管的吗？肯跟你整夜待在云涛，当然是个不正经的女孩子了！你昏了头，去和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孩子胡闹？如果闯了祸，看你怎么收拾…”她的话像倒水一般，滔滔不绝的倾了出来。

“妈！”子健喊，脸色发白了。“请你不要乱讲，行不行？什么不三不四的女孩子，我告诉你，她是我心目中最完美、最可爱的女孩。你应该准备接受她，因为，她会成为我的妻子！”

“什么？”婉琳的眼睛瞪得好大好大。“一个和你在云涛鬼混了一夜的女孩子…” “妈！”子健大声喊，一夜没睡觉，到现在才觉得头昏脑胀。“我们没有鬼混！”“没有鬼混？那你们做了些什么？”

“什么都没做！”“一个女孩子，和你单独在云涛过了一夜，你们什么都没做！”婉琳点点头。“你以为你妈是个白痴，是不是呀？那个小太妹…” “妈！”子健尽力压抑着自己要爆发的火气。“你没见过她，你不认得她，不要乱下定语，她不是个小太妹！我已经告诉你了，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女孩！”

“最完美的女孩绝不会和你在外面单独过夜！”婉琳斩钉截铁的说：“你太小了，你根本不懂得好与坏，你只是一个小孩子！”“妈，我今年二十二岁，你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生了我了。”“怎么样呢？”婉琳不解的问。

“不要再把我看成小孩子！”子健大吼了一句。

婉琳被他这声大吼吓了好大的一跳，接着，一种委屈的、伤心的感觉就排山倒海般的对她卷了过来，她跌坐在沙发里，怔了两秒钟，接着，她从腋下抽出一条小手帕，捂着脸，就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子健慌了，他走过来，拍着母亲的肩膀，忍耐的、低声下气的说：

“妈，妈，不要这样，妈！我没睡觉，火气大，不是安心要吼叫，好了，妈，我道歉，好不好？”

“你…你大了，珮柔…也…也大了，”婉琳边哭边说，越说就越伤心了。“我…我是管不着你们了，你…你爸爸，有…有他的事业，你…你和珮柔，有…有你们的天地，我…我有什么呢？”

“妈，”子健勉强的说：“你有我们全体呀！”

“我…我真有吗？”婉琳哭诉着。“你爸爸，整天和我说不超过三句话，现…现在更好了，家…家都不回了，你…你和珮柔，也…也整天不见人影，我…我一开口，你们都讨厌，巴不得逃得远远的，我…我有什么？我只是个讨人嫌的老太婆而已！” “妈，”子健说，声音软弱而无力。“你是好妈妈，你别伤心，

爸爸一定是有事耽搁了，事实上，我和爸爸分开没有多久……”他沉吟着，跳了起来。“我去把爸爸找回来，好不好？”

婉琳拿开了捂着脸的手帕，望着子健。

“你知道你爸爸在什么地方？”

“我想……”他赔笑着。“在云涛吧！”

“胡说！”婉琳骂着。“你回来之前，我才打过电话去云涛，张经理说，你爸爸今天还没来过呢！”

“我！我想……我想……”他的眼珠拚命转着：“是这样，妈，昨晚，有几个弧家在云涛和爸爸讨论艺术，你知道弧家们是怎么回事，他们没有时间观念，也不会顾虑别人……他们都是……都是比较古怪、任性、和不拘小节的人，后来他们和爸爸一起走了，我想，他们准到哪一个的家里去喝酒，畅谈终夜了。妈，你一点也不要担心，爸爸一夜不回家，这也不是第一次！”“不回家也没什么关系，”婉琳勉强接受了儿子的解释。“和朋友聊通宵也不是没有的事情，好歹也该打个电话回家，免得人着急呀！又喜欢开快车，谁知道他有没有出事呢？”

“才不会呢！”子健说：“你不要好端端的咒他吧！”

“我可不是咒他，”婉琳是迷信的，立刻就紧张了起来。“我只是担心！他应该打电话回来的！”

“大概那个弧家家里没电话！”子健说：“你知道，弧家都很穷的。”婉琳不说话了，低着头，她只是嘟着嘴出神。子健乘此机会，悄悄的溜出了客厅。离开了母亲的视线，他才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来。站在门外，他思索了片刻，父亲书房里有专线电话，看样子，他必须想办法把父亲找回来。他走向父亲的书房，推开门走了进去。

一个人猛然从沙发中站起来，子健吓了一跳，再一看，是珮柔。他惊奇的说：“你在爸爸书房里干什么？”

珮柔对墙上努了努嘴。

“我在看这幅画。”她说。

他看过去，是雨秋的那幅《浪花》这画只在云涛挂了一天，就被挪进了父亲这私人的小天地。子健注视着这画，心中电光石火般闪过许许多多的念头：父亲一夜没有回家，昨夜雨秋和父亲一起走出云涛，雨秋画挂在父亲书房里，他们彼此熟不拘礼，而且直呼名字……他怔怔的望着那画，呆住了。“你也发现这画里有什么了吗？”珮柔问。

“哦，”他一惊。“有什么？”“浪花。”珮柔低声念。

“当然啦，”子健说：“这幅画的题目就是浪花呀！”

“新的浪冲激着旧的浪，”珮柔低语。“浪花是永无止歇的，生命也永不停止。所以，朽木中嵌着鲜

花，成为强烈的对比。我奇怪这作者是怎样一个人？”

“一个很奇异，很可爱的女人！”子健冲口而出。

珮柔深深的看了子健一眼。

“我知道，那个女孤家！那个危险的人物，哥哥，”她轻声的说：“我们家有问题了。”

子健看着珮柔，在这一刹那，他们兄妹二人心灵相通，想到的是同一问题。然后，珮柔问：

“你来爸爸书房里干什么？”

“我要打一个电话。”“不能用你房里的电话机？”珮柔扬起眉。“怕别人偷听？那么，这必然是个私人电话了？我需不需要回避？”

子健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走过去锁上了房门。

“你留下吧！”他说。“什么事这么神秘？”子健望望珮柔，然后，他径自走到书桌边，拨了雨秋电话号码，片刻后，他对电话说：

“姨妈，我爸爸在你那儿吗？”

“是的，”雨秋说：“你等一下。”

俊之接过了电话。子健说：

“爸爸，是我请你帮我掩饰的，但是，现在我已经帮你掩饰了。请你回来吧！好吗？”

挂断了电话，他望着珮柔。

“珮柔，”他说：“你恋爱过吗？”

珮柔震动了一下。“是的。”她说。“正在进行式？还是过去式？”他问。

“正在进行式。”她答。

“那么，你一定懂了。”他说：“我们请得回爸爸的人，不见得请得回爸爸的心了。”

浪花 9

俊之回到了家里。同样的，他有个神奇的、不眠的夜。散步到雨秋的家，走得那么缓慢，谈得那么多，到雨秋家里时，天色已经蒙蒙亮了。雨秋泡了两杯好茶，在唱机上放了一叠唱片，他们喝着茶，听着音乐，

看着窗外晓色的来临。当朝阳突破云层，将绽未绽之际，天空是一片灿烂的彩色光芒，雨秋突然说，她要把这个黎明抓住。于是，她迅速在画板上钉上画纸，提起笔来画一张水彩。这是他第一次看她作画，他不知道她的速度那样快，一笔笔鲜明的彩色重叠的堆上了画纸，他只感到画面的零乱，但是，片刻后，那些零乱都结合成一片神奇的美。当她画完，他惊奇的说：

“我不知道你画画有这样的速度！”

“因为，黎明稍纵即逝，”她微笑着回答：“它不会停下来等你！”他凝视她，那披散的长发，衬衫，长裤，她潇洒得像个孩子。席地而坐，她用手抱着膝，眼底有一抹温柔而醉人的温馨，她开始说：“从小我爱画，最小的时候，我把墙壁当画纸，不知道挨了父母多少打。高中毕业，考进师大艺术系，如愿以偿，我是科班出身。但是，我的画，并不见得多好，我常想抓住一个刹那，甚至，抓住一份感情，一支单纯的画笔，怎能抓住那么多东西？但，我非抓住不可。这就是我的苦恼，创作的过程，并不完全是喜悦，往往，它竟是一种痛苦，这，是很难解释的。”“我了解。”他说。她凝视他。“我画了很多画，你知道吗？俊之，你是第一个真正了解我的画的人！当你对我说，我的画是在画思想，是在灰色中找明朗，在绝望中找希望，当时，我真想流泪。你应该再加一句，我还经常在麻木中去找感情！”

他紧紧的盯着她。“找到了吗？”他问。“你明知道的。”她答，“那个黄昏，我走进云涛，你出来迎接我，我对自己说：完了！他太世俗，他不会懂得你的画！当你对我那张浪花发呆的时候，当你眼睛里亮着光彩的时候，我又对自己说：完了！他太敏锐，他会看穿你的画和你的人。”她仰望他，把手指插进头发里，微笑着。“俊之，碰到了你，是我们的幸运还是不幸？”

“怎么讲？”“告诉你，我一生命运坎坷，我不知道是我不对劲，还是这个世界不对劲，小时候，父母说我是个小怪物，小疯子，哥哥姐姐都不喜欢我。我是叛徒！长大了，我发现我和很多人之间都有距离——都有代沟，甚至和我的丈夫之间。我丈夫总对我说：别去追寻虚无缥缈的梦好不好？能吃得饱，穿得暖就不错了！我却偏不满足于吃得饱，穿得暖的日子。于是，我离了婚，你瞧，我既不容于父母，又不容于兄姐，再不容于丈夫，我做人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了。但是，我不肯承认这份失败，我仍然乐观而积极，追寻###在绝望中找希望，结果，我遇到了你。”他瞅着她。“雨秋，”他说：“我知道你所想的，你怕你抓住的只是一片无根的浮萍，你怕我禁不起你的考验。你找希望，真有了希望，你却害怕了，雨秋，人类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失望，是不是？你不能断定，这番相遇，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是不？”

她默然片刻，然后，她笑了。

“你把我要讲的话都讲掉了，我还讲什么？”她问。

“你已经讲了太多的话，”他低语。“别再讲了，雨秋，我只能对你说一句：我要给你一个希望，绝不给你一个失望。”

她颤栗了一下，低下头去。

“我就怕你讲这句话。”她说。

“怎么？”她抬眼看他。“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你先答应我，我再告诉你。”

“不。”他摇头：“你先告诉我，我才能答应你。”

“不行，你一定要先答应我！”她固执的说。

“你不讲理，如果你要我做一件我做不到的事，我怎么能答应你？”“你一定做得到的事！”

“你不是在刁难我吧？”

“我是那种人吗？”“那么，好吧，”他说：“我答应你。”

她凝视他，眼光深沉。

“我见过子健，”她说：“他是个优秀的孩子，我没见过珮柔，我猜她一定也是个可爱的女孩，我也没见过你的妻子…”她顿了顿。“可是，我知道，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最起码，在外表上，在社会的观点上，是相当幸福的。我只请求你一件事，不论在怎样的情形下，你不要破坏了这份幸福，那么，我就可以无拘无束的，没有负担的和你交朋友了。”

他紧盯着她。“这篇话不像你讲出来的。”他说。

“因为我是一个叛徒？”她问：“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叛徒，我就会希望我身边每个人都成为叛徒！”

他注视着她，默然沉思。

“雨秋，事情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简单。”

“我不和你辩论，”她很快的说：“你已经答应了我，请你不要违背你的诺言！”“你多矛盾，雨秋！”他说：“你最恨的事情是虚伪，你最欣赏的是真实，为了追求真实，你不惜于和社会作战，和你父母亲人作战，而现在，你却要求我——不要去破坏一份早已成为虚伪的幸福？你知不知道，为了维持这份虚伪，我还要付出更多的虚伪？因为我已经遇到了你！我不能再变成以前的我，我不能…”“俊之！”她轻声的唤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头，她眼里有份深切的挚情。“有你这几句话，对我而言，已是稀世珍宝。我说了，我不辩论，我也不讲道理。俊之，你一个人的虚伪，可以换得一家人的幸福，你就虚伪下去吧！人生，有的时候也需要牺牲的。”“你是真心话吗？”他问。“雨秋，你在试探我，是不是？你要我牺牲什么？牺牲真实？”

“是的，牺牲真实。”她说。

“雨秋，你讲这一篇话，是不是也在牺牲你的真实？”他的语气不再平和。“告诉我，你对爱情的观点到底是怎样的？”

她瑟缩了一下。“我不想谈我的观点！”

“你要谈！”“我不谈！”他抓住她的手臂，眼睛紧盯着她，试着去看进她的灵魂深处。“我以为，爱情是自私的，”他说：“爱情是不容第三者分享的！你对我做了一个奇异的要求，要求我不对你作完整的…”电话铃响了，打断了俊之的话，雨秋拿起听筒，是子健打来的，她把听筒交给俊之，低语了一句：

“幸福在呼唤你！”挂断电话以后，他看着雨秋，雨秋也默默的看着他。他们的眼睛互诉着许许多多难言的言语。然后，雨秋忽然投进了他的怀里，环抱着他的腰，她把面颊紧贴在他胸前，他垂下眼睛，望着那长发披泻的头颅，心里掠过一阵苦涩的酸楚，他抚摸那长发，把自己的嘴唇紧贴在那黑发上。

片刻，她离开他，抬起头来，她眼里又恢复了爽朗的笑意，打开大门，她洒脱的说：

“走吧！我不留你了！”

“我们的话还没有谈完，”他说：“我会再来继续这篇谈话。”“没意思，”她摇摇头。“下次你来，我们谈别的。”

她关上了大门，于是，他回到了“家”里，回到了“幸福”里。婉琳在客厅里阻住了他。

“俊之，”她的脸色难看极了，眼睛里盛满了责备和委屈。“你昨夜到哪里去了？”“在一个朋友家，”他勉强的回答。“聊了一夜的天，我累了，我要去躺一下。”他的话无意的符合了子健的谎言，婉琳心里的疙瘩消失了一大半，怒气却仍然没有平息。

“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说一声？让人家牵肠挂肚了一整夜，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情？现在你是忙人了，要人了，应酬多，事情多，工作多，宴会多…你就去忙你的事情吧，这个家是你的旅馆，高兴回来就回来，不高兴回来就不回来，连打个电话都不耐烦。其实，就算是旅馆，也没有这么方便，出去也得和柜台打个招呼。你整天人影在什么地方，我是知都不知道。有一天我死在家里，我相信你也是知都不知道…”俊之靠在沙发上，他带着一种新奇的感觉，望着婉琳那两片活跃的、蠕动的、不断开阖着的嘴唇。然后，他把目光往上移，注视着她的鼻子、眼睛、眉毛、脸庞，和那烫得短短的头发。奇怪，一张你已经面对了二十几年的脸，居然会如此陌生！好像你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认识过！他用手托着头，开始仔细的研究这张脸孔，仔细的思索起来。

二十几年前，婉琳是个长得相当漂亮的女人，白皙，纤柔，一对黑亮的眸子。在办公厅里当会计小姐，弄得整个办公厅都轰动起来。她没有什么好家世，父亲做点小生意，母亲早已过世，她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她必须出来做事赚钱。他记得，她的会计程度糟透了，甚至弄不清楚什么叫借方？什么叫贷方？什么叫借贷平衡？但是，她年轻，她漂亮，她爱笑，又有一排好整齐的门牙。全办公厅的单身汉都自动帮她做事，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追求她并不很简单，当时追求她的人起码有一打。他追求她，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好胜。尤其，杜峰当时说过一句话：“婉琳根本不会嫁给你的！你又没钱，又没地位，又不是小白脸，你什么条件都没

有！”

是吗？他不服气，他非追到婉琳不可。一下决心，他的攻势就又猛又烈，他写情书，订约会，每天有新花样，弄得婉琳头昏脑胀，终于，他和婉琳结了婚。新婚时，他有份胜利的欣喜，却没有新婚的甜蜜。当时，他也曾问婉琳：

“婉琳，你爱我吗？”“不爱怎么会嫁你？”婉琳冲了他一句。

“爱我什么地方？”他颇为兴致缠绵。

“那——我怎么知道？”她笑着说：“爱你的傻里傻气吧！”

他从不认为自己傻里傻气，被她这么一说，他倒觉得自己真有点傻里傻气了。结婚，为什么结婚？他都不知道。然后，孩子很快的来了，他辞去公务员的职位，投身于商业界，忙碌，忙倡倡倡倡倡每天忙倡。奔波，奔技技技技棘每天奔波。他再也没问过婉琳爱不爱他，谈情说爱，似乎不属于夫妇，更不属于中年人。婉琳是好太太，谨慎持家，事无巨细，都亲自动手。中年以后，她发了胖，朋友们说，富泰点儿，更显得有福气。他注视着她，白皙依然，却太白了。眉目与当初都有些儿走样，眼睛不再黑亮，总有股懒洋洋的味儿，眼皮浮肿，下巴松弛……不不，你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跟你过了二十几年的日子，苦过、累过、劳碌过，生儿育女过，然后，从少女走入了中年，不复昔日的美丽，你因此就不再爱她了！他甩甩头，觉得自己的思想又卑鄙又可耻。但是，到底，自己曾经爱过她哪一点？到底，他们在思想上，兴趣上，什么时候沟通过？他凝视着她，困惑了，出神了。

“喂喂，”婉琳大声叫着：“我和你讲了半天话，你听进去了没有？你说，我们是去还是不去？”

他惊醒过来，瞪着她。

“什么去还是不去？”他愕然的问。

“哎呀！”婉琳气得直翻眼睛：“原来我讲了半天，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你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他呐呐的说：“婉琳，你跟了我这么些年，二十几？二十三年的夫妻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爱不爱我？”“啊呀！”婉琳张大了眼睛，失声的叫，然后，她走过来，用手摸摸俊之的额角。“没发烧呀，”她自言自语的说：“怎么说些没头没脑的话呢！”“婉琳，”俊之忍耐的，继续的说：“我很少和你谈话，你平常一定很寂寞。”“怎么的呀！”婉琳扭捏起来了。“我并没有怪你不和我谈话呀！老夫老妻了，还有什么好谈呢？寂寞？家里事也够忙的，有什么寂寞呢？我不过喜欢嘴里叫叫罢了，我知道你和孩子们都各忙各的，我叫叫，也只是叫叫而已，没什么意思的。你这样当件正经事似的来问我，别让孩子们听了笑话吧！”

“婉琳，”他奇怪的望着她，越来越不解，这就是和他共同生活了二十三年的女人吗？“你真的不觉得，婚姻生活里，包括彼此的了解和永不停止的爱情吗？你有没有想过，我需要些什么？”婉琳手足失措

了。她看出俊之面色的郑重。

“你需要的，我不是每天都给你准备得好妹的吗？早上你爱吃豆浆，我总叫张妈去给你买，你喜欢烧饼油条，我也常常叫张妈买，只是这些日子我不大包饺子给你吃，因为你总不在家吃饭……”“婉琳！”俊之打断了她。“我指的不是这些！”

“你……你还需要什么？”婉琳有些嗫嚅。“其实，你要什么，你交代一声不就行了？我总会叫张妈去买的！要不然，我就自己去给你办！”“不是买得来的东西，婉琳。”他蹙紧了眉头。“你有没有想过心灵上的问题？”“心灵？”婉琳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微张着嘴，她看来又笨拙又痴呆。“心灵怎么了？”她困惑的问：“我在电视上看过讨论心灵的节目，像奇幻人间啦，我……我知道，心灵是很奇妙的事情。”俊之注视了婉琳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闭着嘴，他只是深深的、深深的看着她。心里逐渐涌起一阵难言的、铭心刻骨般的哀伤。这哀伤对他像一阵浪潮般淹过来，蛰蛰蛰蛰过来……他觉得快被这股浪潮所吞噬了。他眼前模糊了，一个女人，一个和他共同生活了二十三年的女人！二十三年来，他们同衾共枕，他们制造生命，他们生活在一个屋顶底下。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陌生的两个人！代沟！雨秋常用代沟两个字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天，他和婉琳，不是代沟，沟还可以跳过去，再宽的沟也可搭座桥梁，他和婉琳之间，却有一个汪洋大海啊！“俊之，俊之，”婉琳喊：“你怎么脸色发青？眼睛发直？你准是中了暑，所以尽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台湾这个天气，说热就热，我去把卧室里冷气开开，你去躺一躺吧！”

“用不着，我很好，”俊之摇摇头，站起身来。“我不想睡了，我要去书房办点事。”

“你不是一夜没睡吗？”婉琳追着问。

“我可以在沙发上躺躺。”

“你真的没有不舒服吗？”婉琳担忧的。“要不要我叫张妈去买点八卦丹？”“不用，什么都不用！”他走到客厅门口，忽然，他又回过头来。“还有一句话，婉琳，”他说：“当初你为什么在那么多追求者中，选择了我？”

“哎呀！”婉琳笑着。“你今天怎么尽翻老帐呢？”

“你说说看！”他追问着。

“说出来你又要笑。”婉琳笑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拿你的八字去算过，根据紫微斗数，你命中注定，一定会大发，你瞧，算命的没错吧，当初的那一群人里，就是你混得最好，亏得没有选别人！”

“哦！”他拉长声音哦了一句。然后，转过身子，他走了。走出客厅，他走进了自己的书房里，关上房门，他默默的在书桌前坐了下来。他坐着，一直坐着，沉思着，一直沉思着。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对面墙上，挂着的那张《浪花》，雨秋的浪花，用手托着下巴，他对那张画出神的凝视着。半晌，他走到酒柜边，倒了一杯酒，折回到书桌前面，啜着酒，他继续他的沉思。终于，他拿起电话听筒，拨了雨秋的代码。

雨秋接电话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睡意。

“喂？哪一位？”“雨秋，”他说：“我必须打这个电话给你，因为我要告诉你，你错了。”“俊之，”雨秋有点愕然。“你到现在还没睡觉吗？”

“睡觉是小问题，我要告诉你，你完全错了。”他清晰的、稳重的、一字一字的说：“让我告诉你，在我以往的生命里，从来没有获得过幸福，所以，我如何去破坏幸福？如何破坏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俊之！”她低声喊：“你这样说，岂不残忍？”

“是残忍，”他说：“我现在才知道，我一直生活在这份残忍里。再有，我不准备再付出任何的虚伪，我必须面对我的真实，你——”他加强了语气。“也是！”

“俊之。”她低语。“你醒醒吧！”

“我是醒了，睡了这么多年，我好不容易才醒了！雨秋，让我们一起来面对真实吧！你不是个弱者，别让我做一个懦夫！行吗？”雨秋默默不语。“雨秋！”他喊。“你在听吗？”

“是的。”雨秋微微带点儿哽塞。“你不应该被我所传染，你不应该卷进我的浪花里，你不应该做一个叛徒！”

“我早已卷进了你的浪花里。”他说。“从第一次见到那张画开始。雨秋，我早已卷进去了。”他抬眼，望着墙上的画。“而且，我永不逃避，永不虚伪，永不出卖真实！雨秋，”他低语：“你说，幸福在呼唤我，我听到幸福的声音，却来自你处！”说完，他立即挂断了电话。

伫立片刻，他对那张《浪花》缓缓的举了举杯，说了声：

“干杯吧！”他一口气喝干了自己的杯子。

浪花 10

一连两个星期左右的期终考，忙得珮柔和子健都晕头转向，教授们就不肯联合起来，把科目集中在两三天之内考完，有的要提前考，有的要延后考，有的教授，又喜欢弄一篇论文或报告来代替考试，结果学生要花加倍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但是，无论如何，总算是放暑假了。

早上，珮柔已经计划好了，今天无论如何要去找江苇，为了考试，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看到他了。江苇，他一定又在那儿暴跳如雷，乱发脾气。奇怪，她平常也是心高气傲的，不肯受一点儿委屈，不能忍耐一句重话，只是对于江苇，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的倔强，他的孤高，他的坏脾气，他的任性，他的命令的语气……对她都是可爱的，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她没办法，别的男性在她面前已如粪土，江苇，却是一座永远屹立不倒的山峰。

下楼吃早餐的时候，早餐桌上既没有父亲，也没有子健，只有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那儿发愣。一份还没打开的报纸，平放在餐桌上，张妈精心准备的小菜点心，和那特意为父亲买的豆浆油条，都在桌上原封未动。珮柔知道，子健近来正和秦雨秋的那个外甥女儿打得火热，刚放暑假，他当然不肯待在家里。父亲呢？她心里低叹了一声，秦雨秋#####你如果真像外传的那样洒脱不羁，像你的画表现的那么有思想和深度，你就该鼓励那个丈夫，回到家庭里来呵！

一时间，她对母亲那孤独的影子，感到一份强烈的同情和歉意，由于这份同情和歉意，使她把平日对母亲所有的那种反感及无奈，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妈妈，总之是妈妈，她虽然唠叨一点，虽然不能了解你，虽然心胸狭窄一些，但她总是妈妈！一个为家庭付出了全部精力与心思的女人！珮柔轻蹙了一下眉，奇怪，她对母亲的尊敬少，却对她的怜悯多。她甚至常常怀疑，像母亲这种个性，怎会有她这样的女儿？

“妈！”珮柔喊了一声，由于那份同情和怜悯，她的声音就充满了爱与温柔。“都一早就出去了么？”她故作轻快的说：“爸爸最近的工作忙得要命，云涛的生意实在太好。哥哥忙着谈恋爱，我来陪你吃饭吧！”

婉琳抬眼看了女儿一眼。眼神里没有慈祥，没有温柔，却充满了批判和不满。“你！”她没好气的说：“你人在这儿，心还不是在外面，穿得这么漂亮，你不急着出门才怪呢！你为什么把裙子穿得这么短？现在的女孩子，连羞耻心都没有了，难道要靠大腿来吸引男人吗？我们这种家庭……”

“妈妈！”珮柔愕然的说：“你在说些什么呀？我的裙子并不短，现在迷你裙是流行，我比一般女孩子都穿得长了，你到西门町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就看不惯你们露着大腿的那副骚样子！怪不得徐中豪不来了呢，大概就被你这种大胆作风给吓跑了？”“妈！”珮柔皱紧了眉头。“请你不要再提徐中豪好不好？我跟你讲过几百遍了，我不喜欢那个徐中豪，从他的头发到他的脚尖，从他的思想到他的谈吐，我完全不喜欢！”

“人家的家世多好，父亲是橡胶公司的董事长……”

“我不会嫁给他的家世！也不能嫁给他的橡胶对不对？”珮柔开始冒火了，声音就不自禁的提高了起来：“我不喜欢徐中豪，你懂吗？”“那么#你干嘛和人家玩呢？”

“哦，”珮柔张大了眼睛。“只要和我玩过的男孩子，我就该嫁给他是不是？那么#我头一个该嫁给哥

哥！”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怪话呀！”婉琳气得脸发青。

“因为你从头到尾在说些莫名其妙的怪话，”珮柔瞪着眼睛。几分钟前，对母亲所有的 那份同情与怜悯，都在一刹那间消失无踪。“所以，我只好和你说怪话！好了，你弄得我一点胃口也没有了，早饭也不吃了，让你一个人吃吧！”抓起桌上的报纸，她往客厅跑去。

“你跑！你排排排排排”婉琳追在后面嚷：“你等不及的想跑出去追男孩子！” “妈！”珮柔站定了，她的眉毛眼睛都直了，愤怒的感觉像一把燎原的大火，从她胸腔里迅速的往外冒。“是的，”她点点头，打鼻孔里重重的出着气。“我要出去追男孩子，怎么样？” “啊呀！”婉琳嚷着，下巴上的双下巴哆嗦着，她眼里浮起了泪光。“这是你说的 呢！这是你说的！瞧瞧，我到底是你妈，你居然用这种态度对我，就算我是个老妈子，就算 是对张妈，你们都客客气气的。但是，对我，丈夫也好，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都可以对我大吼大叫，我……挝挝挝挝在这家庭里，还有什么地位？”她抽出小手帕，开始呜呜咽咽的 哭泣起来。珮柔的心软了，无可奈何了，心灰气丧了，她走过去，把手温柔的放在母亲肩 上，长叹了一口气。

“妈妈，你别难过。”她勉强的说：“我叫张妈准备一桌菜，你去约张妈妈、杜妈妈她 们来家里，打一桌麻将散散心吧，不要整天关在家里乱操心了。”

“这么说……”婉琳啜嚅着。“你还是要出去。”

“对不起，妈，”她歉然的说：“我非出去不可。”

就是这样，非出去不可！一清早，俊之说他非出去不可，然后，子健说他非出去不可， 现在，轮到珮柔非出去不可。惟一能够不出去的，只有她自己。婉琳萧索的跌坐在沙发里， 呆了。珮柔站在那儿，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马上出去，于心不忍，留在这儿，等 于是受苦刑。正在这尴尬当儿，张妈走进来说：“小姐，有位先生找你！”

准是徐中豪，考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他就对她说了，一放假就要来找她。她没好气的说：

“张妈，告诉他我不在家！”

“太迟了！”一个声音静静的接了口：“人已经进来了！”

珮柔的心脏一下子跳到了喉咙口，她对门口看过去，深吸了一口气，江苇！他正站在门 口，挺立于夏日的阳光之中。他穿着件短袖的蓝色衬衫，一条牛仔裤，这已经是他最整齐的 打扮。他的浓发仍然是乱蓬蓬的垂在额前，一股桀骜不驯的样子。他那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 皮肤，在阳光下发亮，他额上有着汗珠，嘴角紧闭着，眼光是阴郁的、热烈的、紧紧的盯着 她。珮柔喘口气，喊了一声：

“江苇！”冲到门前，她打开玻璃门，急促而有些紧张的说：

“你……你怎么来了？进……进来吧！江苇，你——见见我妈妈。”江苇跨进了客厅， 扑面而来的冷

气，使他不自觉的耸了耸肩。珮柔相当的心慌意乱，实在没料到，他真会闯了来，更没料到，是这个时间，他应该在修车厂工作的，显然，他请假了。他就是这样子，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根本料不到，他就是这样子，我行我素而又不管后果。她转头看着母亲，由于太意外，太突然，又太紧张，她的脸色显得相当苍白。

“妈，”她有些困难的说：“这是江苇，我的朋友。”她回头很快的扫了江苇一眼：“江苇，这是我妈。”

婉琳张大了眼睛，瞪视着这个江苇，那浓眉，那乱发，那阴郁的眼神，那高大结实的身材，那褐色的皮肤，那毫不正式的服装，以及那股扑面而来的、刺鼻的“江苇”味！天哪，这是个野人！珮柔从什么地方，去认识了这样的野人呀！她呆住了。江苇向前跨了一步，既然来了，他早就准备面对现实。他早已想突破这“侯门”深谿谿几许的感觉，他是珮柔的男朋友，他必须面对她的家庭，他倒要看看，珮柔的父母，是怎样三头六臂的人物？为什么珮柔迟迟不肯让他露面？他盯着婉琳，那胖胖的脸庞，胖胖的身材，细挑眉，白皮肤，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只是，那眼光，如此怪异，如此惊恐，她没见过像自己这种人吗？她以为自己是来自太空的怪物吗？无论如何，她是珮柔的母亲！于是，他弯了弯腰，很恭敬的说了一声：“伯母，您好。”婉琳慌乱的点了点头，立刻把眼光调到珮柔身上。

“珮柔，你——你——”她结舌的说：“你这朋友，家住在哪儿呀？”“我住在和平东路。”江苇立刻说，自动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租来的房子，一小间，木板搭的，大概只有这客厅三分之一大。”他笑笑，露了露牙齿，颇带嘲弄性的。“反正单身汉，已经很舒服了。”婉琳听得迷迷糊糊，心里只觉得一百二十个不对劲。她又转向珮柔。“珮柔，你——你这朋友在那儿读书呀？”

“没读书，”江苇又接了口：“伯母，您有什么话，可以直接问我。”“哦！”婉琳的眼睛张得更大了，这男孩子怎么如此放肆呢？他身上颇有股危险的、让人害怕的、令人紧张的东西。她忽然脑中一闪，想起珮柔说过的话，她要交一个逃犯！天哪！这可能真是个逃犯呢！说不定是什么杀人犯呢！她上上下下的看他，越看越像，心里就越来越嘀咕。

“我没有读书，”江苇继续说，尽量想坦白自己。“读到高中就没有读了，服过兵役以后，我一直在做事。我父母早就去世了，一个人在社会上混，总要有一技谋身，所以，我学会了修汽车。从学徒干起，这些年，我一直在修车厂工作，假若您闻到汽油味的话，”他笑笑。“准是我身上的！我常说，汽油和我的血液都融在一起了，洗都洗不掉。”

“修……行行行行车厂？”婉琳惊愕得话都说不清楚了。“你……你的意思是说，你——你是个学机械的？你是工程师？”“工程师？”江苇爽朗的大笑。“伯母，我没那么好的资历，我也没正式学过机械，我说过，我只念过高中，大学都没进过，怎能当工程师？我只是一个技工而已。”

“技……技工是……是什么东西？”婉琳问。

“妈！”珮柔急了，她向前跨了一步，急急的解释。“江苇在修车厂当技师，那只是他工作的一部份，主要的，他是个作家，妈，你看过江苇的名字吗？常常在报上出现的，长江的江，芦苇的苇。”“珮柔！”江苇的语气变了，他严厉的说：“不要帮我掩饰，也不要让你母亲有错误的观念。我最恨的事情就是虚伪和欺骗！”“江苇！”珮柔苦恼的喊了一声。江苇！你！你这个直肠子的、倔强的浑球！你根本不知道我母亲是怎样的人？你不知道她有多现实，多虚伪！你一定要自取其辱吗？她望着江苇，后者也正瞪视着她。于是，她在江苇眼睛里，脸庞上，读出了一份最强烈的，最坦率的“真实”！这也就是他最初打动她的地方，不要虚伪，不要假面具，不要欺骗！“人生是奋斗，是挣扎，奋斗与挣扎难道是可耻的吗？”江苇的眼睛在对她说话，她迅速的回过头来了，面对着母亲。

“妈，让我坦白告诉你吧！江苇是我的男朋友！”

“哦，排排排。”婉琳张着嘴，瞪视着珮柔。

“江苇在修车厂做工，”珮柔继续说，口齿清楚，她决定把一切都坦白出来。“如果你不知道技工是什么东西，我可以解释给你听，就是修理汽车的工人。爸爸车子出了毛病，每次就由技工来修理，这，你懂了吧！江苇和一般幸福的年轻人不同，他幼失父母，必须自食其力，他靠当技工来维持生活，但他喜欢写作，所以，他也写作。”

技工？工人？修车的工人？婉琳的嘴越张越大，眼睛也越瞪越大。工人？她的女儿和一个工人交朋友？这比和逃犯交朋友还要可怕！逃犯不见得出身贫贱，这江苇却出身贫贱！哦哦，她不反对贫贱的人交朋友，却不能和珮柔交朋友！那是耻辱！“伯母，您不要惊奇，”那个“江苇”开了口。“我之所以来您家拜访，是因为我和珮柔相爱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应该瞒您的事情……”“相爱？”婉琳终于尖叫了起来，她转向珮柔，尖声的喊了一句：“珮柔？”珮柔静静的望着母亲。

“是真的，妈妈。”她低语。

哦，排排排！上帝！老天！如来佛！耶稣基督！观世音救苦救难活菩萨！婉琳心里一阵乱喊，就差喇嘛教和回教的神灵，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喊。然后，她跳起来，满屋子乱转，想想看，想想看，这事该怎么办？要命！偏偏俊之又不在家！她站定了，望着那“工人”，江苇也正奇怪的看着她，她在干什么？满屋子转得像个风车？

婉琳咬咬牙，心里有了主意，她转头对珮柔说：

“珮柔，你到楼上去！我要和你的男朋友单独谈谈！”

珮柔用一对充满戒意的眸子望着母亲，摇了摇头。

“不！”她坚定的说：“我不走开！你有什么话，当我的面谈！”“珮柔！”婉琳皱紧眉头：“我要你

上楼去！”

“我不！”珮柔固执的。

“珮柔，”江苇开了口，他的眼光温柔而热烈的落在她脸上，他的眼里有着坚定的信念，固执的深情，和温和的鼓励。“你上楼去吧，我也愿意和你母亲单独谈谈！”

珮柔担忧的看着他，轻轻的叫了一声：

“江苇！”“你放心，珮柔，”江苇说：“我会心平气和的。”

珮柔再看了母亲一眼，又看看江苇，她点点头，低声的说了一句：“你们谈完了就叫 我！”

“谈完了当然会叫你的！”婉琳说，她已平静下来，而且胸有成竹了。珮柔看到母亲的 脸色已和缓了，心里就略略的放了点心。反正，江苇会应慨拧她想。反正，事已临头，她只 好任它发展。反正，全世界的力量，也阻止不了她爱江苇！谈吧！让他们谈吧！她转身走出 了客厅。

确定珮柔已经走开了，婉琳开了口：

“江先生，你抽烟吗？”她递上烟盒。“哦，我自己有。”江苇慌忙说，怎么，她忽然 变得这样客气？他掏出香烟，燃上了一支，望着婉琳。“伯母，您叫我名字吧，江苇。”婉 琳笑了笑，显得有些莫测高深起来。她自己心里，第一次发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她要保护珮 柔！她那娇滴档的，只会做梦，不知人心险恶的小女儿！

“江先生，你怎么认识珮柔的？”她温和的问。

“排拧”江苇高兴了起来，谈珮柔，是他最高兴的事，每一件回忆都是甜蜜的，每一个 片段都是醉人的。“是这样，我的一个朋友是珮柔的同学，有一次，他们开舞会，把我也拖 去了，那已经是去年秋天的事了。珮柔知道我是江苇，她凑巧刚在报上看过我一篇小说，我 们就聊起来了，越聊越投机，后来，就成了好朋友。”“珮柔的那个同学当然对珮柔的家庭 很清楚了？”她问。

“当然。”江苇不解的看着她。“珮柔的父亲，是云痰的创办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事。”

果然，不出所料！婉琳立即垮下脸来。

“好了，江先生，”她冷冰冰的说：“你可以把来意说说清楚了！”“来意？”江苇蹙 紧眉头：“伯母，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来意非常单纯，我爱珮柔，我不愿意和她偷偷摸摸的 相恋，我愿意正大光明的交往，您是珮柔的母亲，我就应该来拜访您！”

“哼！”婉琳冷笑了。“如果珮柔的父亲，不是云痰的老板，你也会追求珮柔吗？”江 苇惊跳了起来，勃然变色。“伯母，你是什么意思？”他瞪大眼睛问，一股恶狠狠的样子。 婉琳害怕了，这“工人”相当凶狠呢，看样子不简单，还是把问题快快的解决了好。

“江先生，”她很快的说：“我们就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你在珮柔身上也下了不少工 夫，你需要钱用，

一切我都心里有数，你就开个价钱吧！”江苇的眼睛瞪得那么大，那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跳了出来，他的呼吸急促而沉重，那宽阔的胸腔在剧烈的起伏着，他的脸色在一刹那间变得铁青。浓眉直竖，样子十分狰狞。他的身子俯近了婉琳，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我不要你的臭钱，我要的是珮柔！你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来敲诈你的！你昏了头了！你别逼我骂出粗话来！”“哎哟！”婉琳慌忙跳开。“有话好好说，你可别动粗！要钱，我们好商量。我们这种家庭，是经不得出丑的，你心里也有数，如果你想娶珮柔，你的野心就太大了，她再无知，也不会嫁给一个工人，我和她父亲，也不会允许家里出这种丑，丢这种人！我们总还要在这社会里混下去呀！你别引诱珮柔了，她还是小孩子呢！她也不会真心爱你的，她平日交往的，都是上流社会的大家子弟，她不过和你玩玩而已。你真和她出双入对，你叫她怎么做人？她的朋友、父母、亲戚都会看不起她了！你说吧！多少钱你肯放手，我们付钱！你开价钱出来吧，只要不是狮子大开口，我们一定付，好不好？”

江苇怔了，婉琳这篇话，像是无数的鞭子，对他的自尊没头没脑的乱抽过来，他怔了几秒钟，接着，他抛下烟蒂，一拍桌子，他大叫：“去你们的上流社会！滚你们的上流社会！你们是一群麻木不仁的伪君子！你们懂得感情吗？懂得人心吗？懂得爱吗？多少钱？多少钱可以出卖爱情？哈哈！可笑！你的女儿是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我这个下等流氓不配惹她，是不是？好，我走！我不再惹你的女儿！你去给她配一个上流社会的大家子弟，看看她是不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他往门口冲去，回过头来，他又狂叫了一句：“省省你的臭钱吧！我真倒了楣，走进这样一幢房子里来，我洗上三天三夜，也洗不干净我被你弄脏了的灵魂！”他冲出玻璃门，像闪电一般，他迅速的跑过院子，砰然一声阖上大门，像一阵狂飙般，卷得无影无踪了。

婉琳愣在那儿了，吓得直发抖，嘴里喃喃的说：

“疯子，疯子，根本是个疯子！”

珮柔听到了吼叫声，她冲进客厅里来了，看不到江苇，她就发狂般的喊了起来：“江苇！江苇！”冲出院子，她直冲向大门，不住口的狂喊：“江苇！江苇！”

婉琳追到门口来，也叫着：

“珮柔！珮柔！你回来，你别喊了，他已经走掉了！他像个疯子一样跑掉了！”珮柔折回到母亲面前，她满面泪痕，狂野的叫：

“妈妈！你对他说了些什么？告诉我，你对他说了些什么？”

“他是疯子，”婉琳余悸未消，仍然哆嗦着。“根本是个疯子，幸好给妈把他赶走了！珮柔，你千万不能惹这种疯子…”“妈妈！”珮柔狂喊：“你对他说了些什么？告诉我！你对他说了些什么？”珮柔那泪痕遍布的面庞，那撕裂般的声音，那发疯般的焦灼，把婉琳又给吓住了，她呐呐的说：

“也没说什么，我只想给你解决问题，我也没亏待他呀，我说给他钱，随他开价，这…照照照照还能怎

样？珮柔，你总不至于傻得和这种下等人认真吧？”

珮柔觉得眼前一阵发黑，顿时天旋地转，她用手扶着沙发，脸色惨白，泪水像崩溃的河堤般奔泻下来，她闭上眼睛，喘息着，低档的，咬牙切齿的说：

“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伤害他？这样侮辱他？妈妈，我恨你！我汉汉汉汉汉你！”张开眼睛来，她又狂叫了一句：“汉汉你！”喊完，她像个负伤的野兽般，对门外冲了出去。婉琳吓傻了，她追在后面叫：“珮柔！珮柔！你到哪里去？”

“我走了！”珮柔边哭边喊边跑：“汉再也不回来了！我恨这个家，我宁愿我是个孤儿！”她冲出大门，不见人影了。

婉琳尖叫起来：“张妈！张妈！追她去！”

张妈追到门口，回过头来：

“太太，小姐已经看不到影子了！”

“哦！”婉琳跌坐在沙发中，蒙头大哭。“我做了些什么？我还不是都为了她好！哎哟，我怎么这样苦命呀！怎么生了这样的女儿呀！”“太太，”张妈焦灼的在围裙里擦着手，她在这个家庭中已待了十几年了，几乎是把珮柔带大的。“你先别哭吧！打电话给先生，把小姐追回来要紧！”

“让她去死”婉琳哭着叫。“让她去死！”

“太太，”张妈说：“小姐个性强，她是真的可能不再回来了。”婉琳愕然了，忘了哭泣，张大了嘴，吓愣在那儿了。

浪花 11

晚上，江苇踏着疲倦的步子，半醉的，蹒跚的，东倒西歪的走进了自己的小屋。一整天，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的，依稀仿佛，他曾游荡过，大街小巷，他盲目的走了又走，几乎走了一整天。脑子里，只是不断的回荡着婉琳对他说过的话：“…你别引诱珮柔了，她还是小孩子呢！她也不会真心爱你的，她平日交往的，都是上流社会的大家子弟，她不过和你玩玩而已。你真和她出双入对，你叫她怎么做人？她的朋友、

父母、亲戚都会看不起她了！你说吧，多少钱你肯放手？… “… 如果你想娶珮柔，你的野心就太大了。她再无 知，也不会嫁给一个工人！… 我们家里，不允许出这种丑，丢这种人… 他知道了，这就是珮柔的家庭，所以，珮柔不愿他在她家庭中露面，她也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和她的母亲一样，她也有那种根深柢固，对于他出身贫贱的鄙视！所以，他只能做她的地下情人！所以，她不愿和他出入公开场合！不愿带他走入她的社交圈。所以，她总要掩饰他是一个工人的事实，“作家”，“作家”，“作家”！她要在他母亲面前称他为“作家”！“作家”就比“工人”高贵了？一个出卖劳力与技术，一个出卖文字与思想，在天平上不是相当的吗？伪君子，伪君子，都是一群伪君子！包括珮柔在内。

他是生气了，愤怒了，受伤了。短短的一段拜访，他已经觉得自己被凌迟了，被宰割了。当他在大街小巷中无目的的行走与狂奔时，他脑子里就如万马奔腾般掠过许多思想，许多回忆。童年的坎坷，命运的折磨，贫困的压迫……不能倒下去，不能倒下去，不能倒下去！要站起来，要奋斗，要努力，要力争上游！他念书，他工作，他付出比任何一些年轻人更多的挣扎，遭遇过无数的打击。他毕竟没有倒下去。但是，为什么要遇到珮柔？为什么偏偏遇到珮柔？她说对了，他应该找一个和他一样经过风浪和打击的女孩，那么，这女孩最起码不会以他为耻辱，最起码不会鄙视他，伤害他！

人类最不能受伤害的是感情和自尊，人类最脆弱的地方也是感情与自尊。江苇，他被击倒了，生平第一次，他被击倒了。或者，由于经过了太多的折磨，他的骄傲就比一般人更强烈，他骄傲自己没被命运所打倒，他骄傲自己没有堕落，没有毁灭，他骄傲自己站得稳，站得直。可是，现在，他还有什么骄傲？他以为他得到了一个了解他、欣赏他、爱他的女孩子，他把全心灵的热情都倾注在这女孩的身上。可是，她带给了他什么？一星期不露面，一星期刻骨的相思，她可曾重视过？他必须闯上去，必须找到她——然后，他找到了一份世界上最残忍的现实，江苇，江苇，你不是风浪里挺立的巨石，你只是一棵被践踏的、卑微的小草，你配不上那朵暖室里培育着的、高贵的花朵，江苇，江苇，你醒醒吧！睁开眼睛来，看清楚你自己，看清楚这个世界！

他充满了仇恨，他恨这世界，他恨那个高贵的家庭，他恨珮柔父母，他也恨珮柔！他更恨他自己！他全恨，恨不得把地球打碎，恨不得杀人放火。但是，他没有打碎地球，也没有杀人放火，只是走进一家小饭店，把自己灌得半醉。

现在，他回到了“家里”，回到了他的“小木屋”里。

一进门，他就怔住了。珮柔正坐在他的书桌前面，头伏在书桌上，一动也不动。猛然间，他的心狂跳起来，一个念头像闪电般从他脑海里掠过：她自杀了！他扑过去，酒醒了一大半，抓住珮柔的肩膀，他疯狂的摇撼她，一叠连声的喊着：“珮柔！iiii！”

珮柔一动，睁开眼睛来。天！她没事，她只是太疲倦而睡着了。江苇松出一口长气来，一旦担忧消失，

他的怒火和仇恨就又抬头了，他瞪着她：

“你来干什么？你不怕我这简陋的房子玷污了你高贵的身子吗？你不怕我这个下等人影响了你上流社会的清高吗？你来干什么？”珮柔软弱的，精神恍惚的望着他。她已经在这间小房子里等了他一整天，她哭过，担忧过，颤栗过，祈祷过……一整天，她没有吃一口东西，没有喝一口水，只是疯狂般的等待，等热热热热取等待得要发狂，等热得要发疯，等待得要死去！她满屋子兜圈子，她在心中反复呼唤着他的名字，她咬自己的手指、嘴唇，在稿纸上涂写着乱七八糟的句子。最后，她太累了，太弱了，伏在桌子上，她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终于，他回来了！终于，她见到他了！可是，他在说些什么？她听着那些句子，一时间，捉不住句子的意义，她只是恍恍惚惚的看着他。然后，她回过味来，她懂了，他在骂她，他在指责她！他在讽刺她！

“江苇，”她挣扎着，费力的和自己的软弱及眼泪作战。“请你不要生气，不要把对妈妈的怒气迁怒到我身上！我来了，等了你一整天，我已经放弃了我的家庭……”

“谁叫你来的？”江苇愤怒的嚷。完全失去了理智，完全口不择言：“谁请你来的？你高贵，你上流，你是千金之躯，你为什么跑到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间里来？尤其，是一个下等人的房里？为什么？你难道不知羞耻吗？你难道不顾身分吗？”

珮柔呆了，昏了，震惊而颤栗了。她瞪视着江苇，那恶狠狠的眼睛，那凶暴的神情，那残忍的语句，那扑鼻而来的酒气……这是江苇吗？这是她刻骨铭心般爱着的江苇吗？这是她抛弃家庭，背叛父母，追到这儿来投奔的男人吗？她的嘴唇抖颤着，站起身来，她软弱的扶着椅子：

“江苇！”她重重的抽着气：“你不要欺侮人，你不要这样没良心……“良心？”江苇对她大吼了一句：“良心是什么东西！良心值多少钱一斤？我没良心，你有良心！你拿我当玩具，当你的消遣品？你有的是高贵的男朋友，我只是你生活上的调剂品！你看不起我，你认为我卑贱，见不得人，只能藏在你生活的阴影里……“江苇！”她喘着气，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沿着面颊奔流。“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我什么时候认为你卑贱，见不得人？我什么时候把你当消遣品？如果我除了你还有别的男朋友，让我不得好死！”“用不着发誓，”他冷酷的摇头。“用不着发誓！高贵的小姐，你来错地方了，你走错房间了！你离开吧，回到你那豪华的、上流的家庭里去！去找一个配得上你的大家子弟！去吧！马上去！”珮柔惊愕的凝视着他，又急，又气，又悲，又怒，又伤心，又绝望……她的手握紧了椅背，椅子上有一根突出的钉子，她不管，她抓紧那钉子，让它深陷进她的肌肉里，血慢慢的沁了出来，那疼痛的感觉一直刺进她内心深处，她的江苇！她的江苇只是个血淋淋的刽子手！只为了在母亲那儿受了气，他就不惜把她剁成碎片！她终于大声的叫了出来：

“江苇！我认得你了！我认得你了！我总算认得你了！你这个人面兽心的混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禽

兽！你这个卑鄙下流的……”“啪！”的一声，江苇重重的抽了她一个耳光，她站立不住，踉跄着连退了两三步，一直退到墙边，靠在墙上，眼泪像雨一般的滚下来，眼前的一切，完全是水雾中的影子，一片朦胧，一片模糊。耳中，仍然响着江苇的声音，那沉痛的、受伤的、愤怒的声音：“我是人面兽心，我是卑鄙下流！你认清楚了，很好###！我白天去你家里讨骂挨，晚上回自己家里，还要等着你来骂！我江苇，是倒了几百辈子的楣？既然你已经认清楚我了，既然连你都说我是人面兽心，卑鄙下流，”他大叫：“怪不得你母亲会把我当成敲诈犯！”

不不！珮柔心里在喊着，在挣扎着。不不，江苇，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要争吵，不不！不是这样的，我不想说那些话，打死我，我也不该说那些话。不不！江苇，我不是来骂你，我是来投奔你！不不，江苇，让我们好好谈，让我们平心静气谈……她心里在不断的诉说。可是，嘴里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很好#”江苇仍然在狂喊，愤怒、暴躁、而负伤的狂喊：“既然你已经认清楚了我，我也已经认清楚了你！贺珮柔，”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你根本不值得我爱！你这个肤浅无知的阔小姐，你这个毫无思想，毫无深度的女人！你根本不值得我爱你！”珮柔张大了眼睛，泪已经流尽了，再也没有眼泪了。你！江苇，你这个残忍的、膊膊膊膊忍的混蛋！她闭了闭眼睛，心里像在燃烧着一盆熊熊的火，这火将要把她烧成灰烬，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挣扎着说：

“我……我们算是白认识了一场！没想到，我在这儿等了一整天，等来的是侮辱和耳光！生平，这是我第一次挨打，我不会待在这儿等第二次！”她提高了声音：“让开！我走了！永不再来了！”“没有人留你！”他大吼着：“没有人阻止你，也没有人请你来……”她点点头，走向门口，步履是歪斜不整的，他退向一边，没有拦阻的意思，她把手放在门柄上，打开门的那一刹那，她心中像被刀剐一般的疼痛，这一去，不会再回来了，这一去，又将走向何方？家？家是已经没有了！爱情，爱情也没有了。她跨出了门，夏夜的晚风迎面而来，小弄里的街灯冷冷的站着，四面渺无人影。她机械化的迈着步子，听到关门的声音在她身后砰然阖拢，她眼前一阵发黑，用手扶着电线杆，整日的饥饿、疲倦、悲痛，和绝望在一瞬间，像个大网一般对她当头罩下，她身子一软，倒了下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眼看珮柔走出去，江苇心里的怒火依然狂炽，但她真走了，他像是整个人都被撕裂了，赶到门边，他泄愤般的把门砰然关上。在狂怒与悲愤中，他走到桌子前面，一眼看到桌上的稿纸，被珮柔涂了个乱七八糟，他拿起稿纸，正想撕掉，却本能念到了上面横七竖八写着的句子：

“江苇，我爱你，江苇，我爱你，江苇，我爱你，江苇，我爱你……”几百个江苇，几百个我爱你，他拿着稿纸，头昏目眩，冷汗从额上滚滚而下，用手扶着椅子，他摇摇头，想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椅背上潮湿的，他摊开手心，一手的血！她自杀了！她割了腕！他的心狂跳，再也没有思考的余地，再也没有犹豫的心情，他狂奔到门口，打开大门，他大喊：

“珮柔！珮柔！珮…”

他的声音停了，因为，他一眼看到了珮柔，倒在距离门口几步路的电线杆下。他的心猛然一下子沉进了地底，冷汗从背脊上直冒出来。他赶过去，俯下身子，他把她一把从地上抱了起来，街灯那昏黄的、暗淡的光线，投在她的脸上，她双目紧阖着，面颊上毫无血色。他颤抖了，惊吓了，觉得自己整个人已经被撕成了碎片，磨成了粉，烧成了灰，痛楚从他心中往外扩散。一刹那间，他简直不知道心之所之，身之所在。“珮柔！珮柔！珮柔。”他哑声低唤，她躺在他怀里，显得那样小，那样柔弱，那惨白的面颊被地上的泥土弄脏了。他咬紧了嘴唇，上帝，让她好好的，老天，让她好好的，只要她醒过来，他什么都肯做，他愿意为她死！他抱着她，一步步走回小屋里，把她平放在床上，他立即去检查她手上的伤口，那伤口又深又长，显然当她踉跄后退时，那钉子已整个划过了她的皮肤，那伤口从手心一直延长到手指，一条深深的血痕。他抽了口冷气，闭上眼睛，觉得五脏六腑都翻搅着，剧烈的抽痛着，一直抽痛到他的四肢。他仆下身子，把嘴唇压在她的唇上，那嘴唇如此冷冰冰的，他惊跳起来，她死了！他想，用手试试她的鼻息，哦，上帝，她还活着。上帝！让她好好的吧！奔进洗手间，他弄了一条冷毛巾来，把毛巾压在她额上，他扑打她的面颊，掐她的人中，然后，他开始发疯般的呼唤她的名字：“珮柔！珮柔！珮柔！请你醒过来，珮柔！求你醒过来！只要你醒过来，我发誓永远不再和你发脾气，我要照顾你，爱护你，一直到老，到死，珮柔，你醒醒吧，你醒醒吧，你醒来骂人打人都可以，只要你醒来！”

她躺在那儿，毫无动静，毫无生气。他甩甩头，不行！自己必须冷静下来，只有冷静下来，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他默然片刻，然后，他发现她手上的伤口还在滴血，而且，那伤口上面沾满了泥土。不行！如果不消毒，一定会发炎，家里竟连消炎粉都没有，他跺脚，用手重重的敲着自己的脑袋。于是，他想起浴室里有一瓶碘酒。不管了，碘酒最起码可以消毒，他奔进去找到了碘酒和药棉，走到床边，他跪在床前面，把她的手平放在床上，然后，用整瓶碘酒倒上去，他这样一蛮干，那碘酒在伤口所引起的烧灼般的痛楚，竟把珮柔弄醒了，她呻吟着，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挣扎的低喊：

“不要！腾腾腾腾腾！”

江苇又惊喜，又悲痛，又刻骨铭心的自疚着，他仆过去看她，用手握着她的下巴，他语无伦次的说：

“珮柔，你醒来！珮柔，你原谅我！珮柔，我宁愿死一百次，不要你受一点点伤害！珮柔，我这么粗鲁，这么横暴，这么误解你，我怎么值得你爱？怎么值得？珮柔，iiii柔？”他发现她眼光发直，她并没有真正醒来，他用力的摇撼着她。“珮柔！你看我！”他大喊。

珮柔的眉头轻蹙了一下，她的神志在虚空中飘荡。她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只是不知道意义何在？她努力想集中思想，努力想使自己清醒过来，但她只觉得痛楚，屯屯屯屯楚……她辗转的摇着头：不要！腾腾

这样痛！腾腾腾腾勃！腾腾腾她的头奄然的侧向一边，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江苇眼看她再度晕过去，他知道情况比他想像中更加严重，接着，他发现她手上的伤口 被碘酒清洗过之后，竟那样深，他又抽了一口冷气，迅速的站起身来，他收集了家中所有的 钱，他要把她尽快的送到医院里去。

珮柔昏昏沉沉的躺着，那痛楚紧压在她胸口上，她喘不过气来，她挣扎又挣扎，就是喘 不过气来。模糊中，她觉得自己在车上颠簸，模糊中，她觉得被抱进了一间好亮好亮的房间里，那光线强烈的刺激着她，不要！腾腾腾腾腾腾她挣扎着，拚命挣扎。然后，她开始哭泣，不知道为什么而哭泣，一面哭着，一面脑子里映显出一个名字，一个又可恨又可爱的名字，她哭着，摇摆着她的头，挣扎着，然后，那名字终于冲口而出：“江苇！”这么一喊，当这名字终于从她内心深处冲出来，她醒了，她是真的醒了。于是，她发现江苇的脸正面对着她，那么苍白、憔悴、紧张、而焦灼的一张脸，他的眼睛直视着她，里面燃烧着痛楚的热情。她痛苦的摇摇头，想整理自己的思想，为什么江苇这样悲切的看着自己？为什么到处都是酒精与药水的味道？为什么她要躺在床上？她思想着，回忆着，然后，她“啊！”的一声轻呼，眼睛张大了。

“珮柔！”江苇迫切的喊了一声，紧握着她那只没有受伤的手。“你醒了吗？珮柔？”

她动了动身子，于是，她发现床边有个吊架，吊着个玻璃瓶，注射液正从一条皮管中通 向她的手腕。她稍一移动，江苇立刻按撞她的手。“别动，珮柔，医生在给你注射葡萄糖。”

她蹙着眉，凝视江苇。

“我在医院里？”她问。

“是的，ii。”他温柔的回答，从来没有如此温柔过。“医生说你可能要住几天院，因为你很软弱，你一直在出冷汗，一直在休克。”他用手指怜惜的抚摸她的面颊，他那粗糙的手指，带来的竟是如此醉人的温柔。眼泪涌进了她的眼眶。“我记得——”她喃喃的说：“你说你再也不要我了，你说……”

他用手轻轻的按撞了她的嘴唇。他的眼睛里布满了红丝，燃烧着一股令人心痛的深情和 歉疚。

“说那些话的那个混帐王八蛋已经死掉了！”他哑着喉咙说：“他喝多了酒，他鬼迷心 窍，他好歹不分，我已经杀掉了他，把他丢进阴沟里去了。从此，你会认得一个新的江苇，不发脾气，不任性，不乱骂人……他会用他整个生命来爱护你！”

泪滑下她的面颊。“你不会的，江苇。”她啜泣着说：“你永远改不掉你的坏脾气，你永远会生我的气，你一看不起我，你认为我是个娇生惯养的，无知而肤浅的女人。”

他用手敲打自己的头颅。

“那个混帐东西！”他咒骂着。

“你骂谁？”“骂我自己。”他俯向她。“珮柔！”他低声叫：“你了解我，你知道我，我生性梗直，

从不肯转圜，从不肯认输，从不肯低头，从不肯认错。可是……”他深深的凝视她，把她的手贴向自己的面颊，他的头低俯了下去，她只看到他乱发蓬松的头颅。但，一股温热的水流流过了她的手背，他的面颊潮湿了。她那样惊悸，那样震动，那样恐慌……她听到他的声音，低沉的、压抑的、痛楚的响了起来：“我认错了。珮柔，我对不起你。千言万语，现在都是白说，我只希望你知道，我爱你有多深，有多切，有多疯狂！我愿意死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如果能够弥补我昨晚犯的错误的話！”

她扬起睫毛，在满眼的水雾弥漫中，仰视着天花板上的灯光。啊，多么柔美的灯光，天已经亮了，黎明的光线，正从窗口蒙蒙透入。啊，多么美丽的黎明！这一生，她再也不能渴求什么了！这一生，她再也不能希冀听到更动人的言语了！她把手抽出来，轻轻的挽住那黑发的头，让他的头紧压在她的胸膛上。“带我离开这里！”她说：“我已经完全好了。”

“你没有好，”他颤栗着说：“医生说你好软弱，你需要注射生理食盐水和葡萄糖。”

“我不需要生理食盐水和葡萄糖，医生错了。”她轻语，声音幽柔如梦。她的手指温和的抚弄着他的乱发。“我所需要的，只是你的关怀，了解，和你的爱情。刚刚，你已经都给我了，我不再需要什么了。”他震动了一下，然后，他悄然的抬起头来，他那本来苍白的面颊现在涨红了，他的眼光像火焰，有着烧炙般的热力，他紧盯着她，然后，他低喊了一声：

“天哪！我拥有了一件全世界最珍贵的珍宝，而我，却差点砸碎了它！”他的嘴唇移下来，静静的贴在她的唇上。

一声门响，然后是屏风拉动的声音，这间病房，还有别的病人。护士小姐来了！但是，他不愿抬起头来，她也不愿放开他。在这一刹那，全世界对他们都不重要，都不存在。重要的只有彼此，存在的也只有彼此，他们差点儿失去了的“彼此”。他们不要分开，永远也不要分开。时间缓慢的流过去，来人却静悄悄的毫无声息。终于，她放开了他，抬起眼睛，她猛的一震，站在那儿的竟是贺俊之！他正默默的伫立着，深深的凝视着他们。

当珮柔出走，婉琳的电话打到云涛来的时候，正巧俊之在云涛。不止他在，雨秋也在。不止雨秋在，子健和晓妍都在。他们正在研究雨秋开画展的问题。晓妍的兴致比谁都高，跑出跑进的，她量尺寸，量大小，不停口的发表意见，哪张画应该挂那儿，哪张画该高，哪张画该低，哪张画该用灯光，哪张画不该用灯光。雨秋反而比较沉默，这次开画展，完全是在俊之的鼓励下进行的，俊之总是坚持的说：

“你的画，难得的是一份诗情，我必须把它正式介绍出来，我承认，对你，我可能有种近乎崇拜的热爱，对你的画，难免也有我自己的偏爱，可是，雨秋，开一次画展吧，让大家认识认识你的画！”晓妍更加热心，她狂热的喊：

“姨妈，你要开画展，你一定要开！因为你是一个画家，一个世界上最伟大最伟大的画家！你一定会一举成名！姨妈，你非开这个画展不可！”雨秋被说动了，她笑着问子健：

“子健，你认为呢？”“姨妈，这是个挑战，是不是？”子健说：“你一向是个接受挑战的女人！”“你们说服了我，”雨秋沉吟的。“我只怕，你们会鼓励了我的虚荣心，因为名与利，是无人不爱的。”

就这样，画展筹备起来了，俊之检查了雨秋十年来的作品，发现那数量简直惊人。他主张从水彩到油画，从素描到抽象画，都一齐展出。因为，雨秋每个时期所热中的素材不同，所以，她的画，有铅笔，有水彩，有粉画，有油画，还有沙画。只是，她表现的主题都很类似：生命，奋斗，与爱。俊之曾和雨秋、晓妍、子健等，在她的公寓里，一连选择过一个星期，最后，俊之对雨秋说：

“我奇怪，一个像你这样有思想，像你这样有一支神奇的彩笔的女人，你的丈夫，怎会放掉了你？”

她笑笑，注视他：“我的丈夫不要思想，不要彩笔，他只要一个女人，而世界上，女人却多得很。”她沉思了一下。“我也很奇怪，一个像你这样有深度，有见解，有眼光，有斗志的男人，需要一个怎样充满智慧及灵性的妻子！告诉我，你的妻子是如何可爱？如何多情？”他沉默了，他无法回答这问题，他永远无法回答这问题。尤其在子健的面前。雨秋笑笑，不再追问，她就是那种女人，该沉默的时候，她永不会用过多的言语来困扰你。她不再提婉琳，也不再询问关于婉琳的一切，甚至于，她避免和子健谈到他的母亲，子健偶尔提起，雨秋也总是一语带过：

“听说你妈妈是个美人！有你这样优秀的儿子，她可想而知，一定是个好妈妈！”

每当这种时候，俊之就觉得心中被剜割了一下。往往，他会有些恨雨秋，恨她的闪避，恨她的大方，恨她的明知故“遁”。自从那个早晨，他打电话告诉她“幸福的呼唤”之后，她对他就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论他怎样明示暗示，她总是欲笑不笑的，轻描淡写的把话题带开。他觉得和她之间，反而比以前疏远了，他们变成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局面。而且，雨秋很少和他单独在一起了，她总拉扯上了晓妍和子健，要不然，她就坐在云涛里，你总不能当着小李、张经理，和小姐们的面前，对她示爱

吧！

她在逃避他，他知道。一个一生在和命运挑战的女人，却忽然逃避起他来了。这使他感到焦灼、烦躁、和说不出的苦涩。她越回避，他越强烈的想要她，强烈得常吵彻夜失眠。因此，一天，坐在云涛的卡座中，他曾正面问她：

“你逃避我，是怕世俗的批评？还是怕我是个有妇之夫？还是你已经厌倦了？”她凝视他，摇摇头，笑笑。

“我没有逃避你，”她说：“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不是吗？”

“我却很少和好朋友‘接吻’过。”他低声的，闷闷的，微带恼怒的说。“接吻吗？”她笑着说：“我从十六岁起，就和男孩子接吻了，我绝不相信，你会把接吻看得那样严重！”

“哦！”他阴郁的说：“你只是和我游戏。”

“你没听说过吗？我是出了名的浪漫派！”她洒脱的一甩头，拿起她的手袋，转身就想跑。

“慢着！”他说。“你不要走得那样急，没有火烧了你的衣裳。你也不用怕我，你或者躲得开我，但是，你绝对躲不开你自己！”于是，她回过头来望着他，那眼神是悲哀而苦恼的。

“别逼我，”她轻声说：“橡皮筋拉得太紧，总有一天会断掉，你让我去吧！”她走了，他却坐在那儿，深思着她的话，一遍又一遍的想，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她曾接受过他，而她却又逃开了。直到有一天，晓妍无意的一句话，却像雷殛一般的震醒了他。“我姨妈常说，有一句成语，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却相反，她说‘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她一生，面临了太多的破碎，她怕极了破碎，她说过，她再也不要不完整的東西！”是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他能给雨秋什么？一份完整的爱情？一个婚姻？一个家庭？不！他给不了！他即使是“玉”，也只是“碎玉”，而她却不要碎玉！他沉默了，这问题太大太大，他必须好好的考虑，好好的思索。面对自己，不虚伪，要真实的活下去！他曾说得多么漂亮，做起来却多么困难！他落进了一个感情及理智的漩涡里，觉得自己一直被漩到河流的底层，漩得他头昏脑胀，而神志恍惚。

就在这段时间里，珮柔的事情发生了。

电话来的时候，雨秋和俊之都在会客室里，在给那些画编号分类。子健和晓妍在外面，晓妍又在大吃什么云涛特别圣代。俊之拿起电话，就听到婉琳神经兮兮的在那边又哭又说，俊之拚命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婉琳哭哭啼啼的就是说不清楚。最后，还是张妈接过电话来，简单明瞭的说了两句话：“先生，你快回来吧，小姐离家出走了！”

“离家出走？”他大叫：“为什么？”

“为了小姐的男朋友。先生，你快回来吧！回来再讲，这样讲不清楚的！”俊之抛下了电话，回过头

来，他心慌意乱的、匆匆忙忙的对雨秋说：“我女儿出了事，我必须赶回去！”

雨秋跳了起来，满脸的关怀：

“有没有我能帮忙的地方？”她诚恳的问。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珮柔出走了。”俊之脸色苍白。“我实在不懂，珮柔虽然个性强一点，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你不知道，珮柔是个多重感情、多有思想的女孩。她怎会如此糊涂？她怎么可能离家出走？何况，我那么喜欢她！”雨秋动容的看着他。“你赶快回去吧！叫子健跟你一起回去，分头去她同学家找乙看，女孩子感情纤细，容易受伤。你也别太着急，她总会回来的。我从十四岁到结婚，起码离家出走了二十次，最后还是乖乖的回到家里。你的家庭不像我当初的家庭，你的家温暖而幸福，孩子一时想不开，等她想清楚了，她一定会回来的。”“你怎么知道我的家温暖而幸福？”俊之仓促中，仍然恼怒的问了一句，他已直觉到，珮柔的出走，一定和婉琳有关。“现在不是讨论这问题的时间，是吗？”雨秋说：“你快走吧，我在家等你电话，如果需要我，马上通知我！”

俊之深深的看了雨秋一眼，后者脸上那份真挚的关怀使他心里怦然一动。但是，他没有时间再和雨秋谈下去，跑出会客室，他找到子健，父子二人，立刻开车回到了家里。

一进家门，就听到婉琳在那儿抽抽噎噎的哭泣，等到俊之父子一出现，她的哭声就更大了，抓着俊之的袖子，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说：“我……我怎么这么命苦，会……会生下珮柔这种不孝的女儿来？她……她说她恨我，我……我养她，带她，她从小身体弱，你……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才……才把她辛辛苦苦带大，我……我……”“婉琳！”俊之强忍着要爆发的火气，大声的喊：“你能不能把事情经过好好的讲一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珮柔为什么出走？”“为……为了一个男人，一个……一个……天哪！”她放声大哭：“一个修车工人！哎哟！俊之，我们的脸全丢光了！她和一个工人恋爱了，一个工人！想想看，我们这样的家庭，她总算个大家闺秀，哎哟！……”她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俊之听到婉琳这样一阵乱七八糟，糊里糊涂的诉说，又看到她那副眼泪鼻涕的样子，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他脸色都发青了，抛开婉琳，他一叠连声的叫张妈。这才从张妈的嘴中，听出了一个大概。尤其，当张妈说：

“其实，先生，我看那男孩子也是规规矩矩的，长得也浓眉大眼，一股聪明样子。小姐还说他是个……适适适适什么适适什么作家呢！我看，小姐爱他是爱得不得了呢，她冲出去的时候简直要发疯了！”

俊之心里已经有了数，不是他偏爱珮柔，而是他了解珮柔，如果珮柔看得中的男孩子，必定有其可取之处。婉琳听到张妈的话，就又乱哭乱叫了起来：

“什么规规矩矩的？他根本是个流氓，长得像个杀人犯，一股凶神恶煞的样子！他差点没把我杀了，还说他规矩呢！他根本存心不良，知道我们家有钱，他是安心来敲诈的……”

“住口！”俊之忍无可忍，大声的叫。“你的祸已经闯得够大了，你就给我安静一点 吧！”

婉琳吓怔了，接着，就又呼天抢地般大哭起来：

“我今天是撞着什么鬼了？好好的待在家里，跑来一个流氓，把我骂了一顿，女儿再骂 我一顿，现在，连丈夫也骂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不如死了好……”

“婉琳婉琳，”俊之被吵得头发昏了，心里又急又气又恨。“你能不能不要再哭了？” 转过头去，他问子健：“子健，你知道珮柔有男朋友的事吗？”

“是的，爸，”子健说：“珮柔提过，却并没有说是谁？我一直以为是徐中豪呢！”俊 之咬住嘴唇，真糟！现在是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要找到哪儿去找？如果能找到那男孩子， 但是，那男孩子是谁呢？他转头问婉琳：“那男孩叫什么名字？”

“姓江，”婉琳说，嘟着嘴：“谁耐烦去记他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单名。”

俊之狠狠的瞪了婉琳一眼，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连他的名字都不记一记，却断 定人家是流氓，是敲诈犯！是凶神恶煞！“爸爸，”子健说：“先去珮柔房里看看，她或者 有要好的同学的电话，我们先打电话到她几个朋友家里去问问，如果没有线索的话，我们再 想办法！”

一句话提醒了俊之，上了楼，他跑进珮柔房里，干干净净的房间，书桌上没有电话记录 簿，他打开书桌的抽屉，里面有一本精致的、大大的剪贴簿，他打开封面，第一页上，有珮 柔用艺术体写的几个字：

“江苇的世界”翻开第一页，全是剪报，一个名叫江苇的作品，整本全是！有散文，有 小说，有杂文，他很快的看了几篇，心里已经雪亮雪亮。从那些文字里，可以清楚的读出， 一个艰苦奋斗的年轻人的血泪史。江苇的孤苦，江苇的努力，江苇的挣扎，江苇的心声，江 苇的恋爱……江苇的恋爱，他写了那么多，关于他的爱情——给小珮，寄小珮，赠小珮，为 小珮！那样一份让人心灵震撼，让人情绪激动的深情！哦，这个江苇！他已经喜欢他了，已 经欣赏他了，那份骄傲、那份热情、那份文笔！如果再有像张妈所说的外型，那么，他值得 珮柔为他“疯狂”，不是吗？阖上本子，他冲下楼，子健正在拚命打电话给徐中豪，问其他 同学的电话号码，他简单的说：

“子健，不用打电话了，那男孩叫江苇，芦苇的苇，希望这不是他的笔名，我们最好分 头去查查区分所户籍科，看看江苇的住址在什么地方？”

“爸，”子健说：“这样实在太不科学，那么多区分所，我们去查哪一个？我们报警 吧！”

“他好像说了，他住在和平东路！”婉琳忽然福至心灵，想了起来。“古亭区和大安 区！”子健立刻说：“我去查！”他飞快的冲出了大门。两小时后，子健折了回来，垂头丧 气的。

“爸，不行！区公所说，我们没有权利查别人的户籍，除非办公文说明理由，我看，除 了报警，没有第二个办法！我们报警吧！”俊之挖空心机，再也想不出第二条路，时间已越 来越晚，他心里就越来越担忧，

终于，他报了警。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时间缓慢的流过去，警察局毫无消息，他焦灼了，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他不停的拨到每一个分局……有车祸吗？有意外吗？根据张妈所说的情况，珮柔是在半疯狂的状况下冲出去的，如果发生了车祸呢？他拚命拨电话，不停的拨，不停的拨……夜来了，夜又慢慢的消逝，他靠在沙发上，身上放着江苇的剪贴簿，他已经读完了全部江苇的作品，几乎每个初学写作的作者，都以自己的生活为蓝本，看完这本册子，他已了解了江苇；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一个像这样屹立不倒的青年，一个这样在风雨中成长的青年，一个如此突破穷困和艰苦的青年——他的未来必然是成功的！

电话铃蓦然响了起来，在黎明的寂静中显得特别响亮。扑过去，他一把握起听筒，出乎意料之外，对方竟是雨秋打来的，她很快的说：“我已经找到了珮柔，她在××医院急诊室，昨天夜里送进去的……”“哦！”他喊，心脏陡的一沉，她出了车祸，他想，冷汗从额上冒了出来，他几乎已看到珮柔血肉模糊的样子，他大大的吸气：“我马上赶去！”

“等等！”雨秋喊：“我已经问过医生，你别紧张，她没事，碰巧值勤医生是我的朋友，她说珮柔已转进病房，大概是三等，那男孩子付不出保证金，据说，珮柔不过是受了点刺激，休克了。好了，你快去吧！”

“谢谢你，雨秋，谢谢你！”抛下了电话，他抓起沙发上的剪贴簿，就冲出了大门。婉琳红肿着眼睛，追在后面一直喊：“她怎么样了？她怎么样了？”

“没有死掉！”他没好气的喊。子健追了过来：

“爸，我和你一起去！”

上了车，发动马达，俊之才忽然想到，雨秋怎么可能知道珮柔的下落，他和子健已经想尽办法，尚且找不到丝毫线索，她怎么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查出珮柔的所在。可是，现在，他没有心力来研究这问题，车子很快的开到了医院。

停好了车，他们走进医院，几乎立刻就查出珮柔登记的病房，昨晚送进来的急诊病人只有三个，她是其中之一。医院像一个迷魂阵，他们左转右转，终于找到了那间病房，是三等！一间房间里有六个床位，分别用屏风隔住，俊之找到珮柔的病床，拉开屏风，他正好看那对年轻人在深深的、深深的拥吻。他没有惊动他们，摇了摇手，他示意子健不要过来，他就站在那儿，带着种难言的、感动的情绪，分享着他们那份“忘我”的世界。珮柔发现了父亲，她惊呼了一声：

“爸爸！”江苇迅速的转过身子来了，他面对着俊之。那份温柔的、激动的热情仍然没有从他脸上消除，但他眼底已浮起了戒备与敌意。俊之很快的打量着他，高高的个子，结实的身体，乱发下是张桀骜不驯的脸，浓眉，阴郁而深邃的眼睛，挺直的鼻子下有张坚定的嘴。相当有个性，相当男性，相当吸引人的一张

脸。他沉吟着，尚未开口，江苇已经挺直了背脊，用冷冷的声音，断然的说：“你无法把珮柔带回家去……”

俊之伸出手来，按在江苇那宽阔的肩膀上，他的眼光温和而了解：“别说什么，江苇，珮柔要先跟我回家，直到你和她结婚那天为止。”他伸出另一只手来，手里握着的是那本剪贴簿。“你不见得了解我，江苇，但是我已经相当了解你了，因为珮柔为你整理了一份你的世界。我觉得，我可以很放心的把我的女儿，放进你的世界里去。所以……”他深深的望着江苇的眼睛。“我把我的女儿许给你了！从此，你不再是她的地下情人，你是她的未婚夫！”转过头去，他望着床上的珮柔。“珮柔，欢迎你的康理查，加入我们的家庭！”

珮柔从床上跳了起来，差点没把那瓶葡萄糖弄翻，她又是笑又是泪的欢呼了一声：

“爸爸！”江苇怔住了。再也没料到，珮柔有一个那样蛮不讲理的母亲，却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他是诡计吗？是阴谋吗？是为了要把珮柔骗回去再说吗？他实在无法把这夫妻二人联想在一起。因此，他狐疑了！他用困惑而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俊之。可是，俊之的神情那样诚恳，那样真挚，那样坦率。他是让人无法怀疑的。俊之走到床边，坐在床沿上，他凝视着珮柔。“你的手怎么弄伤的？”他问。

“不小心。”珮柔微笑的回答，看了看那里着纱布的手，她轻声的改了口。“不是不小心，是故意的，医生说会留下一条疤痕，这样也好，一个纪念品。”

“疼吗？”俊之关怀的。

“不是她疼，”子健接了口，他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们旁边了，他微笑的望着他妹妹。“是另外一个人疼。”他抬起头来，面对着江苇，他伸出手去。“是不是？江苇？她们女孩子，总有方法来治我们。我是贺子健，珮柔的哥哥！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江苇一把握住了子健的手，握得紧紧的，在这一瞬间，他只觉得满腔热情，满怀感动，而不知该如何表示了。

俊之望着珮柔：“珮柔，你躺在这儿做什么？”他热烈的说：“我看你的精神好得很，那个瓶子根本不需要！你还不如……”

“去大吃一顿，”珮柔立刻接口：“因为我饿了！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吃东西！”“子健，你去找医生来，问问珮柔到底是怎么了？”

医生来了，一番诊断以后，医生也笑了。

“我看，她实在没什么毛病，只要饱饱她，葡萄糖当然不需要。她可以出院了，你们去办出院手续吧！”

子健立刻去办出院手续，这儿，俊之拍了拍江苇的肩，亲切的说：“你也必须好好吃一顿，我打赌你一夜没睡，而且，也没好好吃过东西，对不对？”

江苇笑了，这是从昨天早上以来，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了。珮柔已经拔掉了注射针，下了床，正在整

理头发。俊之问她：“想吃什么？”“唔，”她深吸了口气：“什么都想吃！”

俊之看看表，才上午九点多钟。

“去云涛吧！”他说：“我们可以把晓妍找来，还有一——秦雨秋。”“秦——雨秋？”珮柔怔了怔。“那个女画家？”

“是的，那个女画家。”俊之深深的望着女儿。“是她把你找到的，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找到了你。”

珮柔沉默了。只是悄悄的把手伸给江苇，江苇立刻握紧了她。

浪花 13

半小时以后，他们已经坐在云涛里了。晓妍和雨秋也加入了他们，围着一张长桌子，他们喝着热热的咖啡，吃着各式各样的西点，一层融洽的气氛在他们之间流动，在融洽以外，还有种雨过天青的轻松感。

这是珮柔第一次见到雨秋，她穿了件绿色的敞领衬衫，绿色的长裤，在脖子上系了一条绿色的小纱巾。满头长发，用条和脖子上同色的纱巾绑在脑后，她看来既年轻，又飘逸。与珮柔想像中完全不同，她一直以为雨秋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妇人。雨秋坐在那儿，她也同样在打量珮柔，白皙，纤柔，沉静，有对会说话的眼睛，里面盛满了思想，这是张易感的脸，必然有颗易感的心，那种沉静雅致的美，是相当楚楚动人的。她把目光转向晓妍，奇怪，人与人间就有那么多的不同。差不多年龄的两个女孩子，都年轻，都热情，都有梦想和希望。但她们却完全不同，珮柔纤细雅致，晓妍活泼慧黠；珮柔沉静中流露着深思，晓妍却调皮里带着雅谑。奇怪，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个性，却有相同的吸引力，都那么可爱，那么美。

江苇，雨秋深思着，这名字不是第一次听到，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望着那张男性的、深沉的、若有所思的脸孔，突然想了起来。“对了，江苇！”她高兴的叫。“我知道你，你写过一篇东西，题目叫《寂寞，别敲我的窗子！》对不对？”

“你看过？”江苇有些意外。“我以为，只有珮柔才注意我的东西。”“那么，编辑都成了傻瓜？”雨秋微笑着。“我记得你写过，‘我可以容忍孤独，只是不能容忍寂寞。’当时，这两句话相当打动我，我

猜，你是充分领略过孤独与寂寞的人。人，在孤独时不一定寂寞，思想，工作，一本好书，一张好唱片，都可以治疗孤独。但是，寂寞却是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不管你置身何处，除非你有知音，否则，寂寞将永远跟随你。”她掉头望着俊之：“我记得，我和你讨论过同样的问题，是吗？”

是吗？适适适适适？俊之望着她，心折的、倾倒的望着她，是吗？就在那天，他曾吻过她，就在那天，他才知道他已经寂寞了四十几年！他依稀又回到那一日，那小屋，那气氛，那墙上的画像；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是吗？他凝视着她，她是在明知故问了。

“秦一”江苇眩惑的望着她，不知该如何称呼，她看来比他大不了几岁，但是，她的外甥女却是子健的女朋友。他终于喊了出来：“秦阿姨，你想得好透彻！说实话，我从不知道有你这个画家，我也没听过秦雨秋的名字，而你…”

“而我却知道你。你是不是要说这一句话？”雨秋爽朗的看着他：“你可以不看画展，不参观画廊，而我却不能不看报纸呵！”她笑笑。“江苇，你选择了一条好艰苦的路，但是，走下去吧！记住一件事，写你想写的！不过，当你终于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时候，你一定要准备一件事：挨骂！没有作家成名后能不挨骂的！”“何不背一背你那首骂人诗？”俊之说。

“骂人诗？”雨秋大笑了起来：“那种游戏文字，念它干嘛？”

“越是游戏文字，越可能含满哲理，”江苇认真的说：“中国的许多小笑话里，全是人生哲学，我记得艾子里有一篇东西说，艾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名通，一个名执，有天和艾子一起在郊外散步，艾子口渴了，要那个名执的学生去回乡下老人要水喝，那乡下老人说，喝水可以，但是要写个字考考你，你会念，给你水喝，不会念，就不给你水喝，结果，老人写了一个真假的真字，那学生说是真，老人大为生气，说他念错了，学生就回来报告。艾子又叫名通的学生去，那学生一看这个真字，马上说，这是直八两个字，老人大为开心，就给他们水喝了。后来，艾子说：人要像通一样才能达，如果都像执一样‘认真’，连一口水都喝不到了！”他笑笑，望着雨秋。“这故事给我的启示很多，你知道吗？秦阿姨，我就是名执的学生，对一切都太认真了。”

雨秋欣赏的看着他。“你会成功，江苇，”她说：“尽管认真吧，别怕没水喝，云涛多的是咖啡！”大家都笑了。晓妍一直追问那首“骂人诗”，于是，雨秋念了出来，大家就笑得更厉害了。江苇问：

“秦阿姨，你真不怕挨骂吗？”

雨秋的笑容收敛了，她深思了一下。

“不，江苇，并不是真的不怕。人都是弱者，都有软弱的一面，虚荣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我即使不怕挨骂，也总不见得会喜欢挨骂，问题在于，人是不能离群独居的动物。我画画，希望有人欣赏；你写作，希望有人接受；彩笔和文字是同样的东西，传达的是思想，如果不能引起共鸣，而只能引起责骂，那

么，就是你那句话，我们会变得非常寂寞。而寂寞，是谁也不能忍受的东西，是吗？所以，我所谓的‘不怕挨骂’，是在也有赞美的情况下而言。毁誉参半，是所有艺术家、文学家都可能面临的，关于毁的那一面，有他们的看法，姑且不论。誉的一面，就是共鸣了。能有共鸣者，就不怕毁谤者了。”“可是一”江苇热心的说：“假如曲高和寡，都是骂你的人，是不是就表示你失败了？”

“那要看你在自己心里，是把真字念成真呢，还是直八了。”她笑着说，又想了想。“不过，我不喜欢曲高和寡这句话，这几个字实在害人。文学，真正能够流传的，都是通俗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甚至《金瓶梅》、《红楼梦》，哪一本不通俗？文学和艺术都一样，要做到雅俗共赏，比曲高和寡好得多！现在看元曲觉得艰深，以前那只是戏剧！词是可以唱的，最老的文学，一部《诗经》，只是孔子收集的民谣而已。谁说文学一定要曲高和寡，文学是属于大众的！”江苇注视着雨秋，然后，他掉头对珮柔说：

“珮柔，你应该早一点带我来见秦阿姨！”

珮柔迷惑的看着雨秋，她喃喃的说：

“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我到今天才见到秦阿姨！”

看到大家都喜欢雨秋，晓妍乐了，她瞪大眼睛，真挚的说：“你们知道我阿姨身上有什么吗？她有好几个口袋，一个装着了解，一个装着热情，一个装着思想，一个装着她的诗情画意。她慷慨成性，所以，她随时把她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送人！你们喜欢礼物吗？我姨妈浑身都是礼物！”

“晓妍！”雨秋轻声喊，但是，她却觉得感动，她从来没有听过晓妍用这种比喻和方式来说话，她总认为晓妍是个调皮可爱的孩子，这一刻，才发现她是成熟了，长大了，有思想和见地了。“姨妈！”晓妍热烈的看着她，脸红红的。“如果你不是那么好，你怎么会整夜坐在电话机旁边找珮柔呢！”

一句话提醒了俊之，也提醒了珮柔和江苇，他们都望着雨秋，还是俊之问出来：“真的，雨秋，你怎么会找到珮柔的？”

雨秋微笑了一下，接着，她就轻轻的叹息了。靠在沙发里，她握着咖啡杯，眼光显得深邃而迷蒙。

“事实上，这是误打误撞找到的。”她说，抬眼看了看面前那群孩子们。“你们知道，我是怎么长大的？我父母从没有了解过我，我和他们之间，不止有代沟，还有代河，代海，那海还是冰海，连融化都不可能的冰海。在我的少女时期，根本就是一段悲惨时期！出走，珮柔，”她凝视着那张纤柔清丽的脸庞。“我起码出走过二十次，那时的我，不像现在这样洒脱，这样无拘无束，这样满不在乎。那时，我是个多愁善感，碰不碰就想掉眼泪的女孩子。我悲观、消极、愤世嫉俗。每次出走后，我就有茫茫人海，不知何所归依的感觉，我并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珮柔，那时，我没有一个江苇可以投奔。出走之后怎么办呢？恨那个家，怨那个家，可是，那毕竟是个家！父母再不了解我，也毕竟是我的父母，于是，我最后还是回去，带着

满心的疲惫、痛苦与无奈，回去，只有这一条路！后来，再出走的时候，我痛恨回去，于是，我强烈的想做一件事：自杀！”她停下来，望着珮柔。

“我懂了，”珮柔低语。“你以为我自杀了。”

“是的，”雨秋点点头：“我想你可能会自杀，如果你觉得自己无路可走的话。于是，我打电话到每一家医院的急诊室，终于误打误撞的找到了你。”她凝视她的手。“你的手如何受伤的，珮柔？”珮柔把手藏在怀里，脸红了。

“椅子上有个钉子…”她喃喃的说。

“你让钉子划破你的手？”她深深的望着她，摇了摇头。“你想：让我流血死掉吧！反正没人在乎！流血吧，死掉吧！我宁可死掉…”“秦阿姨，”珮柔低声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从你这么大活过来的，我做过类似的事情。”江苇打了个寒战，他盯着珮柔。

“珮柔！”他哑声的，命令的说：“你以后再也不可以有这种念头！珮柔，”他在桌下握住她没受伤的手。“你再也不许！”

“哦，爸爸，”珮柔转向父亲。“江苇好凶，他总是对我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哈！”子健笑了。“已经开始告状了呢！江苇，你要倒楣了，我爸爸是最疼珮柔的，将来啊，有你受的！”

“他倒不了楣，”俊之摇头。“如果我真骂了江苇，我们这位小姐准转回头来说：老爸，谁要你管闲事！”

大家都笑了起来。这一番团聚，这一个早餐，一直吃了两个多小时，谈话是建筑在轻松、愉快、了解、与热爱上的。当“早餐”终于吃完了。俊之望着珮柔：

“珮柔，你应该回家了吧！”

珮柔的神色暗淡了起来。

“爸爸，”她低语。“我不想见妈妈。”

“珮柔，”俊之说：“你知道她昨天哭了一天一夜吗？你知道她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吗？而且—*”他低叹，重复了雨秋的话：“母亲总是母亲！是不是？我保证，你和江苇的事，再也不会受到阻碍，只是…”他抬头眼望着江苇：“江苇，你让我保留她到大学毕业，好吗？”

“贺伯伯，”江苇肃然的说：“我听您的！”

“那么，”他继续说：“也别把珮柔母亲的话放在心上，她—*”他摇摇头，满脸的萧索及苦恼。“我不想帮她解释，天知道，我和她之间，一样有代沟。”

这句话，胜过了任何的解释，江苇了解的望着俊之。

“贺伯伯，您放心。”他简短的说。

“那么，”雨秋故作轻快的拍哪手。“一阵风暴，总算雨过天晴，大家都心满意足，我们也该各归各位了。”她站起身来：“我要回家睡觉了，你们…”她打了个哈欠，望着江苇：“江苇，你准是一夜没睡，我建议你也回家睡觉，让珮柔跟她父亲回家，去安安那个母亲的心。晓妍…”她住了口。

“姨妈，”晓妍的手拉着子健：“我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雨秋慌忙说：“这个姨妈满口袋的了解，还有什么不可以呢？你跟子健去玩吧！不管你们怎么样，我总之要先走一步了！”她转身欲去。

“姨妈！”晓妍有些不安的。“你一个人在家，会不会觉得…”“孤独吗？”雨秋笑着接口：“当然是的。寂寞吗？”她很快的扫了他们全体一眼：“怎么可能呢？”转过身子，她翩然而去。那绿色的身影，像一片清晨的、在阳光下闪烁着的绿叶，飘逸、轻盈的消失在门外了。

俊之对着那门口，出了好久好久的神。直到珮柔喊了一声：“爸爸，我们回家吗？”

“是的，是的，”他回过神来，咬紧了牙。“我们—*回家！”

雨秋回到了家里。一夜没睡，她相当疲倦，但是，她也有种难言的兴奋。浪花！她在模糊的想着，浪花！像晓妍、子健、珮柔、江苇，他们都是浪花！有一天，这些浪花会掩盖所有旧的浪花！浪花总是一个推一个的前进，无休无止。只是，自己这个浪花，到底在新的里面，还是在旧的里面，还是在新浪与旧浪的夹缝里？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但是，她也不想知道。她只想洗个热水澡，好好的睡一觉。

洗完澡，躺在床上时候，她又开始思想了，思想，就是这样奇妙的东西，你永远不可能装个开关关掉它。她想着珮柔和江苇，这对孩子竟超乎她的预料的可爱，一对年轻人！充满了梦想与魄力的年轻人！他们是不畏风暴的，他们是会顶着强风前进的！尤其江苇，那会是这一群孩子中最突出的一个。想到这儿，她就不能不联想到珮柔的母亲，怎会有一个母亲，把这样的青年赶出家门？怎会####会#珮柔和子健的母亲，俊之的妻子，幸福的家庭…她阖上眼睛，脑子里是一片零乱，翻搅不清的情绪，像乱丝一般纠缠着。她深深叹息，她累了，把头埋进枕头里，她睡着了。

她不知道自己睡着了多久，梦里全是浪花，一个接一个的浪花。梦里，她在唱一支歌，一支中学时代就教过的歌。“月色昏昏，涛头滚滚，恍闻万马，齐奔腾。澎湃怒吼，震撼山林，后拥前推，到海滨。”她唱了很久的歌，然后，她听到铃声，浪花里响着清脆的铃声。风在吼，浪在啸，铃在响。铃在响？铃和浪有什么关系？她猛然醒了过来，这才听到，门铃声一直不断的响着，暮色已经充满了整个的房间。

她跳下床来，披上睡袍，这一觉竟从中午睡到黄昏。她甩了甩头，没有甩掉那份睡意，她朦朦胧胧的走到大门口，打开了房门。门外，贺俊之正挺立在那儿。

“哦，”她有些意外。“怎么？是你？这个时间？你不在家休息？不陪陪珮柔？却跑到这儿来了？”

他走进来，把房门阖拢。

“不欢迎吗？”他问。“来得很多余，是不是？”

“你带了火药味来了！”她说，让他走进客厅。“你坐一下，我去换衣服。”

她换了那件宽宽大大的印尼衣服出来，他目不转睛的望着她。她刚睡过觉，长发蓬松，眼睛水汪汪的，面颊上睡靥犹存。她看来有些儿惺忪，有些儿腴胧，有些儿恍惚，有些儿懒散。这，却更增加了她那份天然的妩媚，和动人的韵致。

她把茶递给他，坐在他的对面。

“家里都没事了？”她问：“珮柔和母亲也讲和了？是吗？你太太——”她沉吟片刻，看看他的脸色。“只好接受江苇了，我猜。她斗不过你们父女两个。”

俊之沉默着，只是静静的看着她。

“其实，”雨秋又说，他在他的眼光下有些瑟缩，她感到不安，感到烦恼，她迫切的要找些话来讲。“江苇那孩子很不错，有思想，有干劲，他会成为一个有前途的青年。这一下好了，你的心事都了了，儿女全找着了他们的伴侣，你也不用费心了。本来嘛，孩子有自己的世界，当他们学飞的时候，大人只能指导他们如何飞，却不能帮他们飞，许多父母，怕孩子飞不动，飞不远，就去限制他们飞，结果，孩子就根本……”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因为，他的面颊在向她迫近。“……就根本不会飞了。”他握住了她的手，他的眼睛紧盯着她。

“你说完了吗？”他问。

“完了。”她轻语，往后退缩。

“你知道我不是来和你讨论孩子们的。”他再逼近一步。“我要谈的是我们自己。说说看，为什么要这样躲避我？”

她惊跳起来。“我去帮你切点西瓜来，好吗？”“不要逃开！”他把她的身子拉回到沙发上。“不要逃开。”他摇头，眼光紧紧的捉住了她的。“假若你能不关心我，”他轻声说：“你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找珮柔了，是不是？”

“人类应该互相关心。”她软弱的说。

“是吗？”他盯得她更紧了，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坦白说出来吧，雨秋，你是不逃避的，你是面对真实的，你是挑战者，那么，什么原因使你忽然逃避起我来了？什么原因？你坦白说吧！”“没有原因，”她垂下眼睑：“人都是矛盾的动物，我见到子健，我知道你有个好家庭……”

“好家庭！”他打断她。“我们是多么虚伪啊！雨秋！经过昨天那样的事情，你仍然认为我有一个好家庭，好太太，幸福的婚姻？是吗？雨秋？”

雨秋猝然间激怒了，她昂起头来，眼睛里冒着火。

“贺俊之，”她清晰的说：“你有没有好家庭，你有没有幸福的婚姻，关我什么事？你的太太是你自己选择的，又不是我给你作的媒，你结婚的时候，我才只有七、八岁，你难道要我负责任吗？”“雨秋！”俊之急切的说：“你明知道我不是这意思！你不要跟我胡扯，好不好？我要怎样才能说明白我心里的话？雨秋，”他咬牙，脸色发青了。“我明说，好吗？雨秋，我要你！我这一生，从没有如此迫切的想要一样东西！雨秋，我要你！”

她惊避。“怎么‘要’法？”她问。

他凝视着她。“你不要破碎的东西，你一生已经面临了太多的破碎，我知道，雨秋，我会给你一个完整的。”

她打了个寒战。“我不懂你的意思。”她低语。

“明白说，我要和她离婚，我要你嫁给我！”

她张大眼睛，瞪视着他。瞪了好一会儿，然后，一层热浪就冲进了她的眼眶，模糊了她的视线，俊之的脸，成了水雾中的影子，哽塞着，她挣扎的说：

“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我知道，”他坚定的说，握紧了她。“今天在云涛，当你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我这一生不会放过你，牺牲一切，家庭事业，功名利禄，在所不惜。我要你，雨秋，要定了！”泪滑下了她的面颊。“你要先打碎了一个家庭，再建设一个家庭？”她问：“这样，就是完整的吗？”“先破坏，才能再建设。”他说。“总之，这是我的问题，我只是告诉你，我要娶你，我要给你一个家。我不许你寂寞，也——不许你孤独。”他抬眼看墙上的画像：“我要你胖起来，再也不许，人比黄花瘦！”

她凝视他，泪流满面。然后，她依进了他的怀里，他立刻紧拥住她。俯下头来，他找着了她的嘴唇，涩的泪水流进了他的嘴里，她小小的身子在他怀中轻颤。然后，她扬起睫毛，眼珠浸在雾里，又迷蒙、又清亮。

“听我一句话！”她低声说。“听你所有的话！”他允诺的。

“那么，不许离婚！”他震动，她立即接口：

“你说你要我，是的，我矜持过，我不愿意成为你的情妇。我想，我整个人的思想，一直是在矛盾里。我父母用尽心机，要把我教育成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我接受了许多道德观念，这些观念和我所吸收的新潮派，和我的反叛性，和我的‘面对真实’一直在作战。我常常会糊涂掉，不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逃避你，因为我不愿成为你的情妇，因为这违背了我基本的道德观念，这是错的！然后我想，我和你恋爱，也是错的！你听过畸恋两个字吗？”

“听过。”他说：“你怕这两个字？你怕世人的指责！你知不知道，恋爱本身是没有罪的。红拂夜奔，

司马琴挑，张生跳墙……以当时的道德观点论，罪莫大焉，怎么会传为千古佳话！人，热热热热热多么虚伪！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在五四时代就闹得轰轰烈烈亮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徐志摩日记？我们是越活越倒退了，现在还赶不上五四时代的观念了！畸恋，畸恋，发明这两个字的人，自己懂不懂什么叫爱情，还成问题。好吧，就算我们是在畸恋，就算我们会受到千手所指，万人所骂，你就退却了？雨秋，雨秋，我并不要你成为我的情妇，我要你成为我的妻子，离婚是法律所允许的，是不是？你也离了婚，是不是？”

“我离婚，是我们本身的问题，不是为了你。你离婚，却是为了我！”她幽幽的说：“这中间，是完全不同的。俊之，我想过了，你能这样爱我，我夫复何求？什么自尊，什么道德，我都不管了！我只知道，破坏你的家庭，我于心不忍，毁掉你太太的世界，我更于心不忍。所以，俊之，你要我，你可以有我，”她仰着脸，含着泪，清晰的低语。“我不再介意了，俊之，不再矜持了，要我吧！我是你的。”

他捧着她的脸，闭上眼睛，他深深的颤栗了。睁开眼睛来，他用手抹去她面颊上的泪痕。

“这样要你，对你太不公平。”他说：“我宁可毁掉我的家庭，不能损伤你的自尊。”他把她紧拥在胸前，用手抚摸她的头发。他的呼吸，沉重的鼓动着他的胸腔，他的心脏，在剧烈的敲击着。“我要你，”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做我的妻子，不是我的情妇！”“我说过，”她也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你不许离婚！”

他托起她的下巴，他们彼此瞪视着，愕然的、惊惧的、惶的、苦恼的对视着，然后，他一把拥紧了她，大声的喊：

“雨秋！雨秋！请你自私一点吧！稍微自私一点吧！雨秋！雨秋！世界上并没有人会因为你这么做而赞美你，你仍然是会受到指责的，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知道。”她说：“谁在乎？”

“我在乎。”他说。她不说话了，紧依在他怀里，她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倾听着他心跳的声音。一任那从窗口涌进来的暮色，把他们软软的环抱住。

雨秋的画展，是在九月间举行的。

那是一次相当引人注目的画展，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画卖得也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几乎 百分之六十的画，都卖出去了，对一个新崛起的画家来讲，这成绩已经很惊人了。在画展期 间，晓妍和子健差不多天天都在那儿帮忙，晓妍每晚要跑回来对雨秋报告，今天卖了几张 画，大家的批评怎样怎样，有什么名人来看过等等。如果有人说画好，晓妍回来就满面春 风，如果有人说画不好，晓妍回来就皱眉瞪眼。她看来，比雨秋本人还热心得多。雨秋自 己，只在画展的头两天去过，她穿了件曳地的黑色长裙，从胸口到下摆，是一支黄色的长茎 的花朵，宽宽的袖口上，也绣着小黄花，她本来就纤细修长，这样一穿，更显得“人比黄花 瘦”。她穿梭在来宾之间，轻盈浅步，摇曳生姿。俊之不能不一直注视着她，她本身就是一 幅画！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画。画展的第二天，有个姓李的华侨，来自夏威夷，参观完了画 展，他就到处找雨秋，雨秋和他倾谈了片刻，那华侨一脸的崇敬与仰慕，然后，他一口气订 走了五幅画。俊之走到雨秋身边，不经心似的问：

“他要干嘛？一口气买你五幅画？也想为你开画展吗？”

“你倒猜对了，”雨秋笑笑。“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夏威夷，他说那儿才是真正画画的好 地方。另外，他请我明天吃晚饭。”

“你去吗？”“去哪儿？”雨秋问：“夏威夷还是吃晚饭？”

“两者都在内。”“我回答他，两者都考虑。”

“那么，”俊之盯着她：“明晚我请你吃晚饭！”

她注视他，然后，她大笑了起来。

“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以为他在追求我？”

“不是吗？”他反问：“他叫什么名字？”

“李凡，平凡的凡。名字取得不坏，是不是？”

“很多人都有不坏的名字。”

“他在夏威夷有好几家旅馆，买画是为了旅馆，他说，随时欢迎我去住，他可以免费招 待。”

“还可以帮你出飞机票！”俊之没好气的接口。

“哈哈！”她爽朗的笑：“你在吃醋了。”

“反正，”他说：“你不许去什么夏威夷，也不许去吃什么晚饭，明天起，你的画展有 我帮你照顾，你最好待在家里，不要再来了，否则，人家不是在看画，而是在看人！”

“哦，”她盯着他：“你相当专制呵！”

“不是专制，”他低语：“是请求。”

“我本来也不想再来了，见人，应酬，说话，都是讨厌的事，我觉得我像个被人摆布的小玩偶。”

于是，她真的就再也不去云涛了，一直到画展结束，她都没在云涛露过面。十月初，画展才算结束，但是，她剩余的画仍然在云涛挂着。这次画展，引起了无数的评论，有好的，有坏的，正像雨秋自己所预料“毁誉参半”，但是，她却真的成名了。“名”，往往是件很可怕的东西，雨秋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潇潇洒洒的满街乱逛了，再也不能跑到餐馆里去大吃大喝了，到处都有人认出她来，而在她身后指指点点。尤其，是她和俊之在一起的时候。

这天，他们又去吃牛排，去那儿的客人都是相当有钱有地位有来头的人物。那晚的雨秋特别漂亮，她刻意的打扮了自己，穿了一件浅紫色的缎子的长袖衬衫，一条纯白色的喇叭裤，耳朵上坠着两个白色的圈圈耳环。淡施脂粉，轻描眉毛，由于是紫色的衣服，她用了紫色的眼影，显得眼睛迷幻如梦。坐在那儿，她潇洒脱俗，她引人注目，她与众不同，她高雅华贵。俊之点了菜，他们先饮了一点儿红酒。

气氛是迷人的，酒味是香醇的，两人默默相视，柔情万种，连言语似乎都是多余的。就在这个时候，隔桌有个客人忽然说了句：“瞧，那个女人就是最近大出风头的女画家！名叫秦雨秋的！”“是吗？”一个女客在问：“她旁边的男人是谁？”

“当然是云涛的老板了！”一个尖锐的女音：“否则，她怎么可能这样快就出名了呢？你难道不知道，云涛画廊已经快成为她私人的了！”

俊之变了色，他转过头去，恶狠狠的瞪着那桌人，偏偏那个尖嗓子又酸溜溜的再加了两句：

“现在这个时代呀，女人为了出名，真是什么事都肯干，奇装异服啦，打扮得花枝招展啦！画家，画家跟歌女明星又有什么不同？都要靠男人捧才能出名的！你们知不知道，例如×……”她的声音压低了。

俊之气得脸发青，把餐巾扔在桌上，他说：

“我没胃口了，雨秋，我们走！”

“坐好！”雨秋安安静静地说，端着酒杯，那酒杯的边缘碰触着她的嘴唇，她的手是稳定的。“我的胃口好得很，我来吃牛排，我还没吃到，所以不准备走！”她喝着酒，他发现她大大的饮了一口。“你必须陪我吃完这餐饭！”她笑了，笑得开心，笑得洒脱。她一面笑，一面喃喃的念着：“闻道人须骂，人皆骂别人，有人终须骂，不骂不成人，骂自由他骂，人还是我人，请看骂人者，人亦骂其人！”她笑着，又喝了一大口酒。俊之用手支着头，望着她那副笑容可掬的脸庞，只觉得心里猛的一阵抽痛，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晚，回到雨秋的家，俊之立刻拥住了她。

“听我！”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子下去！”

雨秋瞅着他，面颊红艳艳的，她喝了太多的酒，她又笑了起来，在他怀中，她一直笑，一直笑，笑不可

抑。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下去？”她笑着说：“我过得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她又笑。“雨秋！”他注视着她。“你醉了。”“你知道李白说过什么话吗？”她笑仰着脸问，然后，她挣开了他，在客厅中旋转了一下身子，他那缎子衣袖又宽又大，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线条，她喜欢穿大袖口的衣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她又转了一下，停在俊之面前。“怎样？忧愁的俊之，你那么烦恼，我们不如再开一瓶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好不好？”

他把她一把抱了起来。

“你已经醉了，回房去睡觉去，你根本一点酒量也没有，你去睡一睡。”她横躺在他怀抱里，很听话，很乖，一点也不挣扎，只是笑。她用手勾着他的脖子，长发摩擦着他的脸，她的唇凑着他的耳朵，她悄悄的低语：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是什么？”他问。她更紧的凑着他的耳朵，好轻好轻的说：

“我爱你。”他心为之颤，神为之摧。再看她，她已经躺在他怀里睡着了，那红扑扑的面颊，红润润的嘴唇，像个小婴儿。他把她抱进卧房，不舍得把她放下来，俯下头，他吻着她的嘴唇，她仍然知道反应他。终于，他把她放在床上，为她脱去了鞋子，拉开棉被，他轻轻的盖住了她。她的手绕了过来，绕住了他的脖子，她睡梦朦胧的说：

“俊之，请不要走！”他震动了一下，坐在床沿上，他哑声说：

“你放心，我不走，我就坐在这儿陪你。”

她的手臂软软的垂了下来，她的头发散在枕头上，她呓语般的低声说了句：“俊之，我 并不坚强。”

他愣了愣，心里一阵绞痛。

她翻了个身，把面颊紧埋在枕头里，他弯腰摘下了她的耳环。她又在喃喃的呓语了，他把她的长发从面颊上撩开，听到她正悄声的说着：“妈妈说的，不是我的东西，我就不可以拿。我……不拿不属于我的东西，妈妈说的。”

她不再说话，不再呓语，她沉入沉沉的睡乡里去了。

他却坐在那儿，燃起一支烟。他很少抽烟，只在最苦闷的时间里，才偶尔抽一支。他抽着烟，坐着，在烟雾下望着她那张熟睡的脸庞，他陷入深深的沉思里。

同一时间，贺家却已经翻了天。

不知是哪个作家说过的，如果丈夫有了外遇，最后一个知道的一定是妻子。婉琳却并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打雨秋开画展起，她已经听到了不少风风雨雨。但是，她在根本上就拒绝相信这件事。二十几年的夫

妻，俊之从来没有背叛过她。他的规矩几乎已经出了名了，连舞厅酒家，他都不肯涉足，这样的丈夫，怎会有外遇呢？他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和一个女画家来往的次数频繁了一点而已。她不愿去追究这件事，尤其，自从发生了珮柔出走的事件之后，俊之对她的态度就相当恶劣，他暴躁不安而易发脾气，她竟变得有些儿怕他了。她如果再捕风捉影，来和俊之吵闹的话，她可以想像那后果。因此，她沉默着。但，在沉默的背后，她却也充满了畏怯与怀疑。不管怎样相信丈夫的女人，听到这一类的传言，心里总不会很好受的。

这天午后，杜峰的太太打了个电话给她，她们都是二十几年的老朋友了，杜太太最恨杜峰的“逢场作戏”，曾经有大闹酒家的记录。每次，她和杜峰一吵架，就搬出俊之来，人家贺俊之从不去酒家！人家贺俊之从不包舞女！人家贺俊之对太太最忠实！现在，杜太太一得到消息，不知怎的，心里反而有份快感，多年以来，她羡慕婉琳，嫉妒婉琳，谁知婉琳也有今天！女人，是多么狭窄，多么自私，又多么复杂的动物！“婉琳，”她在电话里像开机关枪般的诉说着：“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了，他们出双入对，根本连人都不避。秦雨秋那女人我熟悉得很，她是以浪漫出了名的，我不但认得她，还认得秦雨秋的姐姐秦雨晨，秦雨晨倒是个规规矩矩的女人，可是雨秋呵，十六、七岁开始就乱交朋友，闹家庭革命，结婚、离婚、恋爱，哎哟，就别提有多少风流韵事。我们活几辈子的故事，只够她闹几年的。现在她是抓住俊之了，以她那种个性，她才不会放手呢！据他们告诉我，俊之为她已经发疯了，婉琳，你怎么还蒙在鼓里呢？”

婉琳握着听筒，虽然已经是冬天了，她手心里仍然冒着汗，半天，她才啜嚅嚅的说：

“会……会不会只是传言呢？”。

“传言！”杜太太尖叫。“你不认得雨秋，你根本不知道，你别糊涂了，婉琳！说起来，这件事还是杜峰不好，你知道，雨秋是杜峰介绍到云涛去的。凭雨秋那几笔三脚猫似的画，怎么可能出名呢？俊之又帮她开酒会，又帮她开画展，又为她招待记者，硬把她捧出名来……”

“或者……或蝌蝌蝌蝌蜻俊之是为了生意经。”婉琳结结巴巴的，依然不愿接受这件事。

“哦，婉琳，你别幼稚了，俊之为别的画家这样努力过吗？你想想看！”真的，婉琳头发昏了，这是绝无仅有的事！

“怎……怎么会呢？那个秦——秦雨秋很漂亮吗？”

“漂亮？”杜太太叫着：“天知道！不过普普通通而已。但是她会打扮，什么红的、黄的、紫的……她都敢穿！什么牛仔裤啦，喇叭裤啦，紧身衫啦，热裤啦，她也都敢穿，这种女人不用漂亮，她天生就会吸引男人！她姐姐一谈起她来就恨得牙痒痒的，你知道，雨晨的一个女儿就毁在雨秋手里，那孩子才真漂亮呢！我是眼看着晓妍长大的……”

“你……你说什么？”婉琳更加昏乱了。“晓妍？是……是不是戴晓妍？”戴晓妍，子健的女朋友，也带到家里来过两次，坐不到十分钟，子健就把她匆匆带走，那女孩有对圆圆的大眼睛，神气活现，像个小机

灵豆儿。她也曾要接近那孩子，子健就提高声音喊：“妈，别盘问人家的祖宗八代！”

她还敢管孩子们的事吗？管一管珮柔，就差点管出人命来了，结果，还不是她投降？弄得女儿至今不高兴，江苇是怎么也不上门，俊之把她骂得体无完肤，说她幼稚无知。她还敢管子健的女友吗？问也不敢问。但是，怎么……怎么这孩子会和秦雨秋有关呢！“是呀！就是戴晓妍！”杜太太叫着：“你怎么知道她姓戴？反正，晓妍就毁在雨秋手里了！”

“怎么办呢？”她软弱的问，手心里的汗更多了。

“晓妍本来也是个好孩子，她们戴家的家教严得很，可是，晓妍崇拜雨秋，什么都跟雨秋学，雨秋又鼓励她，你猜怎么着？”她压低了声音：“晓妍十六岁就出了事，怀过一个孩子，你信吗？才十六岁！戴家一气，连女儿也不要了，雨秋就干脆把晓妍接走了，至于那个孩子，到底是怎样了，我们就弄不清楚了。就凭这一件事，你就知道雨秋的道德观念和品行了！”婉琳的脑子里轰然一响，像有万马奔腾，杜太太叽哩咕噜的还说了些什么，她就全听不清楚了。当电话挂断之后，她呆呆的在沙发里坐了下来，眼睛发直，脸色惨白，她动也不动的坐着。事情一下子来得太多，太突然，实在不是她单纯的脑筋所能接纳的。俊之和秦雨秋，子健和戴晓妍。她昏了，她是真的昏了。她没有吃晚饭，事实上，全家也没有一个人回家吃晚饭，珮柔没回来，子健没回来，俊之也没回来。一个人吃饭是什么味道？她没有吃，只是呆呆的坐着，像一座雕刻的石像。

七点多钟，珮柔回来了。看到母亲的脸色不对，她有些担忧的问：“妈！你怎么了？生病了吗？”

婉琳抬头看了珮柔一眼，你真关心吗？你已经有了江苇，又有你父亲和哥哥帮你撑腰，我早就成了你的眼中钉，我是每一个人的眼中钉！她吸了口气，漠然的说：“我没什么。”珮柔甩甩头，有些不解。但是，她心灵里充满了太多的东西，她没有时间来顾及母亲了。她上楼去了。

婉琳仍然呆坐着。好了，珮柔有了个修车工人做男朋友，子健有了个堕落的女孩做女朋友。俊之，俊之已经变了心，这世界，这世界还存在吗？婉琳！杜太太的声音在她身边响起，拿出一点魄力来，你不要太软弱，不要尽受人欺侮！你是贺家的女主人呀！贺家的女主人！是吗？是的，她是贺俊之的太太，她是珮柔和子健的母亲！二十几年含辛茹苦，带孩子，养孩子，持家，做贤妻良母，她到底什么地方错了？她在这家庭里为什么没有一点儿地位？得不到一点儿尊敬？

一声门响，她抬起头来，子健像一阵旋风般冲了进来。一进门就直着脖子大喊大叫：

“珮柔！珮柔！”珮柔跑了出来。“干什么？哥哥？”她问。

“晓妍在外面，”子健笑着说：“她一定要我拉你一起去打保龄球，她说要和你比赛！”

“我怎么打得过她？”珮柔也笑着：“我的球只会进沟，你和她去不好吗？”“她喜欢你！”子健说：“这样，你陪她先打，我去把江苇也找来，四个人一起玩……”他一回头，才发现了母亲，他歉然的笑

笑。“妈，对不起，我们还要出去，晓妍在外面等我们！妈？”他皱起眉头：“你怎么了？”“子健，”婉琳的手暗中握紧了拳，声音却是平平板板的。“请你的女朋友进来几分钟好不好？”

“好呀！”子健愕然的说，回头对门外大叫了一声：“晓妍，你先进来一下！”晓妍很快的跑进来了，黑色的紧身毛衣，裹着一个成熟而诱人的胴体，一条短短的、翠绿色的迷你裙，露出了修长、亭匀、而动人的腿。短发下，那张年轻的脸孔焕发着青春和野性的气息。那水汪汪的眼睛，那大胆的服装，那放荡的模样，那不害羞的冶笑…

“贺伯母！”晓妍点了点头，心无城府的笑着。“我来约珮柔去玩…”婉琳站起身来，走到晓妍的面前，她目不转睛的盯着她的脸，就是这个女孩！她和她的姨妈！怒火在她内心里疯狂般的燃烧，她的手握得更紧了，她的声音里已带着微微的颤抖：“你叫戴晓妍？”她咬牙问。

“是呀！”晓妍惊愕的说，莫名其妙的看了子健一眼，子健蹙着眉，耸耸肩，同样的困惑。

“你的姨妈就是秦雨秋？”婉琳继续问。

“是呀！”晓妍扬着眉毛，天真的回答。

“那么，”婉琳提高了声音：“你就是那个十六岁就怀孕的小太妹？你姨妈就是去抢别人丈夫的贱女人？你们这两个下贱的东西，你们想拆掉我们贺家是不是？老的、小的，你们这两个卑鄙下流的烂污货！你们想把我们家一网打尽吗？你…你还不给我滚出去！你…”

晓妍吓呆了，倏然间，她那红润的面颊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了。她张着嘴，无法说话，只是拚命摇头，拚命向后退。婉琳却对她节浇进逼。“妈！”子健狂喊了一声，扑过去，他拦在母亲和晓妍的中间，用手护着晓妍，他大声的对母亲叫：“你要干什么？妈！你怎能这样说话？你怎能…”

“你让开！”婉琳发疯般的喊：“我要打她！我要教训她！看她还敢不敢随便勾引男孩子！”她用力的推子健，眼泪流了一脸。“你让开！哪哪哪哪哪让开…”

“妈！”珮柔叫，也冲过来，用手臂一把抱住母亲：“你冷静一点，妈！你冷静一点！妈妈！妈…”

“我要揍她！我要揍她！我要揍她！”婉琳挣扎着，疯狂的大吼大叫，积压已久的怒火和痛苦像决堤的河水般泛滥开来，她跺脚，扑打，又哭又叫。

晓妍张大了眼睛，她只看到婉琳那张泼妇似的脸，耳朵里像回声般回荡着无数的声音：下贱，卑鄙，勾引男孩子，不要脸…要揍她！乙乙乙乙乙揍她…她的神志开始涣散，思想开始零乱，那些久远以前的记忆又来了，鞭打，痛殴，捶楚…浑身都痛，到处都痛…终于，她像受伤的野兽般狂叫了一声，转过身子，她冲出了贺家的大门。

“快！”珮柔喊，双手死命抱住母亲：“哥哥！快去追晓妍！快去！”她闭上眼睛，泪水滑了下来，历史，怎能重演呢？

子健转过身子，飞快的冲了出去，他在大门口就追到了晓妍，他一把抱住她，晓妍拚命踢着脚，拚命挣扎，一面昏乱的、哭泣的、尖声的喊着：“姨妈！我要姨妈！我要姨妈！”

“我带你去找姨妈！”子健说，抱紧了她。“晓妍，没有人会伤害你，”他眼里充满了泪水，哽塞的说：“我带你去找姨妈！”

浪花 15

子健带着晓妍回到家里的时候，雨秋正沉睡着，俊之还坐在她身边，默 的抽着烟，默 的望着她。那疯狂的门铃声把俊之和雨秋都惊动了，雨秋在床上翻身，迷惘的睁开眼睛 来，俊之慌忙说：“你睡你的，我去开门！”

大门一打开，子健拉着晓妍，半搂半抱的和她一块儿冲进了房子，晓妍泪流满面，在那 儿不能控制的嚎啕痛哭，子健的脸色像一张白纸，看到俊之，他立刻说：

“爸，姨妈呢？”俊之呆了，他愕然的问：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先别管什么事？”子健焦灼的喊：“姨妈呢？”

雨秋出来了，扶着墙，她酒意未消，睡意朦胧，她微蹙着眉，柔声问：“什么事？”一 看到雨秋，晓妍就“哇”的一声，更加泣不可抑了。她扑奔过去，用双手紧抱住雨秋，身子 溜到地板上，坐在地上，她抱着雨秋的腿，把脸紧埋在她那白色的喇叭裤里。她哭喊着：“姨妈，我不能活了！我再也不能活了！”

雨秋的酒意完全醒了，摇了摇头，她硬摇掉了自己那份迷惘的睡意。她用手揽着晓妍的 头，抬起眼睛来，她严厉的看着子健：“子健，你们吵架了吗？”她问：“你把她怎么样了？你对她说了些什么？”“不是我！不是我！”子健焦灼的说：“是妈妈！”他转头对着 父亲：“爸，你最好回去，妈妈发疯了！不知道是那一个混帐王八蛋在妈妈面前多了嘴，妈 妈什么都知道了！连晓妍的底细都知道了！偏偏那么不凑巧，我会把晓妍带回家去，妈妈像 发狂了一样，她说……她说……”他瞪视着雨秋和晓妍，无法把母亲那些肮脏的句子说出口，他咬紧牙，只是苦恼的摇头。雨秋的酒意是真的全消了，睡意也消了，她抬起眼睛，默 默的望

了俊之一眼，就弯下身子，把晓妍从地上拉起来，她轻柔如梦的说：“晓妍，起来。”晓妍顺从的站起身来，雨秋拉着她，坐到沙发上，晓妍仍然把头埋在她怀中，现在，她不嚎啕大哭了，只是轻声的呜咽，一面低档的细语着：

“姨妈，你骗了我，你说我还是好女孩，我不是的！姨妈，我不是的！你骗了我，你骗了我！”

雨秋把晓妍的头紧揽在胸前，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温柔的抚摸着晓妍的短发。然后，大颗大颗的泪珠，涌出了她的眼眶，滑过她的面颊，滚落在晓妍的头发上了。这，似乎惊吓了晓妍，她从雨秋怀里仰起脸来，大睁着那对湿润的眸子，她恐慌的说：“姨妈？你哭了？”她顿时一把抱住雨秋的头，喊着说：“姨妈！你不要哭！姨妈！你不要哭！姨妈！你不能哭！你那么坚强，你那么好，你那么乐观，你不能哭！姨妈！姨妈！我不要你哭，我不要把你弄哭！”

“晓妍，”雨秋低语：“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骗了你？或者，我们两个都太坏了！或者，我们不适合这个时代。晓妍，连我都动摇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不知道。晓妍，跟我走吧！我们可以走得远远的，走到一个我们可以立足的地方去！”“雨秋！”俊之往前跨了一步，他的神情萧索，眼睛却坚定而狂野：“你们什么地方都不许去！所有痛苦的根源只有一个，我们却让那根源发芽生长蔓延，像霉菌般去吞噬掉欣欣向荣的植物，为什么？雨秋，你们不要伤心，这世界并非不能容人的，我要去彻底解决这一切！”他掉头就往外走：“我要去剔除那祸害之根，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

“俊之！”雨秋喊：“请你三思而后行！”

“我已经五思、六思、七思、八思、九思、十思了！”俊之哑声说：“雨秋，你不要再管我！我是一个大男人，我有权处理我自己的事情，无论我做什么，反正与你无涉！”

“真的吗？”雨秋静静的问。

俊之站定了，和雨秋相对凝视，然后，俊之毅然的一甩头，向外就走。子健往前跨了一大步，急急的说：“爸爸，你要去干什么？”

俊之深沉的看着子健：

“你最好也有心理准备，”他说：“我回去和你母亲谈判离婚！在她把我们全体毁灭之前，我必须先和她分手！子健，你了解也罢，你不了解也罢，我无法再和你母亲共同生活在一个屋顶底下！”他转身就走。

“爸爸！不要！”子健急促的喊，追到门口。

“子健，”俊之回过头来。“你爱晓妍吗？”

“我当然爱！”子健涨红了脸。

“那么，留在这儿照顾你的女朋友，设法留住她，保有她，”他低语。“幸福是长着翅膀的鸟，你抓不牢它，它就飞了。”转过身子，他走出门去了。子健失措的看着父亲离去，他折回到客厅来。晓妍已不再哭

泣了，她只是静悄悄的靠在雨秋怀里，雨秋也只是静悄悄的搂着她。子健望着她们两个，心慌而意乱。一时间，他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在想些什么，父亲和母亲要离婚，雨秋和晓妍，幸福是长着翅膀的鸟……他头昏了，只觉得心头在隐隐的刺痛，说不出缘由的刺痛。

“子健，”忽然间，晓妍开了口。“你回去吧！”

他站在晓妍的面前。

“我不回去！”他说。“子健，”晓妍的声音好平静。“我想过了，我是配不上你的，我早就说过这话。我以前确实犯过错，人是不能犯错的，一旦犯了，就是终身的污点，我洗不掉这污点，我也不要玷污你，所以，你回去吧！”“晓妍，”子健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你说这话，是要咒我不得好死！”“我告诉你事实，何曾咒过你？”晓妍说。

“我早发过誓，”子健说：“如果我心里有一丝一毫的轻视你，我就不得好死！”雨秋轻轻的推开晓妍，她站起身来。

“晓妍，子健，”她说：“你们最好谈谈清楚，你们要面临的，是你们终身的问题，谁也无法帮你们的忙。晓妍，”她深深的望着外甥女儿。“有句话我要告诉你，最近，我发现你越长越大了，你已经满了二十岁，是个成人了，不再是孩子。姨妈不会跟你一辈子，以后，你再受了委屈，不能总是哭着找姨妈，姨妈疼你，却不能代你成熟，代你长大。晓妍，面对属于你的问题吧！你面对你的，我面对我的，我们都有问题，不是吗？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应该在我们自己手里，是不是？”说完，她再凝视了那两个孩子一眼，就转身走进卧房，关上了房门。晓妍目送姨妈的身影消失，她忽然若有所悟，是的，她必须面对自己的问题，再也不能哭着找姨妈，是的，她大了，不是孩子了，再也不是孩子了。她默默的低下头去。默默的深思起来。“晓妍，”子健喊了一声，坐在她身边，悄悄的握住了她的手。觉得她的表情好怪，好深沉，好落寞，他担忧起来，他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再也没有心思去想父亲和母亲的问题，再也没有心思想别的。这一刻，他只关心晓妍的思想。“你在想什么？”

晓妍抬起眼睛来，看着他，深沉的。然后，她说：

“冰箱里有冰水，给我倒一杯好不好？”

“这么冷天，要喝冰水？”他用手摸摸她的额，没发烧，他松口气。走去倒了杯冰水来，她慢慢的喝着，眼光迷迷□□的，他又焦灼起来。“晓妍，”他喊：“你怎么了？你到底在想些什么？”“我在想，”她静静的说。“我要离开你，子健。”

子健惊跳，他抓住她的手，她刚拿过冰水，手是冰凉的，他用双手紧紧的把她那凉凉的小手阖在自己的手中。

“我做错了什么？”他哑声问。

“你什么都没做错，”晓妍说：“就因为你什么都没做错，所以我要离开你。”她抬起眼睛来，凝视着他。“你瞧，子健，每个人的‘现在’，都是由‘过去’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是不是？”“怎样呢？”子健闷声问。

“你的过去，堆积成一个优秀的你。我的过去，堆积成一个失败的我。不，用失败两个字并不妥当，”她眯起眼睛，深思着。“用失落两个字可能更好。自从发生过那件事以后，我就一直在找寻我自己，我是一个不太能面对现实的人，好一阵，我只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我要忘记那件事，我要把它从我生命里抹掉。认识你以后，我以为，我已经把那件事，从我生命里抹掉了。但是，今晚，我知道了；它是永不可能从我生命里抹掉的！”

“晓妍！”他急切的说：“你能的，你已经抹掉了，晓妍！请你不要这样说！晓妍，我告诉你…”“子健，”她打断了他：“坦白告诉我，难道那件事情在你心里从没有投下一点阴影吗？”

他凝视她。“我…”“说真实的！”她立即喊。

“是的，”他垂下头。“有阴影。晓妍，我不想骗你说，我完全不在乎。可是，我对你 的爱，和那一点阴影不能成比例，你知道，晓妍，在强烈的阳光的照射下，没有阴影能够存 在的。”他抬起头，热烈的望着她。“我知道你的心理，我母亲的几句话使你受不了！你发 现你终身要面对这问题。可是，晓妍，你知道我母亲，她对江苇说过更难听的话，江苇也原 谅她了，请你也原谅她吧！”

“我可以原谅她，”晓妍摇头：“但是不能原谅我自己。子健，你走吧！去找一个比我 好的女孩子！”

“世界上没有比你更好的女孩子！”子健大叫。“我不在乎，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乎？”“姨妈常说，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不能离群而独居！即使你真不在乎，你身边的人会在乎。 男女相悦，恋爱的时候比什么都甜，所有的阴影都可以忘掉。一旦有一天吵了架，那阴影就 回来了，有一天，你会用你母亲相同的话来骂我…”“如果有那一天，让我被十辆汽车， 从十个方向撞过来，撞得粉粉碎碎！”他赌咒发誓，咬牙切齿的说，他的脸涨得通红。“何 苦发这种毒誓？”晓妍眼里漾起了泪光。“世界上纯洁善良的好女孩那么多，你为什么一定 要找上我？”

“你认为你不纯洁不善良吗？只因为那件事？”

“是的，我不纯洁，不善良！”她喊着：“让我告诉你吧，大家都以为十六岁的我，什 么都不懂，连姨妈也这样以为！事实上，我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天我和妈妈吵了架， 她骂我是坏女孩，我负气出走，我安心想做一点坏事，我是安心的…”她哭了起来。“我 从没告诉过别人，我是安心的！安心要做一件最坏最坏的事，只为了和妈妈负气… 我是这 样一个任性的、坏的、不可救药的女孩子，事后，我一直骗自己，说我不懂，腾腾腾腾 懂…”她把头埋进手心里，放声痛哭。“你怎能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你走吧！鬚鬚鬚鬚 吧！”

他一把抱住了她的头。

“好了，晓妍。”他喑哑的说：“你终于说出来了。你认为你很坏？是不是？”“是的！”“你是很坏。”他在她耳边说：“一个为了和妈妈负气，而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女孩子，实在很坏。现在，我们先不讨论你的好坏问题，你只告诉我，你爱我吗？”

“我…我…”“说真话！”这次，轮到 he 叫。

她抬起泪眼模糊的眼睛来。

“你明知道的。”她凄楚的说。

“我不知道，”他摇头。“你要告诉我！”

“是的，我爱你！是的！A！”她喊着，泣不成声。“从在云涛第一次看到你 的时候起！”

他迅速的吻住了她，把她紧拥在怀里。

“谢谢你！”他说：“晓妍，谢谢你告诉我！不管你有多坏，我可以承认你坏，但是， 我爱你这个坏女孩！我爱！”她把他的手压在自己的胸膛上。“你已经都告诉了我，现在你 不该有任何负担了。”“可是，”她摇头，“我还是要离开你！我不能让别人说，你在和 一个坏女孩交往，子健，我已经决定离开你！你懂吗？”

他推开她，看到她遍布泪痕的小脸上，是一片坚决而果断的神情，他忽然知道，她是认真的！他的心狂跳，脸色就变得比纸还白了。“你决定了？”他问。“决定了！”“没有转 圜的余地？”他瞪着她。

“没有。”她的脸色和他一样苍白。

“为什么？你最好说说清楚！”

“我已经说了那么多，因为我是个坏女孩。从小，我背叛我父母，他们不了解我，我就 恨他们，姨妈成了我的挡箭牌，我现在想清楚了。我要—*回家去！”

“回到什么地方去？”“回我父母身边去，”她望着窗子，眼光迷□如梦。“我要去对 他们说一句——我错了。一句——”

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我早就该说，该承认的话！奇怪，”她侧着头。“我现在才承认，我错了。父母管我严厉，是因为他们爱我，姨妈放任我，也是爱我！父母不了解我，不 完全是他们的错，我从没有为他们打开我的门，而我为姨妈打开了我的门。他们走不进我的 世界，然后，我说：我们之间有代沟！”她望着子健：“我要去跳那条代沟，你，该去跳你 的代沟！”“我的代沟？”“当你母亲指着 我骂的时候，她惟一想到的事：只是该保护她纯洁善良的儿子，不是吗？”

子健深深的望着晓妍。深深深深的。

“晓妍，”他说，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你变了，你长大了。”“人，都会从孩子变 成大人的，是不

是？”

“你有把握跳得过那条沟？”他问。

“没有。你呢？”“更没有，”“那么，或者，我们可以想办法搭搭桥。姨妈常说，事在人为，只怕不做！”“晓妍，”他握紧她的手：“听你这篇话，我更加父父父父爱你，我不会放过你！不管你到哪里去，我会追踪你到天涯海角！你跳沟，我陪你跳沟！你跳海，我也陪你跳海！今生今世，你休想抛掉我！你休想！”

她瞅着他。“到底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你这样爱我？”她问。

“你吗？”他也瞅着她。“我以前，只是爱你的活泼、率直、调皮、任性，和你的美丽。今晚，我却更增加了些东西，我爱你的思想，你的坦白，你的——坏。”

“坏？”“是的，我既然爱了你，必须包括你的坏在内。你坚持你是坏女孩，我就爱你这个坏女孩！我要定了你！”

她摇头。“我并没有答应跟你，我还是要离开你。”

“还是吗？”他吻她。“还是。”她低叹了一声。

他凝视她。“晓妍，”他沉下脸来。“你逼得我只能向你招供一件事，一件没有人知道的秘密。”

“什么事？”“我——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纯洁，十八岁那年，我太好奇，于是，我跟同学去了一个地方。”他盯着她，低声的。“你知道那种地方，是吗？”他顿了顿，又说：“现在，我们是不是扯平了？”她瞪大眼睛，望了他好久好久。然后，她忽然大笑了起来，一面笑，她一面把他揽进了怀里，她吻他，又吻他，笑了又笑，说：“哦！子健！我真的无法不爱你！我投降了。子健，你这样爱我这个坏女孩，你就爱吧！从此，你上天，我也上天，你下地，我也下地。跳沟也罢，跳海也罢，跳河也罢，一起跳！我再也不挣扎了！我再也不逃避了！就是你母亲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妓女，我也不介意了，我爱你鞍鞍鞍鞍你，子健，我跟定了你了。”“哦！”子健吐出一口长气来，他发疯般的吻她，吻她的唇，她翘翘的小鼻子，她的面颊，她的额，她的眼睛，然后他发现她满脸的泪。“别哭，晓妍，”他说：“以后你要笑，不要再流泪。晓妍！晓妍？”她哭得更厉害。“你又怎么了？”他问。“我爱你！”她喊：“我哭，因为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爱我！哦，子健，”她抱着他的头，又笑了起来，她就这样又哭又笑的说：“你实在并不擅长于撒谎，你知道吗？”

他瞪着她。“你撒了一个很荒谬的谎，你以为我会相信？”她带泪又带笑的凝视着他。“你是那种男孩，你一辈子也不会去什么坏地方。但是，子健，你撒了一个好可爱的谎！”她深深的注视他，不再哭了。她的脸逐渐变得好严肃好郑重好深沉，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热烈的、梦似的光彩。她的声音轻柔而优美。“我们要共同度过一段很长很长的人生，不是吗？”

他不语，只是紧紧的挽住了她。

浪花 16

俊之回到了家里。客厅里静悄悄的，俊之以为客厅里没有人，再一看，才发现婉琳缩在长沙发的角落里，正在不停的抹眼泪。珮柔呆呆的坐在婉琳身边，只是瞪着眼睛发愣。客厅里有种特殊的气氛，是暴风雨之后的甯静，俊之几乎还可以嗅出暴风的气息。他进门的声音惊动了那母女两个，珮柔跳起身来，有了份紧张后的松弛。“好了，爸，”她吁出一口长气：“你总算回来了！妈妈心情不好，爸，”她对父亲暗中眨了一下眼。“你最好安慰安慰妈妈。”安慰？俊之心中涌上一阵苦涩而嘲弄的情绪，真正需要安慰的是谁？婉琳？雨秋？晓妍？子健？还是他自己？他在婉琳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掏出香烟，找不着火柴，珮柔拿起桌上客人用的打火机，打着了火，她递到父亲面前，低声的说：“爸爸，你别染上烟瘾吧，你最近抽烟很凶呵！以前，你一向不抽烟的。”“以前一向不做的事，现在做的可多了，何止抽里一件？”俊之冷冷的说，望着婉琳。“婉琳，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婉琳抬起眼睛来，很快的望望俊之。俊之的眼光深邃而凌厉，她忽然害怕起来，惊悸起来，畏缩起来。这眼光如此陌生，这男人也如此陌生，她把身子往沙发后面蜷了蜷，像个被碰触了的蜗牛，急于想躲进自己那脆弱的壳里去。张开嘴，她嗫嚅嚅的说：“没……没……没什么，是……适适适适子健……”

“子健！”俊之喷出一口浓浓的烟雾。“很好，我们就从子健谈起！”他的声音里有种无形的力量，有种让人紧张的东西，有种足以令人惊吓、恐惧的味道。那正准备悄然退开的珮柔站住了，然后，她在屋角一个矮凳上静静的坐了下来。

“很好，”俊之再喷出一口烟雾。“子健交了一个女朋友，不是，是热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戴晓妍。听说，今晚你对晓妍有很精彩的一幕演出…”

“俊之，”婉琳惊愕的喊：“那女孩…”

“我知道，”俊之打断她。“晓妍的过去，不无瑕疵，她曾经有过一段相当惊人的历史。但是，那已经过去了，她犯过错，她用了四年的时间来挣扎向上，来改过迁善。你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她努力了四年的成

绩，完全砸成粉碎。婉琳，我佩服你！”婉琳张大眼睛，她更瑟缩了，俊之的声音，那样冷冰冰，却那样咄咄逼人。她瞪着俊之，心里迷迷糊糊的，只隐隐约约的感到，自己那场小风暴，可能要引起一场大风暴！她咬住牙，本来吗？她早就告诉自己，儿女的事情她根本没权利管，她却要管！现在，会管出什么结果来呢？

“你曾经干涉珮柔的恋爱，因为江苇出身贫贱，现在，你干涉子健的恋爱，因为晓妍曾经堕落过。你甚至不去深入的研究研究江苇和晓妍两个人，在基本上，在做人上，在思想上，在心灵上，在各方面的情形，你立刻先天性的就反对，而且采取最激烈的方式。似乎全世界都是坏人，只有你和你的儿女是好人！全世界的人都来欺侮你，来占你的便宜，你有没有想过别人是有感情有自尊的人，包括你的儿女在内！婉琳！我和你结婚这么多年，我现在才知道，你多虚荣，你多无知，你多幼稚，你多自私！”

婉琳跳了起来，她被触怒了，她被伤害了，瑟缩和恐惧远远的离开了她，她瞪大眼睛，大声的吼叫了起来：

“你不要这样给我乱加罪名，你看我不顺眼，你就实说吧！自己做了亏心事，你回来先下手为强！我没说话，你倒先来了一大串，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姘上了一个年轻的野女人，你看我这个老太婆…”

“住口！”俊之大声叫，脸色铁青。“你对每个人的侮辱都已经太多太多，别再伤害雨秋！你如果说‘野女人’三个字，我会对你忍无可忍。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还都是文明人，我们最好用最文明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他深抽了一口烟，压低了声音。“婉琳，二十几年的夫妻，我不预备亏待你，我会给你一笔钱，你一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这房子，你要，也可以拿去，我只要云涛就够了。好在，我们的孩子都大了，都有他们自己的世界，早晚都要各奔前程…”

婉琳的眼睛张得好大好大，里面逐渐涌起一阵恐惧及惊慌的神色，她愕然的、喃喃的说：

“你…你要干嘛？好好的，我…挝挝挝挝又不要和你分家。”“不是分家，”俊之清清楚楚的说：“是离婚！”

这像一个炸弹，突然从天而降，掉在婉琳的面前，把她的世界、宇宙、天地，一下子都炸得粉碎。她呆了，昏了，脑子麻木了，张大眼睛和嘴，她像个石塑的雕像，既木讷，又呆板。“爸爸！”珮柔从她的角落里跳了起来，旋风般卷到父亲的面前。“爸爸，你不能…”

“珮柔，”俊之望着女儿。“你能不能不管父母的事，只做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我不能。”珮柔的眼里涌满了泪水。“因为我不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我是你和妈妈的女儿，我是这个家庭里的一份子。”“那么，”俊之逼视着她：“你为什么曾经从这个家庭里出走？是谁把你找回来的？又是谁逼你出走的？珮柔，你能从这个家庭里出走，我也可以从这家庭里出走！你是个懂事、明理，懂感情的孩子，用你的思想！珮柔，感情生活并不是只有你们年轻人才有！你懂吗？你想想看吧！现在，珮柔，不要多嘴，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安静的旁观者，你就退出这房间，让我和你母亲单独谈谈！”

珮柔被击倒了，俊之的言论，带着那么一股强烈的、压迫的力量，对她辗过来，她无力 承担。退了开去，她缩回到自己的小角落里，坐下来，她开始无意识的咬着自己的手指甲。 心里像翻江倒海般转着许多念头，父母的离婚，代表的是家庭的破碎。是的，她和子健都大 了，有一天，她会嫁为江家妇，再也管不了父母的事。子健会娶晓妍，独立去创他们的天 下。父亲呢？当然和雨秋在一起，结婚也好，同居也好，他们会过得很甜蜜。剩下的是什 么？母亲！只有母亲，一个年华已去，青春早逝，懵懂，糊涂，而孤独的女人！她，将靠什 么活下去？珮柔咬紧指甲，指甲裂开了，好痛。她甩甩手，注视着母亲。婉琳的神志已经回 来了，她终于弄清楚了俊之的企图。离婚！她并没有听错那两个字。结婚二十几年，她跟他 苦过，奋斗过，生儿育女，努力持家。然后，他成功了，有钱了，有地位了。包围在他身边 的，是一群知名之士，画家，作家，音乐家。他们谈她听不懂的话，研究她无法了解的问 题，艺术，文学！她早就被他排挤在他的生活之外。现在，有个年轻的、漂亮的、会打扮 的、风流的“女画家”出现了。他就再也不要她了！抹煞掉二十几年的恩情，抹煞掉无数同 甘共苦的日子。她就成了虚荣、无知、幼稚、自私的女人！她一仰头，眯起眼睛，她开始尖 叫：“贺俊之！你这个卑鄙下流的无赖汉！记得你追求我的时候吗？记得你对我发誓，说没 有我你就活不下去的时候吗？现在，你成功了，有钱了！有人巴结你了，有女画家对你投怀 送抱了！离婚！你就要和我离婚了！你的良心被狗吃掉了！你卑鄙！你下流！你混蛋！”她 提高嗓音，尖声怪叫：“离婚！你休想！你做梦！秦雨秋那个淫妇，荡妇，婊子，娼 妓…”

哦，不不！珮柔在心里狂叫着：妈妈，你要闯祸，你要闯大祸！你真笨，你真糊涂！攻 击秦雨秋，只是给你自己自掘坟墓！果然，“啪！”的一声，她看到父亲在狂怒中给了母亲 一耳光。他的声音沙哑而苍凉：

“婉琳，你比我想像中更加低级，更加无知，更加没教养！我真不知道我当初怎会娶了 你！”

“你打我？你打我？”婉琳用手抚着脸，不信任的问。“你居然打我？为了那个臭女 人，你居然打我？”

“你再敢讲一个下流字！”俊之警告的扬起了声音，眼睛发红：“我会把你撕成粉碎！”

“哎哟！”婉琳尖叫了一声：“天哪！上帝！耶稣基督！观世音菩萨！我不要活了！不 要活了！”她开始放声大哭。“你这个混蛋！你这个瘪三！你这个王八蛋！你要打，你就 打，打死好了！”她一头冲向他：“打不死算你没种！贺俊之！我就要讲，我偏要讲，那个 野女人，贱货！婊子！妓女…”她喊个没停了。俊之气得发抖，脸色黄了，眉毛也直了， 他瞪着她，喘着气说：“我不打你！我打你都怕打脏了手！很好，你再说吧！多说几句，可 以让我多认识你一点！现在，我和你离婚，不再会有丝毫心理负担！因为你只是一个道档地 地的泼妇，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妻子！”说完，他转身就往楼上走，婉琳扑过去，依然不停口 的尖叫着：“你不是要打我吗？你就打呀！打呀！撕我呀！撕不碎我你就不姓贺！”“我不 和你谈！”俊之恼怒的吼叫：“明天，我会叫律师来跟你谈离婚，我告诉你！”他斩钉截铁 的说：“愿意离，我们要离，不愿

意离，我们也要离！”摔开她，他径自的走了！

“你别走！姓贺的，我们谈个清楚…”婉琳抓着楼梯栏杆，直着脖子尖声大叫。“你 别走！你有种就不要走…”

珮柔再也忍不住了，她跑过去，扶住母亲，眼泪流了一脸。她哀求的、婉转的、温柔的 叫：

“妈妈！你不要吼了，坐下来，你冷静一点，求求你，妈妈！你这样乱吼乱叫，只会把 事情越弄越糟，妈妈，我求求你！”婉琳被珮柔这样一喊，心里有点明白了，她停止了吼 叫，怔怔的站着，怔怔的看着珮柔，然后，一股彻心彻骨的心酸就涌了上来，她一把抱着珮 柔，哭泣着说：

“天哪，珮柔，我做错了些什么？为什么这种事偏偏要到我头上来呢！我又没有不管 家，我又没有红杏出墙，我又没有天天打麻将，我也帮他生儿育女了！为什么要离婚？为什 么？我还要怎样才对得起他？二十几年，我老了，他就不要我了！天哪！男人的心多狠哪！ 早知如此，我当初还不如嫁给杜峰！他虽然寻花问柳，总没有要和太太离婚呀！天哪！我怎 么这么倒楣？我怎么这么倒楣？”

“妈妈！”珮柔含着泪喊，把母亲扶到沙发上去坐着。“妈妈，你如果肯冷静下来，我 有几句话一定要跟你讲！妈妈，事情或者还可以挽救，如果你安心要挽救的话！你能不能静 下来听我讲几句？”“我老了！”婉琳仍然在那儿哭泣着自言自语。“我老了！没人要我 了！珮柔，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也嫌我，子健也嫌我，我是每一个人的眼中钉！如果我 现在死掉，你们大家都皆大欢喜！天哪！为什么我不死掉！你们都巴不得我死掉！你们每一 个都恨我！天哪，我为什么不死掉？为什么不死掉？”“妈妈呀！”珮柔哀声的大叫了一 句：“你的悲剧是你自己造成的！难道你还不了解吗？”

婉琳愕然的安静了行来，她瞪视着珮柔。

“你… 你说… 什么？”她口齿不清的问。

“妈妈，请听我说！”珮柔含着满眶的眼泪，抓着母亲的手，诚恳的、恳切的说：“我 们没有任何人恨你，我们都爱你，可是，妈妈呀，这些年来，你距离我们好远好远，你知道 吗？你从不了解我们想些什么，从不关心我们的感情、思想、和自尊！你只是唠叨，只是自 说自话，虽然你那么好心，那么善良，但是，人与人间的距离，会从一条小沟变成汪洋大 海。我，哥哥，爸爸，都不是游泳的好手，即使我们能游，我们也游不过大海…”“珮 柔，”婉琳瞪着眼睛喊：“你在说些什么鬼话？我没发昏，你倒先发起昏来了！我什么 时候 要你们学游泳过？我什么时候怪你们不会游泳了？”

珮柔住了口，她凝视着母亲，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她废然的长叹了一声，低 下头去，她自言自语的说了句：

“什么汪洋大海，我看，这是太平洋加上大西洋，再加上北极海，黑海，死海，还得加 上美国的五大湖！”

婉琳怔怔的看着珮柔，她忘了哭泣，也忘了面临自己的大问题，她奇怪的说：“珮柔，你怎么了？你在背地理吗？”

“不，妈妈，我不在背地理。”珮柔抬起眼睛来，紧紧的盯着母亲，她深吸了口气。“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谈吧，妈妈。”她再吸了口气：“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屋顶底下，却有完全不同的世界。妈妈，你不了解我们，也不愿意费力来了解。举例说，你骂过江苇，你又骂晓妍，你忽略了我爱江苇，哥哥爱晓妍，你这样一骂，就比直接骂我们更让我们伤心…”“我懂了。”婉琳悲哀的说：“凡是你们爱的，我就都得说好，这样你们才开心，这样就叫做了解。如果有一天，你们都爱上了臭狗屎，我就应该说那臭狗屎好香好香，你们爱得好，爱得高明…”“妈妈！”珮柔皱紧眉头，打断了她。“妈妈！”她啼笑皆非，只能一个劲儿的摇头。“我看，我要投降了，我居然无法讲得通！怎么人与人的思想，像我们，亲如母女，要沟通都如此之难！”她注视了母亲好长一段时间。“好了，妈，我们把话题扯得太远，别管我和哥哥怎么样，爸爸说得对，有一天，我和哥哥都会离开这个家庭，去另创天下。儿女大了，都会独立，那时候，你怎么办？妈妈，爸爸要和你离婚，你不要以为他是一时负气，嘴上叫叫，明天就没事了，爸爸不是那样的人，他是认真的！”

婉琳又开始手足失措起来，拚命的摇着头，她叫：

“不离婚！不离婚！反正我不离婚！看他一个人怎么离！我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离婚？”“你不离婚，爸爸可以走的！”珮柔冷静的说：“他可以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那时候，你离与不离，都是一样，你只保留了一个‘贺太太’的空衔而已。”

“那… 哪哪哪哪哪”婉琳又哭泣起来。“我… 我怎么办？都是那个贱女人，那个婊子！天下男人那么多，她不会去找，偏偏要勾引人家的丈夫…”

“妈妈！”珮柔一个字一个字的说：“秦雨秋不是贱女人，不是婊子，她是个充满了智慧和灵性的女人，她满身的诗情画意，满心的热情和温暖。她不见得漂亮，却潇洒脱俗，飘逸清新。她有思想，有深度，有见解，她是那种任何有思想的男人都会为她动心的女人！”

“哦！”婉琳勃然变色：“你居然帮那个坏女人说话！你居然把她讲成了神，讲成了仙，你到底是站在我一边，还是站在她一边？”“妈妈，如果我不是你的女儿，我会站到她一边的！”珮柔大声喊，眼眶红了。“我同情爸爸！我同情秦雨秋！你不知道我有多同情他们！但是，我是你的女儿，我只能站在你一边，我爱你！妈妈！我不要你受伤害，我不要这个家庭破碎，我想帮助你！你却拒人于千里之外，你不肯听我说，你不肯让我帮助你！”婉琳愣在那儿，她看来又孤独，又无奈，又悲哀，又木讷。好半天，她才结舌的说：

“如… 如果，她… 她那么好，我怎么能和她比呢？怎么能… 保住你爸爸呢？”

“你能的，妈妈，你能。”珮柔热烈的喊，抓紧母亲的手。“妈，所有的女人都有一个通病，当丈夫有外遇的时候，就拚命骂那个女人是狐狸精，是臭婊子，是坏女人，勾引别人的丈夫，破坏别人的家庭等等。但是，几个妻子肯反躬自省一下，为什么自己没有力量，把丈夫留在身边？你想想，妈妈，这些年来，你给了爸爸些什么？你们像两个爬山的伴侣，刚结婚的时候，你们都在山底下，然后，爸爸开始爬山，他一直往前走往前走，你却停在山底下不动，现在，爸爸已经快到山顶了，你还在山底下，你们的距离已经远得不能以道里计。这时候，爸爸碰到了秦雨秋，他们在同一的高度上，他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视野，于是，两个孤独的爬山者，自然而然会携手前进，并肩往山上爬。你呢？妈妈，你停在山下，不怪自己不爬山，却怪秦雨秋为什么要爬得那么高！你想想，问题是出在秦雨秋身上呢？还是出在你身上？还是出在爸爸身上？”婉琳很费力的，也很仔细的听完了珮柔这篇长篇大论。然后，她怯怯的说：“珮柔，说实话，你刚刚讲了半天的海，现在又讲了半天的山，到底海和山与我们的事情有什么关系？你爸爸是另外有了女朋友，并不是真的和秦雨秋去爬山了，是不是？”

珮柔跌坐在沙发里，用手揉着额角，她暗暗摇头，只觉得自己头昏脑胀。闭了一下眼睛，她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她忽然想：自己是不是太多事了？那秦雨秋，和爸爸才是真正的一对，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她为什么要这样费力的去撮合爸爸和妈妈呢？两个世界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拉在一起呢？算了，她投降了，她无法再管了，因为母亲永不可能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自己只是在作徒劳的努力而已。睁开眼睛，她想上楼了，但是，她立即接触到母亲的眼光：那样孤苦无助的看着自己，好像这女儿成为她绝望中惟一的生路。珮柔心中一紧，那种母女间本能的血缘关系，本能的愛，就牢牢的抓紧了她！不不！她得想办法帮助母亲！

“珮柔！”婉琳又茫然的说：“你不要讲山啦，水啦，我弄不清楚，你说秦雨秋很可爱，我斗不过她，是不是？可是，我和你爸爸结婚二十几年了，她和你爸爸认识才一年，难道二十几年抵不过一年吗？”“二十几年的陌生，甚至于抵不过一刹那的相知呢！”珮柔喃喃的说。悲哀的望着母亲。然后，她振作了一下，说：“这样吧！妈妈，我们抛开一切道理不谈，只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好不好？”“你说，我听着。”婉琳可怜兮兮的说，不凶了，不神气了，倒好像比女儿还矮了一截。

“妈，你答应我，从明天起，用最温柔的态度对爸爸，不要唠叨，不要多说话，尤其，绝口不能攻击秦雨秋！你照顾他，尽你的能力照顾他，像你们刚结婚的时候一样。你不可以发脾气，不冒火，不生气，不大声说话，不吵他，不闹他…”“那…我还是死了好！”婉琳说：“我为什么要对他低声下气？是他做错了事，又不是我做错了事！依我，我就去把秦雨秋家里打她个落花流水…”

“很好，”珮柔忍着气说：“那一定可以圆满的达成和爸爸离婚的目的！我不知道，原来你也想离婚！”“谁说我想离婚来着？”婉琳又哭了起来。“我现在和他离了婚，我到哪里去？”“妈妈呀！”珮柔

喊着。“你不想离婚，你就要听我的！你就要低声下气，你就要 对爸爸好，许多张妈做的工作，你来做！爸爸没起床前，你把早餐捧到他床前去，他一回 家，你给他拿拖鞋，放洗澡水… ”

“我又不是他的奴隶！”婉琳嚷着。“也不是日本女人！再下去，你要叫我对他三跪九 叩了！”

“我原希望你能和爸爸有思想上的共鸣！如果你是秦雨秋，爸爸会对你三跪九叩，可 惜，你不是秦雨秋，你就只好对爸爸三跪九叩，人生，就这么残忍，今天，是你耍爸爸，不 是爸爸耍你。妈，你不是当初被追求的时代了！你认命吧！在思想上，心灵上，气质上，风 度上，年龄上，各方面，我很诚实的说，妈妈，你斗不过秦雨秋，你惟一的办法，只有一条 路——苦肉计。我说的各项措施，都是苦肉计，妈妈，如果你想爸爸回头，你就用用苦肉计 吧！爸爸惟一可攻的弱点，是心软，你做不到别的，你就去攻这一个弱点吧！你毕竟是跟他 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妻子！”

“苦肉计？”婉琳这一下子才算是明白过来了，她恍然大悟的念着这三个字。“苦肉 计？”她看看珮柔。“会有用吗？”

“妈，”珮柔深思着。“你只管用你的苦肉计，剩下来的事，让我和哥哥来处理。今 晚，我会在这儿等哥哥，我们会商量出一个办法来。无论如何，我和哥哥，都不会愿意一个 家庭面临破碎。”“子健？”婉琳怯怯的说：“他不会帮我，他一定帮晓妍的姨妈，何况， 我今晚又骂了晓妍。”

“妈妈！”珮柔忽然温柔的搂住了母亲的脖子。“你真不了解人性，我恨过你，哥哥也 恨过，但是，”她满眶泪水。“你仍然是我们的妈妈！当外界有力量会伤害你的时候，我们 都会挺身而出，来保护你的！妈妈，如果我们之间，没有那些汪洋大海，会有多好！”汪洋 大海？婉琳又糊涂了。但，珮柔那对含泪的眼睛，却使她若有所悟，她忽然觉得，珮柔不再 是个小女孩，不再是她的小女儿，而是个奇异的人物，她可能真有神奇的力量，来挽救自己 婚姻的危机了。

子健用钥匙开了大门，穿过院子，走进客厅，已经是深夜二点钟了。但是，珮柔仍然大 睁着眼睛，坐在客厅里等着他。“怎么？珮柔？”子健诧异的说：“你还没有睡？”

“我在等你。”珮柔说：“晓妍怎样了？”

子健在沙发里坐了下来。他看来很疲倦，像是经过了一场剧烈的战争，但是，他的眼睛 仍然明亮而有神，那种撼人心魄的爱情，是明显的写在他脸上的。他低叹了一声，用一种深沉的、怜惜的、心痛的声音说：

“她现在好了，我差一点失去了她！我真没料到，妈妈会忽然卷起这样的一个大台风， 几乎把我整个的世界都吹垮了。” “你知道，妈妈是制造台风的能手，”珮柔说：“只是， 风吹得快，消失得也快，留下的摊子却很难收拾。如果台风本身要负责吹过之后的后果，我 想，台风一定不会愿意吹的。”她注视着子健：“哥哥，妈妈事实上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 物，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做过的后果，更不会收拾残局。但是，她是我们的妈妈，是吗？”

子健凝视着珮柔。“你想说什么？珮柔，别兜圈子。家里发生事情了，是不是？爸爸和 妈妈吵架了？”

“岂止是吵架！爸爸要和妈妈离婚。我想，这是那阵台风引起来的。你去秦阿姨家的时 候，爸爸一定在秦阿姨家，对不对？爸爸表示过要和妈妈离婚吗？”

“是的。”子健说，蹙起眉头。“唉！”他叹了口气。“人生的事，怎么这么复杂呢？”

“哥哥！”珮柔叫：“你对这事的看法怎么样？”

“我？”子健的眉头锁得更紧。“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昏了头了，我觉得，父母的 事，我们很难过问，也很难参加意见。说真的，爸爸移情别恋，爱上秦阿姨，在我看来，是 很自然的事！如果我是爸爸，我也会！”

“哥哥！”珮柔点点头，紧盯着他：“妈妈骂了晓妍，你就记恨了，是不是？你宁愿爸 爸和妈妈离婚，去娶秦阿姨，对吗？这样就合了你的意了。秦阿姨成为我们的后母，晓妍成 为你的妻子。这样，就一家和气了，是不？你甚至可以不管妈妈的死活！”子健跳了起来。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珮柔？我爱晓妍是一回事，我欣赏秦阿姨是另外一回事，我同情爸爸 和秦阿姨的恋爱又是一回事。不管怎样，我总不会赞成爸爸妈妈离婚的！妈妈总之是妈妈， 即使和她记恨，也记不了几分钟！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是血亲，如果能置血亲于不顾的人， 还能叫人吗？”

“哥哥！”珮柔热烈的喊：“我就要你这几句话！我知道你一定会和我站在一条阵线上 的！”

“一条阵线？”子健诧异的问。“战争已经发生了？是吗？你的阵线是什么阵线呢？”

“哥哥，让我告诉你。”珮柔移近身子，坐在子健的身边，她开始低声的、喃喃的，不 停的说了许许多多。子健只是静静的听，听完了，他抬起眼睛来，深深的看着珮柔。

“珮柔，我们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

“挽救父母的婚姻，是错吗？”珮柔问：“撮合父母的感情，是错吗？孝顺母亲，不让 她悲哀痛苦，是

错吗？维持家庭的完整，是错吗？拉回父亲转变的心，是错吗？”她一连串的问。

子健瞪着她。“破坏一段美丽的感情，是对吗？勉强让一对不相爱的人在一起，是对吗？打击父亲，使他永堕痛苦的深渊，是对吗？维持一个家庭完整的外壳，而不管内部的腐烂，是对吗？拆散一对爱人，让双方痛苦，是对吗？…”

“哥哥！”珮柔打断了他：“你安心和我唱反调！”

“不是的，珮柔。”子健深沉的说：“我只要告诉你，对与错，是很难衡量的，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判断。但是，我同意你的做法，因为我是妈妈的儿子，我不能不同意你！我站在一个儿子的立场，维护母亲的地位，并不是站在客观的立场，去透视一幕家庭的悲剧。珮柔，你放心，我会去做，只是我很悲哀，我并没有把握，能扮演好我的角色。你孝心可嘉，但是，爱情的力量排山倒海，谁都无法控制，我们很可能全军覆没！”“我知道。”珮柔点点头，“可是，我们尝试过，努力过，总比根本不尝试，不努力好，是不是？”

“当然，”子健说，深思着。“但是，妈妈是不是能和我们合作呢？她的那个台风只要再刮一次，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妈妈，你知道，我同情她，甚至可怜她，却无法赞成她！”“我知道。”珮柔低叹：“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只要妈妈有秦阿姨的十分之一，她也不会失去爸爸！可是，妈妈是无法了解这一点的，她甚至不懂什么叫爱情。她认为结婚，生儿育女，和一个男人共同生活就叫恋爱，殊不知爱情是人生最撼人心弦的东西。是吗？哥哥？”

“我们却要去斩断一份撼人心弦的东西！”子健低档的说。“我甚至希望我们失败。”“哥哥！”珮柔叫。“我说了，我和你一条阵线！”子健站起身来。“不管我的想法如何，我会努力去做！你，负责妈妈不刮台风，我，负责爸爸，怎样？”“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哥哥，像小时候一样，我们要勾勾小指头，这是我们兄妹间的秘密，是不是？你不可以中途反悔，倒戈相向，你不可以让晓妍左右你的意志，你要为我们可怜的母亲多想一想，你能吗？”“珮柔，”他注视她，毅然的点了点头：“我能！”

珮柔伸出手来，兄妹二人郑重的勾勾小指头。相对注视，两人的心情都相当复杂，相当沉重。然后，他们上了楼，各回各的房间了。俊之彻夜难眠，辗转到天亮，才朦朦胧胧的睡着了，一觉醒来，红日当窗，天色已近中午。他从床上坐起来，心里只是记挂着雨秋。翻身下床，他却一眼看到婉琳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穿戴整齐，还搽了胭脂抹了粉，戴上了她出客才用的翡翠耳环。她看到他醒来，立即从椅子上跳起身，陪笑着说：“你的早餐早就弄好了，豆浆冷了，我才去热过，你就在卧室里吃吧，大冷天，吃点热的暖暖身子。”

俊之愕然的看着婉琳。这是什么花招？破天荒来的第一次，别是自己还在什么噩梦里没醒吧！他揉揉眼睛，摔摔头，婉琳已拎着他的睡袍过来了：

“披上睡袍吧！”婉琳的声音温柔而怯弱。“当心受凉了。”

他一把抓过睡袍，自己穿上，婉琳已双手捧上了一杯冒着热气的、滚烫的豆浆。俊之啼笑皆非，心里在不耐烦的冒着火。这是见了鬼的什么花样呢？他已正式提出离婚，她却扮演起古代的、被虐待的小媳妇了！他瞪了她一眼，没好气的说：“我没漱口之前，从来不吃东西，你难道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哦，哦，是的，是的。”婉琳慌忙说，有点失措的把杯子放了下来，显然那杯子烫了她的手，她把手指送到嘴边去吁着气，发现俊之在瞪她，她就又立即把手放下去，垂下眼睑，她像个不知所措的、卑躬屈膝的小妇人。

“婉琳！”俊之冷冷的说：“谁教你来这一套的？”

婉琳吃了一惊，拾起眼睛来，她慌慌张张的看着俊之，嗫嚅嚅嚅的说：“我……我……我……”

“没有用的，婉琳。”俊之深深的望着她，默然的摇着头。“没有用的。我们之间的问 题，不是你帮我端豆浆拿衣服就可以解决了，我并没有要你做这些，我要一个心灵的伴侣，不是要一个服侍我的女奴隶！你也没有必要贬低你自己，来做这种工作。你这样做，只是让 我觉得可笑而已。”

婉琳低下了头，她自言自语的说：

“我……早……早知道没有用的。”她坐回椅子上，一语不发。俊之也不理她，他径自去浴室梳洗，换了衣服。然后，他发现婉琳依然坐在椅子上，头垂得低档的，肩膀轻轻耸动着，他仔细一看，原来她在那儿忍着声音啜泣，那件特意换上的丝棉旗袍上，已湿了好大的一片。他忽然心中惻然，这女人，她再无知，她再愚昧，却跟了他二十几年啊！走过去，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别哭了！”他粗声说，却不自己的带着抹歉意。“哭也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的事，好歹都要解决，反正不急，你可以冷静的思考几天！或者你会想清楚！我……”他顿了顿，终于说：“很抱歉，也很遗憾。”

她仍然低垂着头，泪珠一滴滴落在旗袍上。

“当……当初，”她抽噎着说：“你不娶我就好了！”

他一愣，是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低叹了一声，人生，谁能预卜未来呢？假若每个人都能预卜未来，还会有错误发生吗？他转过身子，要走出房去，婉琳又怯怯的叫住了他：“俊——俊之，你……你的早餐！”

“我不想吃了！你叫张妈收掉吧！”

“俊之，”婉琳再说：“子健在你书房里，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商量。”俊之回过头来，狐疑的望着婉琳：

“你对孩子们说了些什么？”他问。

“我？”婉琳睁大眼睛，一股莫名其妙的样子，那脸上的表情倒是诚实的。“我能对他们说什么？现在，只有他们对我说话的份儿，哪有我对他们说话的份儿？”

这倒是真的，那么，子健找他，准是为了晓妍。晓妍，他叹口气，那孩子也够可怜了。这个社会，能够

纵容男人嫖妓宿娼，却不能原谅一个女孩一次失足！他下了楼，走进书房里，关上了房门。子健正靠在书桌上，呆呆的站着，他的眼光，直直的望着墙上那幅《浪花》。听到父亲进来，他转头看了父亲一眼，然后，他愣愣的说：“我在想，秦阿姨这幅《浪花》，主要是想表现些什么？”

“对我而言，”俊之坦率的说：“它代表爱情。”

“爱情？”子健不解的凝视着那幅画。

“在没有遇到雨秋以前，”俊之说：“我就像海滩上那段朽木，已经枯了，腐烂了，再也没有生机了。然后，她来了，她像那朵玫瑰，以她的青春、生命、和夺人的艳丽，来点缀这枯木，于是，枯木沾了玫瑰的光彩，重新显出它朴拙自然的美丽。”

子健惊愕的望着父亲，他从没有听过俊之这样讲话，如此坦率，如此真诚。尤其，他把 他当成了平辈，当成了知音。子健忽然觉得汗颜起来，他想逃开，他想躲掉。珮柔给他的任务是一件残忍的事情。但是，他来不及躲开了，俊之在桌前坐了下来，问：“你有事找我？”他站在父亲对面，中间隔着一张书桌，他咬紧牙关，脸涨红了。“为了晓妍？”俊之温和的问。

子健摇头，终于说了出来：

“为了你，爸爸。为了你和妈妈。”

俊之脸色立刻萧索了下来，他眼睛里充满了戒备与怀疑，靠进椅子上，他燃上了一支烟。喷出烟雾，他深深的望着儿子。“原来，你是妈妈的说客！”他说，声音僵硬了。

子健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拿起桌上的一把裁纸刀，他无意识的玩弄着那把刀子，透过了烟雾，他注视着父亲那张隐藏在烟雾后的脸庞。

“爸爸，我不是妈妈的说客！”子健说。“我了解爱情，我认识爱情，我自己正卷在爱情的巨浪里，我完全明白你和秦阿姨之间发生了些什么。我不想帮妈妈说话，因为妈妈无法和秦阿姨相比，我昨晚就和珮柔说过，如果我是你，我一样会移情别恋，一样会爱上秦阿姨。”

俊之稍稍有些动容了，他沉默着，等待儿子的下文。

“爸爸，这些年来，不是你对妈妈不耐烦，连我们做儿女的，和妈妈都难以相容。妈妈的生活，在二十几年以来，就只有厨房、卧房、客厅。而我们，见到的，是一片广漠无边的天地。接触的，是新的知识，新的朋友，新的观念，新的人生。妈妈呢？接触的只有那些三姑六婆的朋友们，谈的是东家长西家短，衣料、麻将，和柴米油盐。我们和妈妈之间当然会有距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俊之再抽了一口烟，子健停了停，他看不出父亲的反应，在烟雾的笼罩下，父亲的脸显得好模糊。

“我已经大学四年级了，”子健继续说：“很快就要毕业，然后是受军训，然后我会离家而独立。珮柔，早晚是江苇的太太，她更不会留在这家庭里。爸爸，你和妈妈离婚之后，要让她到哪里去？这些年来，

她已习惯当‘贺太太’，她整个的世界，就是这个家庭，你砸碎这个家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各奔前程，只有妈妈，是彻彻底底的面临毁灭！爸，我不是帮妈妈说话，我只请你多想一想，即使妈妈不是你的太太，而是你朋友的太太，你忍心让她毁灭吗？忍心看到她的世界粉碎吗？爸爸，多想一想，我只求你多想一想。”

俊之熄灭了那支烟，他紧紧的盯着儿子。

“说完了吗？”他问。“爸！”子健摇头。“我抱歉，我非说这些话不可！因为我是妈妈的儿子！”“子健，”俊之叫，他的声音很冷静，但很苍凉。“你有没有也为爸爸想一想？离婚，可能你妈妈会毁灭，也可能不毁灭，我们谁都不知道。不离婚，我可以告诉你，你爸爸一定会毁灭！子健，你大了，你一向是个有思想有深度的孩子，请你告诉我，为了保护你妈妈，是不是你宁可毁灭你爸爸！”

子健打了个冷战。“爸爸！”他蹙着眉叫：“会有那么严重吗？”

“子健，”俊之深沉的说：“你愿不愿意离开晓妍？”

子健又打了个冷战。“永不！”他坚决的说。

“而你要求我离开雨秋？”

“爸爸！”子健悲哀的喊：“问题在于你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权利！在二十几年前，你娶了妈妈！现在，你对妈妈有责任与义务！你和秦阿姨，不像我和晓妍，我们是第一次恋爱，我们有权利恋爱！你却在没有权利恋爱的时候恋爱了！”

俊之一瞬也不瞬的瞪视着子健，似乎不大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接着，一层浓重的悲愤的情绪，就从他胸中冒了起来，像潮水一般把他给淹没了。

“够了！子健！”他严厉的说：“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家庭，我们或者是太民主了，所以你可以对我说我没有权利恋爱！换言之，你指责我的恋爱不合理，不正常，不应该发生，是不是？”子健低叹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重了。

“爸爸，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俊之打断了他。“我虽然是你父亲，却从没有对你端过父亲架子！也没拿‘父亲’两个字来压过你，你觉得我不对，你尽可以批评我！我说了，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家庭！好了，子健，我承认我不对！我娶你母亲，就是一个大错误，二十几年以来，我的感情生活是一片沙漠，如今碰到雨秋，像沙漠中的甘泉，二十几年的焦渴，好不容易找到了水源，我需要，我非追求不可！这是没道理好讲的！你说我没有权利爱，我可以承认，你要求我不爱，我却做不到！懂了吗？”“爸爸！”子健喊：“你愿不愿意多想一想？”

“子健，如果你生活在古代的中国，晓妍在‘理’字上，是决不可以和你结婚的，你知道吗？”

子健的脸涨红了。“可是，我并没有生活在古代！”

“很好，”俊之愤然的点点头。“你是个现代青年，你接受了现代的思想！现代的观念。那么，我简单明白的告诉你：离婚是现代法律上明文规定，可以成立的！”

“法律是规定可以离婚，”子健激动的说：“法律却不负责离婚以后，当事人的心理状况！爸，你如果和妈妈离婚，你会成为一个谋杀犯！妈跟你生活了二十几年，你于心何忍？”

“刚刚你在和我说理，现在你又在和我说情，”俊之提高了声音。“你刚刚认为我在理字上站不住，现在你又认为我在情字上站不住，子健子健，”他骤然伤感了起来。“父子一场，竟然无法让彼此心灵相通！如果你都无法了解我和雨秋这段感情，我想全世界，再也没人能了解了！”他颓然的用手支住额，低声说：“够了！子健，你说得已经够多了！你去吧！我会好好的想一想。”“爸爸！”子健焦灼的向前倾，他苦恼的喊着。“你错了，你误会我！并不是我不同情你和秦阿姨，我一上来就说了，我同情！问题是，你和妈妈两个生下了我，你不可能希望我爱秦阿姨胜过爱妈妈！爸爸，秦阿姨是一个坚强洒脱的女人，失去你，她还是会活得很好！妈妈，却只是一个寄生在你身上的可怜虫呵！如果你真做不到不爱秦阿姨，你最起码请别抛弃妈妈！以秦阿姨的个性，她应该不会在乎名分与地位！”

俊之看了子健一眼，他眼底是一片深刻的悲哀。

“是吗？”他低声问。“你真了解雨秋吗？即使她不在乎，我这样对她是公平的吗？”

“离婚，对妈妈是公平的吗？”子健也低声问。

“你母亲不懂得爱情，她一生根本没有爱情！”

“或者，她不懂得爱情，”子健点头轻叹。“她却懂得要你！”

“要我的什么？躯壳？姓氏？地位？金钱？”

“可能。反正，你是她的世界和生命！”

“可笑！”“爸，人生往往是很可笑的！许多人就在这种可笑中活了一辈子，不是吗？爸，妈妈不止可笑，而且可怜可叹，我求求你，不要你爱她，你就可怜可怜她吧！”说完，他觉得再也无话可说了，站起来，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信纸，递到父亲的面前。“珮柔要我把这个交给你，她说，她要说的话都在这张纸中。爸爸，”他眼里漾起了泪光。“你一直是个好爸爸，你太宠我们了，以至于我们敢在你面前如此放肆，爸，”他低语：“你宠坏了我们！”转过身子，他走出了房间。

俊之呆坐在那儿，他沉思了好久好久，一动也不动。然后，他打开了那张信纸。发现上面录着一首长诗：

“去去复去去，凄恻门前路，
行行重行行，辗转犹含情，

含情一回首，见我窗前柳，
柳北是高楼，珠帘半上钩，
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鹉，
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
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
云何咫尺间，如隔万重山，
悲哉两决绝，从此终天别，
别鹤空徘徊，谁念鸣声哀，
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
半裂湘裙裾，泣寄藁砧书，
可怜帛一尺，字字血痕赤，
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
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捶，
不然死君前，终胜生弃捐，
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长诗的后面，写着几个字：

“珮柔代母录刺血诗一首，敬献于父亲之前。”

俊之闭上眼睛，只觉得五脏翻搅，然后就额汗涔涔了。他颓然的仆伏在书桌上，像经过一场大战，说不出来有多疲倦。半晌，他才喃喃的自语了一句：“贺俊之，你的儿女，实在都太聪明了。对你，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珮柔，”江苇坐在他的小屋里，猛抽着香烟，桌上堆满了稿纸，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他脸上堆满了愤懑。“我根本反对你的行为，我觉得你的做法狭窄、自私、而且愚不可及！”

“江苇，你不理智。”珮柔靠在桌子旁边，瞪大了眼睛，一脸的苦恼。“你反对我，只因为你恨我妈妈！你巴不得我爸爸和妈妈离婚，你就免得受我妈妈的气了，是不是？别说我狭窄自私，我看是你狭窄自私！”

“算了！”江苇嗤之以鼻。“我爱的是你，我看她的脸色干什么？将来我娶的也是你，只要你不给我脸色看，我管她给不给我脸色看！我之所以反对你，是因为我客观，而你不客观！说实话，你妈配不上你爸爸，一对错配的婚姻，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离婚！何必呢？两个人拖下去，你妈只拥有你爸爸的躯壳，你爸爸呢？他连你妈的躯壳都不想要，他只拥有一片空虚和寂寞！珮柔，你爱妈妈，就不爱爸爸了？”

“妈妈会转变，妈妈会去迎合爸爸…”

“哈！”江苇冷笑了一声：“你想把石头变成金子呢！你又没有仙杖，你又不是神仙！”

“江苇！”珮柔生气的叫：“请你不要侮辱我妈妈，无论如何，她还是你的长辈。”“尽管她是我的长辈！”江苇固执的说：“她仍然是一块石头，她就是当了我的祖宗，她还是一块石头！”

“江苇！”珮柔喊：“你再这样胡说八道，我就不理你了！”

江苇把她一把拉进自己的怀里，用手臂紧紧的圈住了她。他的嘴唇凑着她的耳朵，轻声的、肯定的说：

“你会理我！因为，你心里也清楚得很，你妈妈只是一块石头！而且还是块又硬又粗的石头，连雕刻都不可能！而那个秦雨秋呢，却是块美玉！”

“我看，”珮柔没好气的说：“你大概爱上秦雨秋了！”

“哼！”江苇冷哼一声。“爱上秦雨秋也没什么希奇，她本就是挺富吸引力的女人！可是，我已经爱上贺珮柔了，这一生跟她跟定了，再没办法容纳别的女人了！”

“你干嘛爱贺珮柔？她妈是石头，她就是小石头，你干嘛舍美玉而取石头！”“哈哈！”江苇大笑。“我就喜欢小石头，尤其像你这样的小石头，晶莹、透明、灵巧，到处都是棱角，迎着光，会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线，有最强的折射律，最大的硬度，可以划破玻璃，可以点缀帝王的冠冕，可以引起战争，可以被全世界所注目…”“你在说些什么鬼话呵！”珮柔希奇的喊。

“这种石头，学名叫碳。”

“俗名叫钻石，是不是？”珮柔挑着眉问。

“哈哈！”江苇拥住她，低叹着。“你是一颗小钻石，一颗小小的钻石，我不爱你的名贵，却爱你全身反射的那种光华。”他吻住了她，紧紧的。半晌，她挣开了他。“好了，江苇，你要陪我去秦阿姨家！”

“你还要去吗？”江苇注视着她。“我以为我已经说服了你。”“我要去！”珮柔一本正经的。“可是，要我单枪匹马去，我没有勇气，你爱我，你就该站在我一边，帮我的忙！江苇，难道你忍心看着我的家庭破碎。”

“珮柔，”江苇的脸色也正经了起来。“每个人自己的个性，造成每个人自己的悲剧。你母亲的悲剧，是她自己造成的！你管不了，你知不知道！今天，你或者可以赶掉一个秦雨秋，焉知道明天，不会出现第二个秦雨秋？你母亲个性不改，你父亲早晚要变心，你会管不胜管，烦不胜烦，你何苦呢？”

“你不了解，江苇。”珮柔诚挚的说：“我母亲二十几年来，一直是这副德行。我父亲可能很孤独，很寂寞，他却也安心认命的活过了这二十几年。直到秦雨秋出现了，父亲就整个变了。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第三个秦雨秋，只有惟一的一个！你懂吗？就如同——你眼睛里只有我，哥哥眼睛里只有晓妍，爸爸眼睛里——只有秦雨秋！”

江苇深深的看着珮柔。

“如果是这样子，”他说：“我更不去了。”

“怎么？”“假若现在有人来对我说，请我放弃你，你猜我会怎么做？我会对那个人下巴上重重的挥上一拳！”

“可是，”珮柔喊：“秦雨秋没有权利爱爸爸！爸爸早已是有妇之夫！”“哦！”江苇瞪大了眼睛：“原来你在讲道理，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卫道者！那么，珮柔！让我告诉你，汤显祖写《牡丹亭》，清远道人为他题词，中间有两句至理名言，你不能不知道！他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已经说明人生的事，情之所钟，非‘理’可讲！那是三百年前的人说的话了！你现在啊，还不如一个三百年前的人呢！”

“江苇！”珮柔不耐的喊：“你不要向我卖弄你的文学知识，我保护母亲，也是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怎么样？你别把‘情’字解释得那么狭窄，父母子女之情，一样是情！难道只有男女之情，才算是情？”

“好，好！”江苇说：“我不和你辩论，你是孝女，你去尽孝，我不陪你去碰钉子！别说我根本不赞成这事，即使我赞成，那个秦雨秋是怎样的人，你知道吗？她有多强的个性，我行我素，管你天下人批评些什么，她全不会管！她要怎么做就会怎么做的！你去，只是自讨没趣！”

“她却有个弱点。”珮柔轻声说。

“什么弱点？”“和爸爸的弱点一样，她善良而心软。”

江苇瞪着她。“哦，你想利用她这个弱点？”

“是的。”“珮柔，”江苇凝视着她，静静的说：“我倒小看你了！你是个厉害的角色！”“不要讽刺我，”她说：“你去不去？”“不去。”他闷闷的说。

“你到底去不去？”她提高了声音。

“不去！”“你真的不去？”“不去。”“很好！”她一甩头，往门外就走。“我有了困难，你既然不愿意帮助，你还和我谈什么海枯石烂，生死与共！不去，就不去，我一个人去！我就不信我一个人达不到的，你等着瞧吧！”他跳起来，一把抱住她。

“珮柔，珮柔，”他柔声叫：“别为你的父母，伤了我们的感情，好吗？从来，我只看到父母为子女的爱情伤脑筋，还没看到子女为父母伤脑筋的事！”

“你知道这叫什么？”她低问。

“什么？”“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她引用了他刚刚所念的句子。江苇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不但厉害，而且聪明。”他说。

她翻转身子，用手揽住了他的颈项，她开始温柔的、甜蜜的、细腻的吻他。一吻之后，她轻轻的扬起睫毛，那两颗乌黑的眼珠，盈盈然，□□然的直射着他，她好温柔好温柔的低问：“现在，你要陪我去吗？”

他叹息，再吻她，一面伸手去拿椅背上的夹克。“你不止聪明，而且灵巧，不止灵巧，而且——让人无法抗拒。是的，我陪你去！”

走出了江苇的小屋，外面是冬夜的冷雨。这是个细雨□□的天气。夜，阴冷而潮湿，雨丝像细粉般洒了下来，飘坠在他们的头发上、面颊上、和衣襟上。江苇揽紧了她，走出小巷，他问：“你怎么知道今晚秦雨秋在家？又怎么知道你爸爸不会在她那儿？”“今晚是杜伯伯过生日，爸爸妈妈都去了，根据每年的经验，不到深夜不会散会，何况，我已经告诉妈妈，要她绊住爸爸。至于秦雨秋，”她仰头看看那黑沉沉的天空，和无边的细雨。“只有傻瓜才会一个人冒着风雨，在这么冷的天气往外跑。”“晓妍呢？”他问：“你总不能当着晓妍谈。”

“晓妍现在在我家。”珮柔笑容可掬。“和哥哥在一起，我想——不到十二点，她不会回去的！”

“哦！”江苇盯着她：“你——不止让人无法抗拒，而且让人不可捉摸。你——早已计划好了。”

“是的。”“我想——”他闷闷的说：“我未来的生活可以预卜了，我将娶一个世界上最难缠的妻子。”

“你怕我吗？”“怕？”他握住她凉凉的小手，她手心中有一条疤痕，他抚摸那疤痕。“不是怕，而是爱。”

他们来到了雨秋的家，果然，来开门的是雨秋本人。一屋子的寂静，一屋子冬天的气息，有木炭的香味，雨秋在客厅中生了一盆炉火。看到珮柔和江苇，她显得好意外，接着，她就露出了一脸由衷的喜悦及欢迎。

“你们知道，人生的至乐是什么？”她笑着说：“在冬天的晚上，冷雨敲窗之际，你品茗着自己的寂寞，这时，忽然来两个不速之客，和你共享一份围炉的情趣。”

她那份喜悦，她那份坦白，以及她那份毫不掩饰的快乐，使江苇立刻有了种犯罪的感觉，他悄悄的看了一眼珮柔，珮柔似乎也有点微微的不安。但是，雨秋已热烈的把他们迎了进去。她拖了几张矮凳，放在火炉的前面，笑着说：

“把你们的湿外套脱掉，在炉子前面坐着，我去给你们倒两杯热茶。”“秦阿姨，”珮柔慌忙说：“我自己来，你别把我当客人！”她跟着雨秋跑到厨房去。雨秋摸摸她的手，笑着：

“瞧，手冻得冰冰冷！”她扬声喊：“江苇，你不大会照顾珮柔呵！你怎么允许她的手这样冷！”

江苇站在客厅里，尴尬的傻笑着，他注意到客厅中有一架崭新的电子琴。“秦阿姨，你弹琴吗？”他问。

“那架电子琴吗？”雨秋端着茶走了过来，把茶放在小几上，她又去端了一盘瓜子和巧克力糖来。“那是为晓妍买的，我自己呀，钢琴还会一点，电子琴可毫无办法。最近，晓妍和她父母有讲和的趋势，这电子琴也就可以搬到她家去了。”她在炉边一坐，望着他们：“为什么不坐？”

江苇和珮柔脱掉外套，在炉边坐下。珮柔下意识的伸手烤烤火，又抬头看看墙上的画——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她看呆了。江苇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也默默的出起神来。雨秋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她看看江苇，又看看珮柔，耸了耸肩说：“你们两个没吵架吧？”

“吵架？”珮柔一惊，掉转头来。“没有呀。”

“不能完全说没有，”江苇说，燃起了一支烟。“我们刚刚还在辩论‘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两句话呢！”

“是吗？”雨秋问：“我没听过这两句话。”

“出自《牡丹亭》的题词里，”江苇望着雨秋。“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我们在讨论，人类的感情，通常都是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的。三百年前的人知道这个道理，今天的人，却未见得知道这个道理！”

“江苇！”珮柔轻佻的叫，带着抗议的味道。

雨秋深深的看了他们一会儿，这次，她确定他们是有所为而来了。她啜了一口茶，拿起火钳来，把炉火拨大了，她沉思的看着那往上升的火苗，淡档的问：

“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我没有。”江苇很快的说，身子往后靠，他开始一个劲儿的猛抽着香烟。“那么，是 珮柔有话要对我说了？”雨秋问，扫了珮柔一眼。珮柔微微一震，端着茶钯的手颤动了一下。在雨秋那对澄澈而深刻的眼光下，她觉得自己是无所遁形的。忽然间，她变得怯场了， 来时的勇气，已在这炉火，这冬夜的气氛，这房间的温暖中融解了。她注视着手中的茶钯， 那茶正冒着氤氲的热气，她轻咳了一声，嗫嚅的说：

“我……也没什么，只是……想见见您。”

“哦！”雨秋沉吟的，她抬起眼睛来，直视着珮柔，她的脸色温和而亲切。“珮柔，你 任何话都可以对我讲，”她坦率的。“关于什么？你爸爸？”

珮柔又一震，她抬起睫毛来了。

“没有秘密可以瞒过你，是不是？秦阿姨？”她问。

雨秋勉强的微笑了一下。

“你脸上根本没有秘密，”她说：“你是带着满怀心事而来的。是什么？珮柔？”珮柔 迎着她的目光，她们彼此深深注视着。

“秦阿姨，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奇怪的女人，你洒脱，你自信，你独立，你勇敢，你敢爱 敢恨，敢做敢当，你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像一只好大的鸟，海阔天空，任你遨游。 你的世界，像是大得无边无际的。”

雨秋倾听着，她微笑了。

“是吗？”她问：“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呢！当你们来以前，我正在想，我的世界似乎只 有一盆炉火。”

珮柔摇摇头。“你的炉火里一定也有另一番境界。”

雨秋深思的望着她。“很好，珮柔，你比我想像中更会说话。最起码，你这篇开场白， 很让我动心，下面呢？你的主题是什么？”

“秦阿姨，我好羡慕你有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大的胸襟。但是，有的女人，一生就局促 在柴米油盐里，整个世界脱离不开丈夫和儿女，她单纯得近乎幼稚，却像个爬藤植物般环绕 着丈夫生存。秦阿姨，你看过这种女人吗？”

雨秋垂下了眼睛，她注视着炉火，用火钳拨弄着那些燃烧的炭，她弄得炉火爆出一串火 花。她静静的说：

“为什么找我谈？珮柔？为什么不直接找你父亲？你要知道，在感情生活里，女人往往 是处于被动，假若你不希望我和你父亲来往，你应该说服你父亲，让他远远的离开我。”

珮柔默然片刻。“如果我能说动爸爸，我就不会来找你，是吗？”

雨秋抬起眼睛，她的眼光变得十分锐利，她紧紧的盯着珮柔，笑容与温柔都从她的唇边 隐没了。

“珮柔，你知道你对我提出的是一个很荒谬的要求吗？你知道你在强人所难吗？”“我知道。”珮柔很快的说：“不但荒谬，而且大胆，不但大胆，而且不合情理。我一”她低声说：“不勉强你，不要求你，只告诉你一个事实，妈妈如果失去了爸爸，她会死掉，她会自杀，因为她是一棵寄生草。而你，秦阿姨，你有那么广阔的天地，你不会那样在乎爸爸的，是不是？”

雨秋瞪着珮柔。“或者，”她轻声的说：“你把你爸爸的力量估计得太渺小了。”珮柔惊跳了一下。“是吗？秦阿姨？”她问。

“不过，你放心，”雨秋很快的甩了一下头。“我既不会死掉，也不会自杀，我是一个生命力很强的女人！一个像我这样在风浪中打过滚的女人，要死掉可不容易！”她把火钳重重的插入炭灰里。“但是，珮柔，当我从这个战场里撤退的时候，你的父亲会怎样？”“爸爸吗？”珮柔咬咬嘴唇：“我想，他是个大男人，应该也不会死掉，也不会自杀吧！”

“很好，很好。”雨秋站起身来，绕着屋子走了一圈，又绕着屋子再走了一圈。“你已经都想得很周到了，难为你这么小小年纪，能有这样周密的思想，你父亲应该以你为荣。”她停在江苇面前。“江苇，你也该觉得骄傲，你的未婚妻是个天才！”江苇注视着雨秋，他的眼神是深刻的，半晌，他骤然激动的开了口：“秦阿姨，”他说：“你不要听珮柔的，没有人能勉强你做任何事，如果贺伯母因为贺伯伯变心而自杀，那也不是你的过失，你并没有要贺伯母自杀！花朵之吸引蝴蝶，是蝴蝶要飞过去，又不是花要蝴蝶过去的！这件事里面，你根本负不起一点责任…”“江苇！”珮柔喊，脸色变白了。“你是什么意思？你安心要让我下不了台？”“你本不该叫我来的！”江苇恼怒的说：“我早说过，我无法帮你说话！因为我们在基本上的看法就不同！”

“江苇，”珮柔瞪大眼睛。“你能不能不说话？”“对不起，”江苇也瞪大眼睛。“我不是哑巴！”

雨秋把长发往脑后一掠，仰了仰头，她拦在珮柔和江苇的中间。她的眼光深邃而怪异，唇边浮起了一个莫测高深的微笑。“好了！你们两个！”她说：“如果你们要吵架，请不要在我家里吵，如果你们的意见不统一，也不要在我面前来讨论！尤其，我不想成为你们争论的核心！”

“秦阿姨！”珮柔跳了起来，又气又急，眼泪就涌了上来，在眼眶里打转。“我没办法再多说什么了，江苇把我的情绪完全搅乱了。我来这儿，只有一个目的…”眼泪滑下了她的面颊，她抽噎了起来。“我只求你，乔乔乔乔乔！求你可怜我妈妈，她懦弱而无知，她…怂怂怂怂不像你，秦阿姨…”雨秋望着珮柔。“你的来意，我已经完全了解，珮柔。怕只怕一会变成‘抽刀断水水更流’！”她用手揉了揉额角。“不要再说了，我忽然觉得很累，你们愿不愿意离开了？”

“秦阿姨！”珮柔急促的喊了一声。

雨秋走到那架电子琴前面，打开琴盖，她坐了下来，用弹钢琴的手法随便的弹弄着音键，背对着珮柔和

江苇，她头也不回的说：“珮柔，你和江苇以后一定要统一你们的看法和思想，现在，你们还年轻，你们可以并肩前进。有一天，你们的年纪都大了，那时候，希望你们还是携着手，肩并着肩，不要让中间有丝毫的空隙，否则，那空隙就会变成一条无法弥补的壕沟。”“秦阿姨！”珮柔再叫，声音是哀婉的。

“我练过一段时间的钢琴，”雨秋自顾自的说：“可惜都荒废了，晓妍的琴弹得很好，希望不会荒废。”她弹出一串优美的音符：“听过这支歌吗？我很喜欢的一支曲子。”她弹着。再说了一句：“你们走的时候，帮我把房门关好。”然后，她随意的抚弄着琴键，眼光迷迷□□的，她脑中随着音符，浮起了一些模糊的句子：

“有谁能够知道？为何相逢不早？
人生际遇难知，有梦也应草草！
说什么愿为连理枝，谈什么愿成比翼鸟，
原就是浮萍相聚，可怜那姻缘易老！
问世间情为何物？笑世人神魂颠倒，
看古今多少佳话，都早被浪花冲了！……”

她停止了弹琴，仍然沉思着，半晌，她骤然回过头来：

“你们还没有走吗？”她问。

江苇凝视着她，然后他拉住珮柔的手腕。“我们走吧！”他凄然的说。

珮柔心中酸涩，她望着雨秋，还想说什么，但是，江苇死命的拉住她，把她带出门去了。

雨秋望着房门阖拢，然后，她在炉火前坐了下来，弯腰拨着炉火。风震撼着窗棂，她倾听着窗外的雨声，雨大了。又是雨季！又是个濡湿的、凄冷的冬天！一个炉火也烘不干、烤不暖的冬天。

时间流了过去，转瞬间，春天又来了。

这段时间，对俊之而言，是漫长而难耐的，生活像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担子，沉重的压在他的肩上。“离婚”之议，在儿女的强烈反对下，在婉琳的泪眼凝注下，在传统的观念束缚下，被暂时搁置下来了。雨秋随着春天的来临，越变越活泼，越变越外向，越变越年轻，越变越难以捉摸。她常常终日流连在外，乐而忘返，即使连晓妍，也不知道她行踪何在。俊之似乎很难见到她了，偶然见到，她一阵嘻嘻哈哈，就飘然而去，他根本无法和她说任何知心 的言语。他开始觉得，她和他之间，在一天比一天疏远，一天比一天陌生。而这疏远与陌生，是那么逐渐的、无形的、莫名其妙的来临了。

四月，阳光温暖而和煦，冬季的寒冷已成过去，雨季也早已消失。这天，俊之一早就开了车来找雨秋。再也不能容忍她那份飘忽，再也不甘愿她从他手中溜去。他一见面就对她 说：“我准备了野餐，我们去郊外走走！”

“好呀！”雨秋欣然附议。“我叫晓妍和子健一块儿去，人多热闹点儿！”“不！”俊之阻止了她。“不要任何人，只有我和你，我想跟你谈一谈。”她愣了愣。“也好，”她笑着说：“我也有事和你商量，也不换衣服了，我们走吧！”拿起手提袋，她翩然出门，把房门重重的闩拢。

他望着她，一件黑色的麻纱衬衫，一条红色的喇叭裤，长发披泻，随风摇曳。就那么简简单单的装束，她就是有种超然脱俗的韵味。他心中低叹着，天知道，他多想拥有她！如果命运能把她判给他，他宁愿以他所有其他的東西来换取。因为，幸福是围绕着她；她的笑容，她的凝视，她的豪放，她的潇洒，她的高谈阔论，或她的低言细语，她的轻颦浅笑，或她的放怀高歌……啊，幸福是围绕着她！她举手，幸福在她手中；她投足，幸福在她脚下；她微笑，幸福在她的笑容里；她凝眸，幸福在她的眼波中。人，怎能放走这么大的幸福！他要她！他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纤维，每一分思想，每一缕感情，都在呼唤着她的名字：雨秋，雨秋，那全世界幸福的总和！上了车，他转头望她。

“到什么地方去？”“海边好吗？”她说，“我好久没有见到浪花。”

他心中怦然一动，没说话，他发动了车子。

车子沿着北部海岸，向前进行着，郊外的空气，带着原野及青草的气息，春天在车窗外闪耀。雨秋把窗玻璃摇了下来，她的长发在春风中飞舞，她笑着用手压住头发，笑着把头侧向他，她的发丝拂着他的面颊。

他看了她一眼。“你今天心情很好。”他说。

“我近来心情一直很好，你不觉得吗？”她问。

“是吗？”他看了她一眼。“为什么？”

“事业、爱情两得意，人生还能多求什么？”她问，语气有一点儿特别。他看看她，无法看出她表情中有什么特殊的意味。但是，不知怎的，他却觉得她这句话中颇有点令人刺心的地方。他不自禁的想起牛排馆

中那一夜，她醉酒的那一夜，他轻叹一声，忽然觉得心头好 沉重。

“怎么了？”她笑着问：“干嘛叹气？”

他伸过一只手来，握住她的手。

“我觉得对你很抱歉。”他坦白的说：“不要以为我没把我们的事放在心上…” “请 你！”她立即说：“别杀风景好吗？你根本没有任何地方需要对我道歉。我们在一起，都很 开心，谁也不欠谁什么，谈什么抱歉不抱歉呢！”他蹙起眉头，注视了她一眼。他宁愿她恨 他，怨他，骂他，而不要这样满不在乎。她看着车窗外面，好像全副精神都被窗外的风景所 吸引了。忽然间，她大喊：

“停车，停车！”他猛然煞住车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她打开车门，翩然下车， 他这才注意到，路边的野草中，开了一丛黄色的小雏菊。她喜悦的弯下身子，采了好大的一 束。然后，她上了车，把一朵雏菊插在鬓边的长发里，她转头看他，对他嫣然微笑。“我美 吗？”她心无城府的问。

他低叹了一声。“你明知道的！”他说：“在我眼光中，全世界的美，都集中于你一 身！”她微微一震，立刻笑了起来。

“这种话，应该写到小说里去，讲出来，就太肉麻，也太不真实了！”他瞪了她一眼，想说什么，却按捺了下去。他沉默了，忽然感到她离他好远，她那样心不在焉，潇洒自如， 又那样莫测高深，他的心脏开始隐隐作痛。而她，握着那一把雏菊，她拨弄着那花瓣，嘴里 轻轻的哼着歌曲。

车子停在海边，这不是海的季节，海风仍强，吹在身上凉飕飕的，整个沙滩和岩石边， 都寂无人影。

他们下了车，往沙滩上走去，他挽着她，沙滩上留下了两排清楚的足迹。浪花在翻卷， 在汹涌，在前推后继。她走向岩石，爬上了一大块石头，她坐了下来，手里仍然握着花束， 她的眼光投向了那广漠的大海。海风掀起了她的长发，鼓动了她的衣衫，她出神的看着那海 浪，那云天，那海水反射的粼光，似乎陷进了一份虚渺的沉思里。

他在她身边坐了下来。阳光很好，但是，风在轻吼，海在低啸，浪花在翻翻滚滚。

“想什么？”他柔声问，用手抚弄她那随风飞舞的发丝。感到她的心神飘忽。她默然片 刻。“我在想，下个月的现在，我在什么地方？”终于，她平平静静的说，看着海面。“什 么？”他惊跳。“当然在台湾，还能在哪里？”

她转过头来了，她的眼光从海浪上收了回来，定定的看着他。眼底深处，是一抹诚挚的 温柔。

“不，俊之，我下月初就走了。”

“走了？”他愕然的瞪大眼睛。“你走到哪里去？”

“海的那一边。”她说，很平静，很安详。“我早已想去了，手续到最近才办好。”他 凝视她，咬住牙。“不要开这种玩笑，”他低声说，紧盯着她。“什么玩笑都可以开，但 是，不要开这种玩笑。”

“你知道我没开玩笑，是不是？”她的眼光澄澈而清朗。“我又何必和你开玩笑呢？我告诉你，世界好大，而我是一只大鸟，海阔天空，任我遨游。我是一只大鸟，现在，鸟要飞了。”“不不，”他拚命摇头，心脏一下子收缩成了一团，血液似乎完全凝固了。“你哪儿也不去！雨秋，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自从那晚在牛排馆之后，你就没有快乐过。你以为我和你逢场作戏，你心里不开心，你就来这一套！不不，雨秋，”他急促起来。“我答应你，我会尽快解决我的问题，但是，你不会离开。你要给我一段时间，给我一个机会”

“俊之！”她蹙起眉头，打断了他。“你在说什么？你完全误会了！我对你从没有任何要求，不是吗？我并没有要你解决什么问题，我和你之间，一点麻烦也没有，一点纠葛也没有，不是吗？”

他瞪着她，死命的瞪着她。

“雨秋！”他哑声喊：“你怎么了？”

“我很好呀！”雨秋大睁着一对明亮的眸子。“很开心，很快乐，很自由，很新奇……因为我要到另一个天地里，去找寻更多的灵感。”他怔怔的望着她。“你的意思是说，你将到海外去旅行一段时间？去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好，”他点点头：“你能不能等？”

“等？等什么？”“我马上办手续，陪你一起去。”

她凝视他，然后，她掉转头来，望着手里的花朵。

“你不能陪我去，俊之。”

“我能的！”他急切的说：“我可以把云涛的业务交给张经理，我可以尽快安排好一切……”

“可是，”她静静的说：“李凡不会愿意你陪我去！”

“李凡？”他大大一震：“李凡是个什么鬼？”

“他不是鬼，他是个很好的人，”雨秋摘下一朵小花，开始把花瓣一瓣瓣的扯下来，风吹过来，那些花瓣迎风飞舞，一会儿就飘得无影无踪。“你忘了吗？他是个华侨，当我开画展的时候，他曾经一口气买了我五张画！”

“哦，”俊之的心沉进了地底，他挣扎着说：“我记得了，那个土财主！”“他不是土财主，他有思想，有深度，有见解，有眼光，他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

“哦！”他盯着她。“我不知道，他最近又来过台湾吗？”“是的，来了两星期，又回去了。”

怪不得！怪不得她一天到晚不见人影，怪不得她神秘莫测，怪不得她满面春风，怪不得！怪不得！他的手抵着岩石，那岩石的棱角深深的陷进他的肌肉里。

“这么说来，”他吸进一口冷风。“你并不是去旅行？而是要去投奔一个男人？他的旅馆和金钱，毕竟打动了你，是不是？”她望着她。“你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她继续撕着花瓣。“我确实是去投奔他，

你知道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他的人，我喜欢他！”他狠狠的望着她。“你同时间能够喜欢几个男人？”他大声问。

“俊之？”她的脸色发白了。“你要跟我算帐吗？还是要跟我吵架？我和你交往以来，并没有对你保证过什么，是不是？我既不是你的妻子，又不是你的小老婆，你要我怎么样？只爱你一个？永不变心？假若我是那样的女人，我当初怎么会离婚？你去问问杜峰，你打听打听看，秦雨秋是怎样的女人！我们好过一阵，谁也没欠谁什么，现在好聚好散，不是皆大欢喜？”他重重的喘着气，眼睛发直，面色惨淡。

“雨秋！这是你说的？”他问。

“是我说的！”“每句都是真心话？”“当然。”她扬扬眉毛。

他注视着她，不信任的注视着她，他眼里充满了愤怒、懊丧、悲切，和深切的哀痛。半晌，他只是瞪着她而不说话，然后，他闭了闭眼睛，重重的一甩头，忽然抓住了她的手腕，他开始急促的，恳求的，满怀希望的说：

“我知道了，雨秋，整个故事都是你编出来的！你在生我的气，是不是？这么久，我没有给你一个安排，你心里生气，嘴里又不愿意讲，你就编出这么一个荒谬的故事来骗我！雨秋！你以为我会相信，不，我不会信的！雨秋，我知道有一个李凡，我也知道他会追求你，但是，你不会这么快就变心。雨秋，你不去美国，你要留下来，我保证，我明天就离婚，明天就离！你真要去美国，我们一起去，我们去度蜜月，不止去美国，我们还可以去欧洲，你画画，我帮你背画架！”他的眼睛明亮，闪烁着心灵深处的渴望。“好不好？雨秋，我们一起去！”他握紧她的手腕，摇撼着她。“我们一起去！回来之后，我帮你再开一个画展，一个更大的、更成功的画展！”

她迎着他的目光，风吹着她的眼睛，她不得不半垂着睫毛，那眼珠就显得迷迷□□起来。

“我抱歉…”她低档的说。

“不是你抱歉，”他很快的打断她：“是我抱歉，我对不起你，我让你受了委屈，你那么要强好胜，你不会讲。但是，我知道，你受了好多好多委屈。雨秋，我弥补，我一定弥补，我要用我有生之年，来弥补你为我受的委屈，只求你一件事，不要离开我！雨秋，不要离开我！”

“如果我真受了什么委屈，”她轻声的说：“你这一篇话，已足以说服我，让我留下来。但是，很不幸，俊之，你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我这种女人，天生无法安定，天生不能只属于一个男人。我太活跃，太不稳定，太好奇，太容易见异思迁，我是个坏女人。俊之，我是个坏女人。”

“不是！不是！你不是！”他疯狂的摇头。“你只是在生我的气！”她盯着他，骤然间，她冒火了。

“我一点也没有生你的气！”她恼怒的大喊，无法控制的大喊。挣开了他的手。“你为什么不肯面对现实？像你这样的大男人，怎么如此娘娘腔？”她的眼眶胀红了。“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告诉你，我不爱你

了，是不是？你难道不懂吗！我另外有了男朋友！我爱上了 别人！”她喊得那样响，声音压过了海涛，压过了风声。“我要走！不是因为你没有离婚， 而是因为另外有一个大的力量在吸引我，我非去不可！我爱上了他！你懂了吗？”俊之的眼睛直直的望着她，他呆了，怔了，血色离开了他的嘴唇，他呆呆的坐着，一动也不动。她注视他，他一直不动，就像一块他们身边的岩石。她泄了气，不自禁的软弱了下来，她苦恼的蹙蹙眉，轻唤了一声：

“俊之？”他依然不动，似乎充耳不闻。她摸摸他的手。担忧的叫：

“俊之？”他仍然不动。她在他耳边大吼：

“俊之！”他惊醒了，回过神来。

“哦，雨秋？”他做梦似的说：“你刚刚在说什么？”“不要装听不见！”她又生气了：“我已经对你讲得很清楚了，我不想一再重复！”“是的，你说得很清楚了，”他喃喃的自语。“你爱上了李凡，一个百万富翁！你要到美国去嫁给他，至于我和你的那一段，已经是过眼云烟，你在寂寞时碰到我，用我来填充你的寂寞，如今事过境迁。如果我是一个男子汉，应该洒脱的甩甩头，表示满不在乎。”他瞪着她，眼光倏然间变得又锐利，又冷酷。“是吗？雨秋？”“随你怎么说，”雨秋垂下眼睛。“我不想为自己说任何话。反正，事实上，我有了另外一个男人，再怎么自我掩饰，都是没有用的事，我一生，就没办法做到用情专一。总之，我希望我们好聚好散，谁也别怨谁。”

“放心，”他冷冷的说：“我不会怨你！要怨，也只能怨我自己！怨我的傻，怨我的执着，怨我的认真！”他站起身来，忽然放声大笑。“哈哈！天下有我这种傻瓜，活到四十几岁，还会迷信爱情！很好，雨秋，你最起码做了一件好事，你教育了我！这些年来，我像个天真的孩子，当杜峰他们寻花问柳的时候，我嘲笑他们，因为我盲目的崇拜爱情！现在，我知道什么叫爱情了。”雨秋也站起身来，她手里那一束花，不知何时，已经被她揉成了碎片纷纷。她凝视他，忍不住神情惘然。

“俊之，请你不要太难过，无论如何，你有个好太太，有两个优秀的儿女，这，应该足以安慰你了…”他顿时一把抓住了她，他的眼光惊觉而凌厉。

“好了，雨秋。”他哑声说：“不演戏了！告诉我，是谁去找过你？我太太？子健？还是珮柔？是谁要你这样做？告诉我！别再对我演戏！”她颤栗了一下，他没有忽略她这一下颤栗，立即，他一把拥住了她，把她紧紧的抱在他怀里，俯下头，他捉住了她的嘴唇。顿时，他深深的、强烈的吻住了她，他的唇辗过了她的，带着颤栗的、需索的、渴求的深情。她挣扎着，却挣不开他那强而有力的胳膊，于是，她屈服了。她一任他吻，一任他拥抱，一任他的唇滑过她的面颊和颈项。他抬起头来，他的眼睛狂野而热烈。“你居然敢说你已经不再爱我了？”他问。

“我还是要说，我不再爱你了。”她说，望着他。

“你的心灵在否认你的话，你的心灵在说，你仍然爱着我！” “你听错了。要不然，你就是在欺骗你自己。”

他捏紧她的胳膊，捏得她好痛好痛。

“你真的不再爱我？真的要去美国？真的爱上了别人？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他用力握紧她，她痛得从齿缝里吸气。

“对我发誓你说的是真的！”

“如果我说是假话，我会掉在海里淹死！”

“发更毒的的誓！”他命令的：“用晓妍来发誓！”

她挣开了他，愤怒的大嚷：

“贺俊之，你少胡闹了！行不行？为什么你一定要强迫一个不爱你的女人承认爱你？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她发狂般的大叫：“我不爱你！腾腾腾腾爱你！腾腾你！你只是我的一块浮木，你只是一个浪花，而我生命里有无数的浪花，你这个浪花，早就被新的浪花所取代了，你懂吗？你看那大海，浪花一直在汹涌，有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浇浇浇浇束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结束？”

他举起手来，想打她，他的脸色惨白，眼睛发红，终于，他的手垂了下来。“我不打你，”他喘着气说：“打你也唤不回爱情。很好，”他凝视着那广漠无边的大海，真的，浪花正翻翻滚滚，扑打着岩石，旧的去，新的再来，卷过去#####卷过去……前起后继，无休无止。“很好，”他咬紧牙关。“我们的故事，开始于浪花，结束于浪花，最起码，还很富有文艺气息。”他冷笑。“浪花，我以为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原来只是一个浪花！”“世界上多少惊心动魄的爱情，也只是一个小浪花而已。”雨秋残忍的说：“何需伤感？如果我是你，我就一笑置之。”

他瞪着她，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秦雨秋，你是个刽子手！”他说：“希望我以后的生命里，再也没有浪花，这个小浪花，已经差点淹死了我。事实上，”他沉思片刻，冷笑的意味更深了。“这浪花已经淹死了我——

淹死了我整个的爱情生命！”

“在遇见我以前，你何尝有爱情生命？”她漠然的说，语气冷得像北极的寒冰。“浪花原就是我带给你的，我再带走，如此而已。”他瞪了她好久好久，挣扎在自己那份强烈的愤怒与痛楚里。紧闭着嘴，他的脸僵硬得像一块石头。

“看样子，”终于，他说：“我们再谈下去也没有用了，是吗？你就这样子把我从你生命里完完全全抹煞了，是吗？很好，我是男子汉，我该提得起，放得下！”他咬牙。“算我白认识了你一场！走吧！我们还站在这儿吹冷风干什么？”

她一语不发，只是掉头向车子走去。

于是，他们踏上了归途。

车子里，他们两个都变得非常沉默。他疯狂的开着快车，一路超速。她默默的倚在座位里，一直没有再开口。到了家门前，他送她上了楼。她掏出钥匙。

“我想，”他闷声说：“你并不想请我进去！”

“是的。”她静静的接了口：“最好，就这样分手。我下月初走，坐船，我不喜欢飞机。”她顿了顿。“在这段时间里，不见面对我们两个都好些。”她打开了房门，很快的再扫了他一眼。“就此再见吧！俊之。”

他愕然片刻。真的结束了吗？就这样结束了吗？他摇摇头，不大相信。不不，不能结束！情愿结束！情愿结束！可是，雨秋的神情那样冷漠，那样陌生，那样坚决。她再是他雨秋了！再是他梦中的女郎，不再是那个满身诗情画意，满心柔情似水的女人！他曾爱过的那个秦雨秋已经像烟一样的飘散了，像云一样的飞去了，像风一样的消失了。不不，那个秦雨秋已经死掉了，怱怱怱怱掉了！他望着面前这个有长发的陌生女人，只注意到她发际沾着一片小黄花瓣，他下意识的伸手摘下来。小黄花！秦雨秋的小黄花！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他失神的冷笑了一下，毅然的转过身子，走下了楼梯。

雨秋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楼梯的转角处。她咬紧嘴唇，立即飞快的闪进房里，砰然一声关上了房门。把头仰靠在门上，她伫立片刻，才踉跄的冲进客厅里。

晓妍被惊动了，她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姨妈，你怎么了？”她惊愕的喊：“你病了！你的脸像一张白纸！”“我很好。”雨秋哑声说，在沙发上软软的躺了下来。“我只是累了，好累好累。”她伸手抓住晓妍的手，她的手冷得像冰，把晓妍的身子拉下来。她抚摸她的短发，眼光飘忽的落在她脸上。她的声音深沉幽邃，像来自深谷的回音。“晓妍，你该回你父母身边去了，去跳那条沟。不管有多难跳，那是你该做的工作。晓妍，姨妈不能再留你了。”放开晓妍，她阖上了眼睛。“我好累好累，我想睡觉了。别吵我，让我睡一睡。”翻身向里面。她把脸埋在靠垫里，一句话也没再说了。

五月初，晓妍终于回到了父母的家里。

事先，雨秋已经打了电话给她的姐姐，当雨晨接到电话的时候，连声音都抖颤了，她似乎不大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五年来，她也曾好几次努力，想把这女儿接回家里。但是，晓妍连电话都不肯听，强迫她听，她就在电话里叫着喊：

“妈，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而这次，雨秋却在电话中说：

“晓妍想回家了，她问，你们还欢不欢迎她回去？”

雨晨握着电话的手直发抖，她的声音也直发抖：

“真的吗？她真愿意回来吗？你不是骗我吗？欢不欢迎？啊，雨秋，”她啜泣起来：“我已经等了她五年了！她肯回来，我就谢天谢地了！我那么爱她，怎么会不欢迎？她是我亲生的女儿呵！”“大姐，”雨秋的声音冷静而清晰。“她这次愿意回家，要归功于一个男孩子，他名叫贺子健。这孩子优秀、能干、聪明、而热情。你必须有个心理准备，你不止是接女儿回家，同时，你要接受晓妍的男朋友。这次，她是认真的恋爱了，不再是儿戏，不再是开玩笑。晓妍，她已经长大了。不是孩子了。”“我懂，挺挺挺挺渭懂！”雨晨一叠连声的说：“你放心，雨秋，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对待她了，我会试着去了解她，去爱她，去和她做朋友。这些年来，你不知道我多痛苦，我反省又反省，想了又想，说真的，我以前是太过份了，但是，我爱她，我真的爱她呀！我不知道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我不知道……”“我想，”雨秋说：“你和她两个人，都要合力去搭那条桥，总有一天，你们会把桥搭成功的！”

“什么桥？”雨晨不解的问。

“应该叫什么桥？叫爱之桥吧！”雨秋深沉的说。“你们之间隔着一条河，晓妍想回家去搭桥，她很认真，我希望——

大姐，你一定要合力搭这座桥。因为我要走了，她是我惟一所牵挂的，如果你让这座桥坍塌掉，那么，再也没有一个姨妈可以挺身而出，来帮助她找回自己了。”

“雨秋，”雨晨的声音里带着哽塞，带着真诚的感激。“谢谢你照顾她这么多年。”“别骂我带坏了她，就好了。”雨秋苦涩的笑笑。“不过，晓妍跟着我，从来没出过一点儿岔，可见得，管孩子并不一定要严厉才收效。可能，了解、欣赏、同情与爱心，比什么都重要。大姐，”她沉吟片刻。“晓妍，还给你了，好好爱她，她一直是个好孩子。”雨晨忍不住哭了起来。

“不止她是个好孩子，”她哭着说：“雨秋，你也是个好姨妈！”“有你这句话，也就够了。”雨秋低

叹着说：“看样子，时间磨练了我们，也教育了我们。这些年来，你不会想到，孩子们成熟得多么快，今天的年轻人，都足以教育我们了！”

挂断了电话，她沉思了很久。家，已经变得很零乱了，因为她即将离去，所有的东西都装箱打包，整个客厅就显得空空落落的。晓妍当晚就回了家，陪她去的，不是雨秋，而是子健。那晚，晓妍踏着初夏的晚风，踟蹰在家门口，一直不敢伸手按门铃。子健伴着她，在街灯下来来往往的行走着，最后，子健把晓妍拉过来，用胳膊圈着她，他定定的望着她的眼睛，温柔而坚定的说：“晓妍，门里面不会有魔鬼，我向你保证，五年来，你一直想面对属于你的真实，现在，你该拿出勇气来了，你从什么地方逃跑的，你回到什么地方去！晓妍，按铃吧！别怕，按铃吧！”晓妍凝视着子健的眼睛，终于伸手按了门铃。

是雨晨自己来开的门，当门一打开，她眼前出现了晓妍那张年轻、动人、青春、而美丽的脸庞时，她愣住了。晓妍的眼里有着瑟缩，有着担忧，有着恐惧，还有着淡档的哀愁，和浓浓的怯意。可是，等到母亲的脸一出现，她就只看到雨晨鬓边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然后，她看到母亲眼里突然涌上的泪水，她立即忘了恐惧，忘了担忧，忘了怯场，忘了瑟缩。张开手臂，她大喊了一声：

“妈！”就一下子投入了雨晨的怀里，雨晨紧浇浇的抱着她，抱得那么紧，好像生怕她还会从她怀中消失，好像怕她抱着的只是一个幻象，一个错觉。眼泪像雨水般从她脸上奔流而下，久揪揪揪，她无法发出声音，然后，她才用手颤栗的摸索着女儿的头发、颈项、和肩膀，似乎想证实一下这女儿还是完完整整的。接着，她哆哆嗦嗦的开了口：

“晓妍，你……你……还生妈妈的气吗？你……你……你知道，妈等你……等得好苦！”

“妈妈呀！”晓妍热烈的喊了一声：“我回来，因为，我知道我错了！妈妈，你原谅我吗？允许我回来吗？”

“哦，哦抖抖丁”雨晨泣不成声了。她把女儿紧压在她胸口，然后，她疯狂般的亲吻着女儿的面颊和头发，她的泪和晓妍的泪混在一起。半晌，她才看到那站在一边的，带着一脸感动的情绪，深深的注视着她们的子健。她对那漂亮的男孩伸出手去：“谢谢你，子健，”她说：“谢谢你把我女儿带回家来。现在，让我们都进去吧，好吗？”

他们走了进去，子健返身关上了大门，他打量着这栋简单的，一楼一底的二层砖造洋房，考虑着，这门内是不是无沟无壑，无深谷，无海洋，然后，他想起雨秋的话：

“事在人为，只怕不做，不是吗？”

不是吗？腾腾腾腾腾是吗？雨秋爱用的句子。他跟着那母女二人，跨进了屋内。同一时间，雨秋只是在家中，整理着她的行装。“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她模糊的想着，苦涩的折叠着每一件衣服，收拾着满房间的摆饰，和画纸画布。“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她摘下了墙上的画，面对着那张自画

像，她忽然崩溃的坐进沙发里，浑身一点 力气都没有了。哦，秦雨秋 # # # # # 她叫着自己的名字，你一生叛变，为什么到最后，却 要向传统低头？她凝视着自己的自画像，翻转画框，她提起笔来，在后面龙飞凤舞的写了几 行字，再翻过来，她注视着那绿色的女郎，半含忧郁半含愁，这就是自己的写照。李凡，李 凡，在海的彼岸，有个人名叫李凡，她默默的出起神来。

门铃忽然响了，打破了一屋子的寂静，她一惊，会是晓妍回来了吗？那斗鸡般不能相容 的母女，是不是一见面又翻了脸？她慌忙跑到大门口，一下子打开了房门。

门外，贺俊之正挺立着。

她怔了怔，血色立刻离开了嘴唇，他看来萧索而憔悴，落魄而苍凉。“我还能不能进来 坐一坐？”他很礼貌的问。

她的心一阵抽搐，打开门，她无言的让向一边。他跨进门来，走进了客厅，他四面张望 着。

“你是真的要走了。”他说。

她把沙发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移开，腾出了空位，她生涩的说：“坐吧！我去倒 茶！”她走进厨房，一阵头晕猛烈的袭击着她，她在墙上靠了一靠，让那阵晕眩度过去。然 后，她找到茶杯，茶叶，热水瓶。冲开水的时候，她把一瓶滚开水都倾倒在手上，那灼热的 痛楚使她慌忙的摔下了水壶，“哐啷”一声，水壶碎了，茶杯也碎了。俊之直冲了进来，他 一把握住了她烫伤了的手，那皮肤已迅速的红肿了起来。他凝视那伤痕，骤然间，他把她紧 拥进自己的怀里，他颤栗的喊：

“雨秋，雨秋！留下来！还来得及！请不要走！请你不要走！”眼泪迅速的冲进了她的 眼眶。不不！她心里在呐喊着：不要这样！已经挣扎到这一步，不能再全军覆没，可是，呐 喊归呐喊，挣扎归挣扎，眼泪却依然不受控制的奔流了下来。手上的痛楚在扩大，一直扩大 到心灵深处。于是，那晕眩的感觉就又回来了，恍惚中，屋子在旋转，地板在旋转，她自己 的人也在旋转。她软软的靠进俊之的胳膊里，感到他胳膊那强而有力的支持，她昏昏沉沉的 说：

“你不该来的，你何苦要来。”

似乎，这是一句很笨拙的话，因为，他一把抱起了她，把她抱回客厅，放在沙发上，他 跪在沙发面前，一语不发，就用嘴唇紧紧的吻住了她。她无法挣扎，也无力挣扎，更无心挣 扎。因为，她的心已疯狂的跳动，她的头脑已完全陷入昏乱，只觉得自己整个人轻飘飘的， 已经飘到了层云深处。那儿，云层软绵绵的包围住了她，风轻柔後的吹拂着她。她没有意识 了，没有思想了，只是躺在云里，一任那轻风把她吹向天堂。终于，他的头抬了起来，他的 眼睛那样明亮，那样燃烧着疯狂的热情。她在泪雾中凝视着他，想哭，想笑，不能哭，也不 能笑——都会泄露太多的东西。可是，难道自己真没有泄露什么吗？不不，已经泄露得太多 太多了。真实，是你自己永远无法逃避的东西。他用手温後的拂开她面颊上的发丝。他低语：

“你可以搬一个家，我们去买一栋小巧精致的花园洋房，你喜欢花，可以种满花，长茎 的黄色小花！东西既然都收好了，不必再拿出来，我会尽快去买房子，完全按你喜欢的方法 来布置。”她伸出手，抚摸他的面颊，黯然微笑着说：

“你想干什么？金屋藏娇？”

“不。”他摇头，深深的望着她，简单的说：“娶你！”

她迎视着他的目光，她的手，继续温後的抚摸着他的面颊。她知道，现在要做任何掩饰 都已经晚了，她的眼睛和心灵已说了太多太多的言语。

“俊之，”她轻轻摇头。“我不要和你结婚，也不要你金屋藏娇。”他凝视她。“你要 的，”他说：“因为你要我。”

她咬住了嘴唇，他用手指轻柔的抚弄她的唇角。

“不要咬嘴唇，”他说：“你每次和自己挣扎的时候，你会把嘴唇咬得出血。”“哦， 俊之！”她把头转向沙发里面。“请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他把她的头扳转过来。

“雨秋，”他低档的喊：“不要讨饶！只请你——救救我吧！好不好？”哦！她深抽了 一口气，闭上眼睛，她用手环绕住了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拉向了自己，立刻，他们的嘴唇胶 着在一起了！怎样痛楚的柔情，怎样酸涩的需索，怎样甜蜜的疯狂！天塌下来吧！地球毁灭 吧！来一个大地震，让地壳裂开，把他们活埋进去，那时候，就没有人来和她讲“对”与“错”，“是”与“非”，以及“传统”和“道德”，“畸恋”和“反叛”……种种问题 了。她放开了他。没有地震，没有海啸，没有山崩地裂，世界还是存在着，人类还是存在 着，问题也还是存在着。她轻叹了一声：“俊之，你要我怎么办？我一生没有这么软弱过。”

“交给我来办。好不好？”他问。

她沉思片刻，她想起晓妍和子健，珮柔和江苇，那两对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那两对 充满了机智、热情、与正义感的年轻人！她玫的打了个冷战，脑筋清醒了，翻身而起，她坐 在沙发上，望着俊之。“俊之，你知道，一切已经不能挽回了！”

“世界上没有不能挽回的事！”他说。

“太晚了！都太晚了！”她说。

“不不！”他抓着她的手。“追求一份感情生活，永不太晚。雨秋，我真傻！那天在海 滩上，我完全像个傻瓜！我居然会相信你，我真愚不可及！还好，还不太晚，你还没有走！ 雨秋，我们重新开始，给我机会！雨秋，不晚，真的不晚，我们重新开始……”“晚了！”她拚 命摇头。“我必须走！他在海的那边等我，我不能失言！”“你能！”他迫切的喊：“雨 秋，你为什么要做违背本性的事！你根本不爱他，不是吗？”

“违背本性，却不违背传统道德，”她幽幽的说：“我生在这个时代，必须违背一样， 不能两样兼顾！”

我选择了前者，就是这么回事！” “雨秋，这是你的个性吗？”

“我的个性在转变，”她低语，“随着时间，我的个性在转变，我必须屈服在传统底下，我没办法，或者，若干年后，晓妍他们那一代，会比我勇敢……我实在不是一个很勇敢的女人，敢于对传统反叛的人，不止需要勇敢，还需要一颗很硬的心。我缺少那颗心，俊之。”

“我不懂你的话！”俊之苍白着脸说：“你完全前后矛盾。”

“你懂的，”她冷静的说：“因为你也缺少那颗心，你无法真正抛弃你的妻子儿女，对不对？”她的眼睛灼灼逼人的望着他。“如果你太太因此而死，你会愧疚终身，她将永远站在我和你之间，不让我们安宁。俊之，我爱你，因为你和我一样矛盾，一样热情，一样不顾一切的追求一份爱情生活，却也和我一样，缺少了一颗很硬的心。俊之，别勉强我，”她摇头，语重而心长。“别破坏我心中对你的印象。现在，我离开你，是我的躯壳，如果你破坏了那个好印象，我离开你的时候，就是彻彻底底的了。”他凝视她，在这一瞬间，他懂了！他终于懂了！他完全了解了她的意思。太晚了！是的，太晚了！无论如何，他抛不掉已经属于他的那一切：婚姻、子女、家庭、妻子。他永远抛不掉！因为他没有那颗铁石心肠！他瞪视着她，两人相对凝视，彼此搜索着彼此的灵魂，然后，骤然间，他们又紧紧的、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了。

夜，静静的流逝，他们不忍分离，好久好久，夜深了。她说：“你回去吧！”“你什么时候走？”他低问。

“最好你不要知道。”“那个人，”他咬紧牙关：“很爱你吗？”

“是的。”“很了解你吗？”“不是的。”她坦率的说：“爱不一定要了解，不了解的爱反而单纯。我爱花，却从不了解花。”她一眼看到桌上那张画像，她拿起来，递给他：“一件礼物。”她说：“我只是这样一张画，现代的、西方的技巧，古典的、中国的思想。当我在这张西画上题古人的诗词时，我觉得滑稽，却也觉得合适。你懂了吗？我，就是这样 的。又西方，又东方；又现代，又古典；又反叛，又传统——一个集矛盾于大成的人物。你喜欢她，你就必须接受属于她的、所有的矛盾。”

他深思的、心碎的、痛楚的望着她，然后，他接过那张画，默 的望着那画中的女郎，半含忧郁半含愁，半带潇洒半带柔情。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他看了好久好久，然后，他无意间翻过来，看到那背面，写着两行字：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他抬起眼睛来，深深的望着她，四目相瞩，心碎神伤。她悄然的移了过去，把头慢慢的 倚进了他的怀

里。

三天后，雨秋离开了台湾。

船，是在基隆启航，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船期，也没告诉任何人，她的目的地。可是，当船要启航之前，晓妍和子健，珮柔和江苇，却都赶来了。两对出色的年轻人，一阵热情的拥抱和呼喊，她望着他们，心中酸楚，而热泪盈眶。

珮柔手里拿着一幅大大的油画，她送到雨秋面前来，含泪说：“爸爸要我把这个送给你！”

她惊讶的接过那幅画，愣了。那是她那张《浪花》，在云涛挂出来一个星期以后，俊之就通知她卖掉了。她愕然片刻，喃喃的说：“我以为——这幅画是卖掉了的。”

“是卖掉了。”珮柔说：“买的人是爸爸，这幅画始终挂在爸爸私有的小天地里——他的书房中。现在，这幅画的位置，换了一幅绿色的水彩人像。爸爸要我把它给你，他说，他生命里，再也没有浪花了。”

雨秋望着珮柔。“他生命里，不再需要这幅《浪花》了，”她含泪说，唇边带着一个软弱的微笑。“他有你们，不是吗？你们就是他的浪花。”“他还有一张绿色的水彩人像。”珮柔说。

雨秋深思的望着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将是一串大的浪花。他们太聪明，太敏感，太有思想和勇气。晓妍走过去，悄悄的扯了雨秋的衣服一下。

“姨妈，我有几句话要问你。”

“好的。”雨秋把她揽向一边。

晓妍抬起睫毛来，深切的凝视着她。

“姨妈，”她低声问：“真有一个李凡吗？”

她震动了一下。“什么意思？”她问。“没有李凡，是不是？”晓妍紧盯着她。“你并不是真正去投奔一个男人，你永不会投进一个没有爱情的男人的怀里。所以，你只是从贺伯伯身边逃开，走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而已。”

雨秋抚弄着晓妍的短发。

“晓妍，”她微笑的说：“你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以后，再也不会哭着找姨妈了。”她挽紧了 她。“回家，过得惯吗？”

“我在造桥，”她说：“我想，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很好的造桥工程师。”雨秋笑了。江苇大踏步的跨了过来。

“秦阿姨，你们讲够了没有？”

雨秋回过头来。“秦阿姨，”江苇说：“我一直想对你说一句话，一句我生平不肯对任何人说的话：我佩服你！秦阿姨！”

雨秋眼中，泪光闪烁。

子健也往前跨了一步：

“再说什么似乎很多余，”他说，望着雨秋。“可是，依然不能不说。姨妈，我和珮柔，我们对你衷心感激。你不知道这份感激有多深！”是吗？她望着这一群孩子们，泪珠一直在眼眶中打转。船上，已几度催旅客上船了，她对他们挥挥手。“是”与“非”，“对”与“错”，现在都不太重要了，她只说了一句：

“好自为之！你们！”然后，拿着那幅《浪花》，她上了船。

船慢慢的离港了，慢慢的驶出了码头，她一直不愿回到船舱里去，站在甲板上，她眺望着港口变小变远，变得无影无踪。几只海鸥，绕着船飞来飞去。她想起晓妍问的话，真有一个李凡吗？然后，她想起苏轼的词里有：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句子，是的，拣尽寒枝不肯栖！此去何方？她望着那些海鸟，此去何方？海浪在船下汹涌，她看着那些浪花，涛涛滚滚，汹涌涌涌，浪花此起彼伏，无休无止。她看到手里那幅画了，从此，生命里再也没有浪花了。举起那幅画来，她把它投进了海浪里。那幅画在浪花中载沉载浮，越飘越远，只一会儿，《浪花》就被卷入了浪花里。她又想起那支歌了：

“问世间情为何物？笑世人神魂颠倒；

看古今多少佳话，都早被浪花冲了。”

浪花一直在汹涌着，汹佑佑佑佑佑着。

～全文完～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夜初稿脱稿

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晚修正完毕